

不 迅

新華書店
1951.3.1
期 刊

第
貳
册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二月 每月十五日發行

中華民國
日本大正

二年三月 發行

代售所

上海江西路
北京琉璃廠東門

廣智書局

天津日租界旭街十七號

庸言報館

美國紐約

中國維新報

美國舊金山大埠

世界報

澳洲雪梨

東華報

美屬檀香山

新中國報

英屬加拿大、域多利南興

周子廷

不忍雜誌目錄

◎政論
天籟亭晚望詩拓影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蒙藏哀詞 下

政府議院權限不及民俗說

廢省議

◎教說

中國學會報題詞

孔子改制考

孟子微

◎瀛談

大同書

突厥游記

◎藝林

◎文

進呈日本明治憲政考序

進呈俄大彼得變政考序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圖畫目錄

耶路撒冷日午哭所羅門城拓影

埃及金字陵登頂拓影

埃及六千年前藍射士第二廟拓影地球最古最巨者

埃及六千年之華表拓影

埃及藍射士廟壁刻人物文字拓影

埃及七丈之藍射士第二頭像拓影

埃及王廟外石獸陳列拓影

埃及王(的兒)利巴第二陵拓影

埃及乞地之噫迭王宮闕拓影

埃及噫迭王宮外之大石人拓影

埃及曲士渾古京尼羅河中王宮拓影

◎詩

辛亥重九日聞黨禁開二首

同琰生

外物

遷居須磨寺側覽揆三首

長愼園十五章

感懷花落

須磨春夏間櫻梅杏桃李開落感賦二章

調某俠者

懷朱舜水五首

早起觀荷花

游存移夏日

種菜

游存移夏日即事六首

八月十三日祭六君子

送門人梁任公歸國三首

箕面夜觀瀑

◎附錄

朱九江先生佚文

留芳集

本誌原有國聞二類因候譯者俟第二期補出

斷山駭浪天蒼茫落日
泉臺暮草山深西北忽驚
棋劫險東南竹莽陣雲
陰祀曾此夢憂天復生
見神如遂陸沉愛雨翻
雲我與廢登高負手
一沉吟

天籟亭晚生更生



天籟亭奕畢晚望詩



Klagemauer der Juden in Jerusalem.

耶路撒冷西門城上猶太人每日哭奠曾親見此城

耶路撒冷人日午哭所羅門城拓影



埃及及六千
 身金字後
 二千四百級
 石累
 成登
 尖園
 更生
 三月
 二月
 必至
 可推
 後挽
 告
 七

Ascension of the great Pyramid.
 Ascension de la grande Pyramide.

埃及金字後登頂拓影



第六千
年
前
的
建
築
遊
覽
記

埃及第六千
年
前
的
建
築
遊
覽
記

埃及第六千
年
前
的
建
築
遊
覽
記

埃及以千午華表業白

花崗石堅緻賦理刻文

漢之日法方破命被其一

紐約購其一以備存

此之表在錦士京

藍射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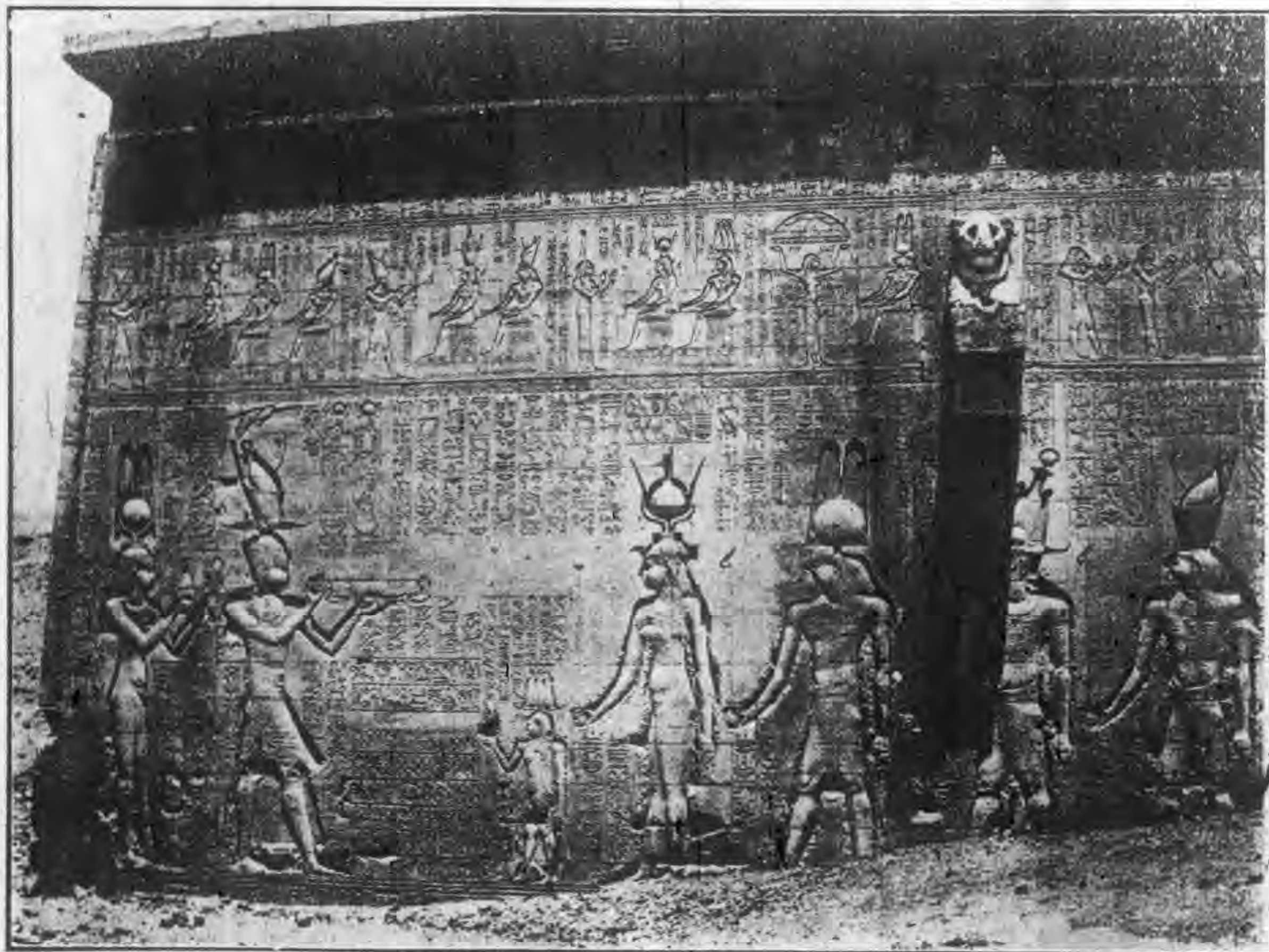
弟二廟

更生以己百二月格為



Les Obélisques de Thésée et de la Fille Kamak

影拓表華之年千六及埃



Denderah.
 Offrande
 de Ramses

埃及藍射士諸大臣刻于
 藍射士廟壁此有文字
 史生解字寫

No. 586
 Vignos & Zachos,
 Cairo & Luxor.

埃及藍射士廟壁刻入物文字拓影

MEMPHIS, BIG STATUE OF RAMSES II. IN THE TOMB

埃及一千九百零七年之藍射士第二像長七丈以石
石一刻成者絕已以此美世以當為大地之大已若楊



已開二月更坐登梯而院焉其巨正而神也美此吹美其人而似款
院于埃及也

No. 294 (Registered) Lichtenstern & Harari, Cairo

影拓像頭二第士射藍之文七及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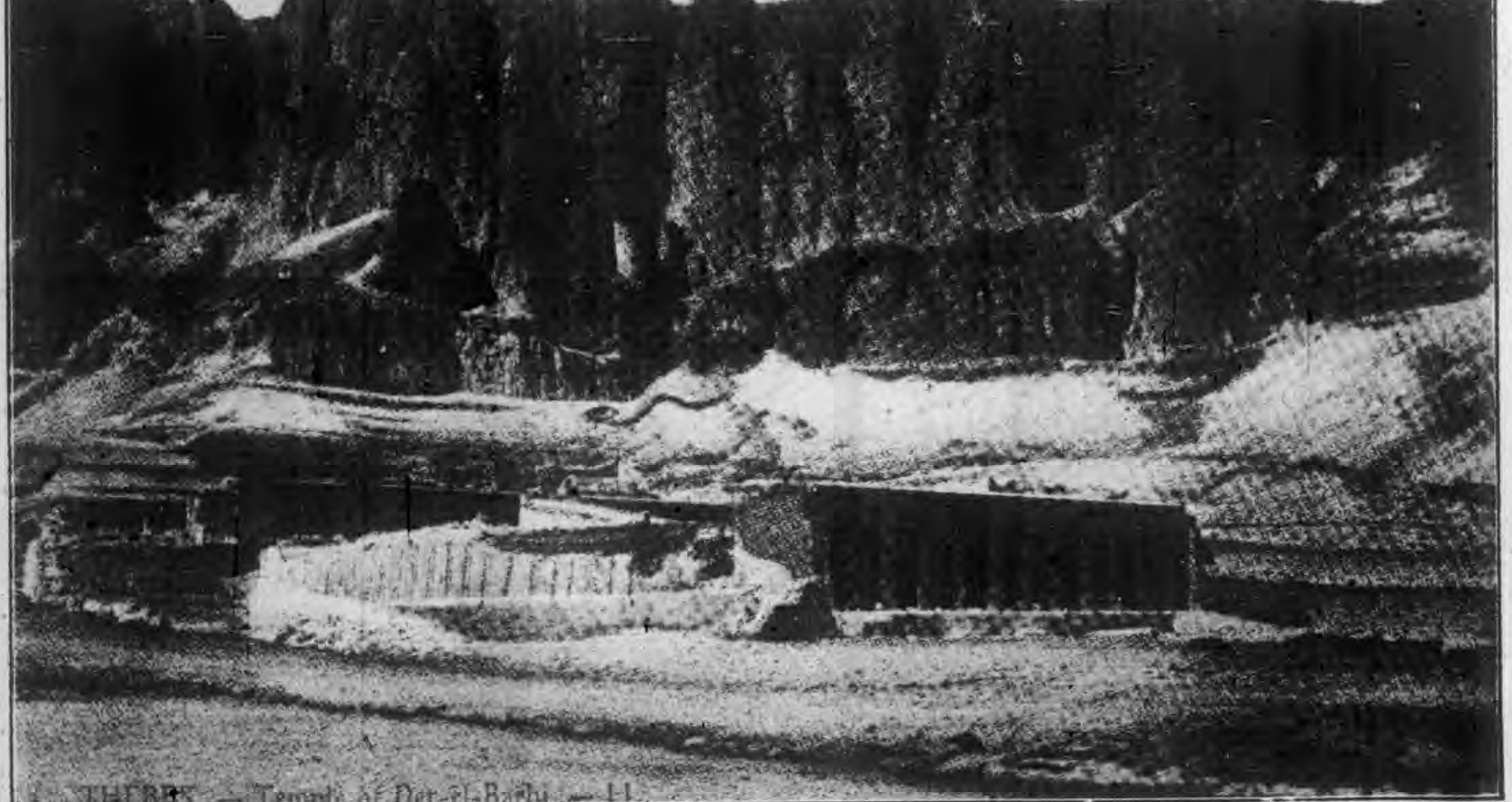
埃及
王廟
外石獸
拓影



17. KARNAK - Avenue of Sphinxes. - 117

埃及王廟外石獸陣列拓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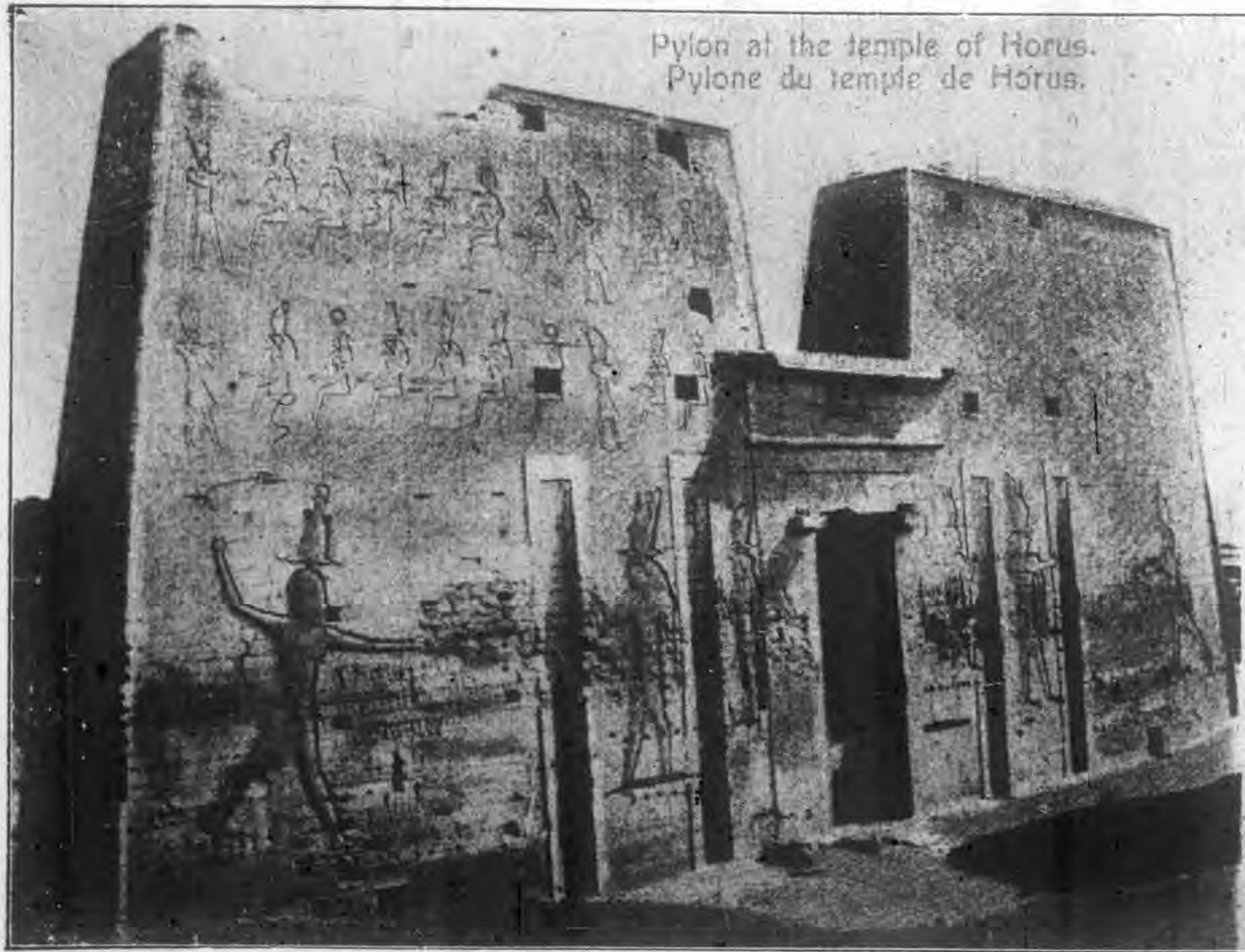
埃及 的 巴 陵 更 遊 不 跨 徒 苦 下 日
利 弟 廟 生 之 能 馬 步 熱 山 苦



THEBES — Temple of Djeser-Khnum — II

埃及王(兒的)巴利第二凌拓影

Pylon at the temple of Horus.
Pylone du temple de Hórus.



埃及第一京塔造
古王宮
更生造
中亦所謂兩視之
網與中國因

Edfou
Leitch & Zschille, Leipzig & London, No. 1478.

影拓闕宮王迭噫之地乞及埃



HAUTE EG.

Colosses de Memnon

埃及之
 著名之
 石像
 高約
 一百
 餘尺
 其
 石
 質
 極
 堅
 且
 其
 像
 之
 大
 實
 非
 尋
 常
 所
 見
 也

埃及及噫迭王宮之外大石人拓影

埃及及埃及
 由士洋之
 王宮在尼
 羅河島
 中者族
 及女王者
 此劇本演
 與羅山夫
 許思性尼
 行分受
 全埃及風
 景第一
 更生遊



埃及及埃及 影拓宮王中河羅尼京古渾士曲及埃

政
論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

中國危矣。殆矣。病日臻。既彌留矣。客有深矐蹙額造而問曰。先生憂中國而講于治法久矣。其亦有方術以救之乎。應之曰。病入膏肓。雖和緩無所施其技也。鬼幽鬼躁。扁鵲望氣而驚走矣。吾無方。我無術。吾鄉醫有林大劑者。日治鄉農病。其用藥甚重。以斤或數兩計。所藥多大黃。樸硝。羚羊。往往一服已病。林以大劑得盛名。粵城富家子。長于帷房。寡見天日。而得羸疾。延眾醫不效。聞林名。厚禮至城。一藥而富家子死。咸罪林。欲繫之官。林乃宵踰垣遁。甚矣。夫林之妄施。大黃。朴硝。斤數兩之大劑。而不察城市富家子病之由來也。富家子不審醫之孰宜。而妄慕鄉農之名醫。以致死也。二者皆有罪焉。夫病有表裏虛實。人有強弱老幼。病虛之熱與病實之熱。至相反矣。若謬觀其鄰醫熱者之有效也。拾驗方而服之。而不知其適相反也。其不至死也。幾希。若驗方而足治疾也。則但執一傷寒論。千金方。而天下可無醫生。可不設醫學矣。今中國之與歐美。其歷史國力。爲強弱老幼。何若其

政。治。禮。俗。爲。表。裏。虛。實。何。若。此。必。不。能。以。一。驗。方。而。求。治。效。不。待。言。也。若。持。美。法。之。治。效。自。由。平。等。之。說。共。和。政。黨。之。制。施。于。中。國。其。宜。耶。抑。其。爲。粵。城。富。家。子。之。服。林。大。劑。方。乎。其。非。耶。則。今。蒙。藏。失。而。內。割。據。矣。生。民。塗。炭。財。政。枯。絕。鄙。人。憎。如。不。能。辨。其。方。之。宜。否。吾。四。萬。萬。同。胞。自。審。之。

鄙人向者疾首而呻吟。握腕而痛歎。因蒙藏之失而憂瓜分。因財債之重而憂監治。因總統之選而憂內爭。搔首踟躕。救之無術。質問同胞。冀同心協力。專注此大事。胥以救之。乃近者河東悖命而縛使。江西據險而阻兵。頃者滇黔川桂四督同電。發南方割據之謀。指犬牙角峙之勢。昔者寢薪高臥。今則伏火四延。吾去年之內憂。爲印度。外憂。爲波蘭。深望其私憂。却慮之太過。而今者蒙藏分立南方。割據不幸而言中矣。火熱烈烈而燎原。洪水浩浩而滔天。嗟我生民。何所之逃。其不投餘燼而溺洪流。何以自免焉。鄙人昔昔憂思。且且搔首。徧陳歐美之萬法。考求吾國之情形。我生不辰。躬際斯會。甚愧無一術以救之也。

我將望之于政府救之乎。則民國之立已慶周年矣。財政者身之血脉也。今則血脉枯絕。終年除持鉢行乞之外無謀生之術矣。人民而爲乞丐已爲將倒于溝壑之時。而猶望有恤貧之院。慈善之人爲嗟來之食以救之。若爲乞丐政府則諸天無恤貧之院。諸國無慈善之家爲嗟來以賑之。然則除自倒溝壑或賣身爲奴外無他術矣。嗟乎。吾四萬萬同胞託體于乞丐政府。彼政府自倒溝壑而望我不倒溝壑。彼政府自賣身爲奴而望我不賣身爲奴。有是理乎。然則吾四萬萬良善之同胞望政府乎。惟有拱手延頸待斃溝壑待賣爲奴而已。

民國自立行周年慶賀大典矣。各省爲國之肢體也。而經年來各自割據。微獨楚粵洪贛。今者顯謀自立。卽最效忠之滇黔川桂亦豈政府用入行政之所及。甚至河東肘腋亦敢變叛。而燕齊遼豫號稱大總統範圍之地。而大總統用入行政多起而抗拒。蓋周之列國漢之七國唐之藩鎮德國之封建合而鑄形瓦解土崩魚爛四分五裂已成實事。政府號令不出國門豈獨不敢號令其都督卽派鹽運使派海關監督派民政

長。亦。旋。拒。之。政。府。則。洩。忍。瑟。縮。畏。蜀。如。虎。各。都。督。則。跋。扈。狎。侮。輕。玩。中。央。蓋。閱。歷。經。年。窺。政。府。之。無。能。無。力。熟。矣。故。始。尙。陽。爲。奉。命。今。則。顯。然。負。隅。蓋。政。府。之。隱。忍。有。以。養。成。之。也。今。卽。憤。欲。誅。勦。亦。已。晚。矣。豈。獨。萬。里。之。蒙。藏。公。然。竊。帝。號。以。自。娛。哉。蓋。在。內。地。已。有。五。代。十。國。之。實。矣。人。未。來。瓜。分。而。已。先。瓜。分。之。人。未。來。豆。剖。而。已。先。豆。剖。之。譬。如。人。壯。佼。完。好。七。尺。之。軀。而。先。自。割。裂。其。肢。體。手。足。雖。未。絕。氣。耶。去。彌。留。屬。纒。不。遠。矣。印。度。之。革。蒙。古。帝。命。而。自。立。也。分。爲。二。百。餘。國。英。得。離。間。操。縱。而。取。之。今。印。度。之。內。豈。不。猶。是。二。百。國。乎。而。奴。隸。于。英。久。矣。人。民。三。萬。萬。文。官。高。不。能。至。縣。令。武。官。高。不。能。至。千。總。律。醫。工。商。頭。等。者。非。印。人。所。能。爲。也。不。能。出。遊。外。國。萬。里。印。度。之。地。如。一。大。牢。焉。吾。之。將。爲。印。度。不。遠。矣。昔。吳。起。李。斯。受。車。裂。之。刑。何。居。吾。政。府。自。爲。車。裂。也。是。謂。車。裂。政。府。或。者。曰。吾。師。美。之。各。州。自。立。也。豈。不。謬。哉。今。萬。國。咸。震。稱。俾。斯。麥。之。奇。功。實。而。按。之。不。過。能。合。德。之。二。十。五。邦。爲。一。邦。耳。然。奧。意。尙。分。立。不。能。復。德。國。一。統。之。舊。也。不。過。得。舊。德。三。分。之。一。耳。嗟。乎。分。裂。後。而。求。合。一。之。難。也。俾。斯。麥。以。能。合。統。一。而。震。動。人。間。吾。政。府。以。善。分。裂。而。求。亡。

于。人。間。彼。政。府。自。甘。分。裂。而。吾。僑。欲。不。分。裂。彼。政。府。自。求。滅。亡。而。吾。僑。欲。不。滅。亡。豈。有。望。乎。吾。僑。既。託。體。于。車。裂。政。府。祇。有。待。分。裂。滅。亡。而。已。

若。夫。蒙。藏。自。立。英。俄。薦。食。民。國。成。立。一。年。來。吾。政。府。只。聞。退。兵。媾。和。終。則。割。講。以。召。瓜。分。而。已。是。謂。讓。地。政。府。吾。國。民。既。託。體。于。讓。地。政。府。之。下。終。于。無。立。錐。之。地。而。已。印。度。人。告。我。曰。今。此。爲。英。國。之。地。豈。復。有。印。度。哉。吾。言。此。多。矣。滋。不。欲。言。

雖。然。蒙。藏。之。失。財。政。之。竭。割。據。之。禍。蓋。根。自。去。年。不。能。盡。歸。罪。于。今。政。府。也。且。今。政。府。卽。易。其。人。恐。亦。未。有。救。也。則。以。立。法。之。謬。故。也。故。吾。國。民。望。之。政。府。乎。無。可。望。也。

夫。立。法。誤。謬。則。吾。國。民。望。之。國。會。乎。今。正。式。國。會。將。開。矣。夫。國。會。何。所。恃。而。立。一。日。恃。政。黨。之。經。營。之。一。日。恃。憲。法。之。維。持。之。是。歐。美。公。共。之。法。通。行。之。效。無。有。異。論。而。不。行。者。矣。則。吾。將。望。之。于。良。政。黨。內。閣。今。之。大。黨。何。如。者。今。若。某。省。某。黨。非。其。黨。不。官。入。其。黨。則。可。無。法。藉。其。黨。以。徧。握。權。要。魚。肉。良。善。出。入。罪。惡。吞。踞。財。產。殺。戮。人。民。禁。錮。異。黨。封。禁。報。館。強。佔。選。舉。萬。惡。皆。著。矣。蓋。未。有。政。黨。之。前。中。國。有。法。律。既。有。政。黨。之。後。中。國。無。

法律。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財。產。得。保。全。既。有。政。黨。之。後。人。民。財。產。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生。命。得。保。全。既。有。政。黨。以。後。人。民。生。命。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言。論。身。體。得。自。由。既。有。政。黨。之。後。人。民。言。論。身。體。不。自。由。吾。夙。昔。仰。歐。慕。美。首。創。政。黨。曾。不。意。政。黨。之。害。至。是。也。夫。以。英。國。政。體。之。美。爲。萬。國。之。最。其。爲。政。黨。也。武。人。不。得。入。法。官。不。得。入。諸。吏。不。得。入。非。學。人。富。人。尋。常。工。商。不。得。入。其。本。黨。之。得。權。也。獲。官。者。不。過。六。十。人。餘。皆。無。所。報。酬。全。國。官。吏。皆。不。動。工。商。皆。安。業。其。爲。政。黨。者。不。過。如。買。馬。票。者。之。視。鬪。馬。所。買。票。之。馬。得。勝。則。爲。之。撫。掌。大。喜。歡。忭。舞。蹈。不。知。其。然。而。然。雖。然。買。馬。票。者。猶。有。所。獲。利。也。此。政。黨。中。之。六。十。人。獲。官。者。也。其。餘。政。黨。人。絕。無。報。酬。而。奚。樂。爲。之。蓋。彼。積。數。百。年。之。風。俗。貴。人。罷。居。富。人。無。事。以。爲。游。戲。博。獵。之。舉。而。爲。權。娛。者。耳。譬。如。昔。之。試。得。科。第。者。其。本。省。人。得。狀。元。本。府。縣。人。入。翰。林。本。鄉。人。獲。舉。貢。青。衿。其。省。府。縣。鄉。之。人。無。所。分。酒。肉。杯。羹。之。惠。也。更。無。所。報。酬。也。而。接。聞。報。時。莫。不。欣。然。色。喜。莫。解。其。所。以。然。者。又。若。觀。競。渡。焉。兩。曹。之。觀。競。者。無。所。報。酬。也。而。咸。樂。捐。賞。執。花。擊。鼓。以。助。競。事。于。其。曹。之。勝。也。

大喜若狂。若是云爾。然英人之攻之者。猶謂政黨爲奸詐之府。腐敗之藪也。若夫美國平民政治之政黨。則各地方皆有波士握權把持。黨事魚肉良善。武斷一切。納賄作姦。甚者殺人。其爲禍害美人已痛心疾首之矣。此真美國之大弊也。我不得美之長而先收其短。今日且學而青出于藍焉。此蘇督程雪樓所爲發憤而倡廢政黨之說也。夫政黨豈無佳士。然既入其中。則爲大勢所驅而不能自拔矣。政黨愈大。則薰蕕愈雜。整率愈難。若其山岳黨乎。挾勢橫行。將爲屠伯矣。然則望大政黨爲政黨內閣以救之。無可望也。

吾將望立良憲法。慎起草以維持之。今之學者皆謂歐美以法治國。而吾中國不能以法治國也。歐美各共和國皆善其成文之憲法。而吾中國未定憲法也。南京臨時憲法則不過十數都督所舉一二私人爲之耳。與全國四萬萬之民意無與也。法之憲法經十次討論。改定而後成。今正式國會將開矣。求經久之謀。求良善之法。不能望之于選舉草草議員也。于是開憲法草定會。而妙選其人焉。吾無論由總統都督議院省議舉人之法。合否所舉之人才。否竊以爲以今中國之事勢而議憲法之良否。雖合地球萬國古今諸聖草

創。之。美。法。瑞。士。開。創。諸。賢。才。討。論。之。希。臘。之。梳。倫。美。之。佛。蘭。詩。令。遮。非。順。法。之。剛。必。達。瑞。士。之。威。廉。爹。士。脩。飾。潤。色。之。可。謂。極。人。才。之。選。矣。然。而。吾。國。之。憲。法。亦。必。無。效。何。也。蓋。天。下。之。言。空。理。者。不。如。行。成。法。執。文。法。者。不。如。用。權。勢。而。勢。之。成。敗。則。有。天。命。焉。蓋。惟。天。勝。勢。而。勢。之。勝。法。法。之。勝。理。久。矣。

夫將自共和之極言之。則必如瑞士之政體。有議長而無總統。有民議而無代議士。凡法律皆決于全國之人民而後可。凡政事必決于國務院全體而後可。然而美法不能行之。何論中國之大也。然則以共和之公理言。則公理無可言也。

則將師美合衆國之政體乎。總統有權以行政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矣。平民皆得與黨矣。各州各有立法議政院矣。百司及法官皆得民舉矣。今各省已多採用之。其大險大害已彰彰矣。且中南美廿二共和國其政體憲法莫不全摹合衆國一字一律百體。莫不師焉。然而合衆國之總統也以衆選而就位。兩黨但有筆舌之爭。而雍容交任矣。若中南美之總統也以兵爭而得位。每易一總統則兩黨陳兵爭地爭城殺人盈野死民

如麻焉。夫豈無憲法哉。無如黨人之不奉行也。其一黨既以兵得勢。則權殘禁錮其敵黨。其舉地方官及法官。未嘗不由民舉也。但皆密奉其總統長官之命。陰授意其議員公民而另舉之。其集眾開會投籤呼名。則莫不同于合眾國之法也。而其實則全相反矣。今我國之總統。豈能以法定之多數得之乎。蓋方新立總統之時。緣北方擁入鎮之兵。不得不與之。非南方真擁戴之也。茲正式之舉。今總統亦非有大黨。非有政策。而令人民信奉而舉之。大黨之欲爲總統者。亦不敢效合眾國之爭爲總統。明布政策。聽民心之歸附焉。幾若爭總統如專制世謀帝位者之謀。反焉。敢陰而不敢陽。今假令有他大黨能公選之。則必挾兵力而後能成之。假令總統以挾兵力而成之。則其殺戮人民。或摧鋤異黨。一切選舉。皆授意于其黨。而陽爲公舉而布之。皆必然之勢矣。夫中南美二十共和國。其成文憲法。並與美國同。固自煌煌也。並非許兩黨以爭殺也。然而百年來。二十共和國。則無不弁髦憲法。而以爭殺爲事者矣。鄙人兩遊墨國。居之數月。曾作墨國志。墨總統爹亞士。索吾書而願譯以告國人。故考墨事尤詳。墨之革命三百年矣。共

和帝政。展轉相尋。以革命亂者不可勝數。舉國荒曠。杳莽化爲沙漠。賴參亞士以專制治。國三十年。粗能治安。其理財開鑛。皆賴美人之力爲之。然外人執債權。非國民所能悅也。政體既以共和名。則專制非國民所服也。故去年馬爹羅以惡外債。反專制爲名。匹夫夜呼。大眾響應。雖以雄才大略之參亞士。不得不遁逃異國矣。而馬爹羅代爲總統。經年之中。亂者四起。今參亞士之黨。夜起獄市。數日而逐殺馬爹羅。別舉新總統矣。其致亂之易。且多如此。其變總統之易。且速如此。其禍害國民之煩。且酷如此。墨之憲法。無不全師美國。固煌煌也。其草定憲法。討論潤色。固竭一國之人才爲之也。而今爭亂若此。人民塗炭若此。今馬爹羅鎗殺矣。其家人避亂于日使館。墨京之繁華美盛。宮室園囿。日新麗吾兩遊而夢想之。若今則炮烟蔽天。鎗彈震地。死屍萬數。連巷蔽陌。華屋被火相望也。是豈良憲法所能維持哉。中南美二十共和國。所以得保而未滅者。徒以合衆國孟祿義保持之。故否則爲摩洛哥。爲突尼斯。爲緬甸。爲安南。爲高麗。久矣。卽幸未亡。而墨已失萬里之地于美。假墨不日。演革命之亂。則新藹東南。

以迄太平洋萬里之地。美何能得之哉。吾今卽幸不亡。而以蒙藏萬里之地。資俄英。亦猶墨也。故望師美。制以爲憲法乎。無可師也。雖有良憲法。皆空文也。

吾將師法制乎。則法之政權。在內閣議長。其總統僅以虛位代表王焉。無論法總統之與法宰相。非同黨而不相得也。又無論總統連諸黨以制宰相之時也。卽皆不然。試問吾國。今爲總統。必有才望者也。其能但居空位。以讓權于宰相乎。卽總統能奉憲法。讓權于宰相。各省都督。其能俯首遜讓。以聽中央之命令乎。況今吾國大勢。其制法無一類法者乎。蓋凡美法制度政體之成。皆非曰吾欲爲之。而卽得之。法自共和帝政。歷經數變。革命八十年。人心厭亂極矣。然後成此憲法。而安之。美則起自聯邦。久有憲法。其開創皆清教之徒。但以立國爲救民水火之心。無爭位以專擅權勢之意。故遮非順。徒步以卽位。華盛頓誓不爲第三次總統。吾國之創業者。若皆爲華盛頓。遮非順乎。則雖無良憲法。而後人承風。國自不亂。而無如華盛頓。遮非順之。不可避也。則雖有良憲法。亦終如中南美爭亂而已。生當制定新憲。千載一時之會。鄙人不敏。亦妄欲草憲法定一稿。

以備國會之採擇。雖然如瑞士乎則公理不勝法。如中南美乎則法不勝勢。何所用于憲法爲其亡其亡繫于天命。然則今憲法起草會之無濟亦所謂誦孝經以却賊讀大學以治鬼而已。

今歐美日人皆議中國近者之危亂遠過晚清。謂國愈紛而無力統一。國愈貧而無術理財。政府無權不能行治。舊制盡掃而亂狀日出。其不承認也。以此其日議借債而不肯借債。以此皆謂中國不適于共和也。一以地大民多爲不宜也。一以民習于專制太久而不能驟改也。一以舊教倫理太深而不可驟棄也。各國之論議如此。或問曰。外人謂中國不能行共和也。其說然乎。子習于孔子之學。明春秋太平去天子之義。發禮運大同天下爲公之說。標易羣龍無首天下治之義。然則孔子非歟。抑三世之義各當其時不可妄行乎。應之曰。共和民權之義發于法之虛騷。而虛騷以爲二萬人之國則可行之。今國爲四萬萬人。比于盧騷行共和人數蓋二萬倍焉。治二萬人之法與治二萬倍二萬人之法得毋有不同耶。得毋有不可行者。

乎。夫共和之美。始于希臘。而雅典不過百餘萬人。若意大利威尼士佛羅鍊士那。話其開創共和國。始終不過十數萬人。若德中世之漢堡。法論佛蘭拂以市府立國者。皆十數萬人。今德之市府國猶存者。漢堡。伯雷。問罕。柏雷。三國。漢堡人將百萬。伯雷。問罕。人十餘萬。罕。伯雷。人六萬。近意之聖的。因內哥。國人僅九千。至瑞士乎。人百餘萬。則聯二十二村而爲之。村各獨立。此如吾粵之鄉局。諸鄉各獨立。又聯而爲局。組織其治法云。爾若南海縣之九江沙頭。與吾之同人局。順德縣之龍山。龍江。容奇。桂州。人民皆十數萬。皆有共和治法。皆有議院。公議政體。井然以捕盜賊而保生業。夫吾國縣令如上帝。然不與民接。民之得保安也。以有鄉局也。此吾國共和之成效。亦爲共和政體之先驅也。孔子論治以太平世之去天子。大同道之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爲極。共和豈非至美哉。然而施之于數十萬人。則可行。施之于數萬萬人。則不易行也。卽如葡萄牙數百里之國。數百萬之民耳。殆不如吾廣州之一府。然自今共和數年。變亂日尋。莫之定也。昔者羅馬。蓋始于共和政矣。已而國土日大。則變爲寡人政。體貴族政。體三頭政。體卒而變爲帝政焉。雖元老院

之虛制未除。舉帝時有然而已。變爲世及之天子矣。矧中國承數千年之帝制。本不知共和之情狀。外人之謂中國之難行共和。其謂是耶。非鄙人之愚所能識也。

或曰美之大國以共和而治。中國人雖多而地小。于美何爲不可行乎。應之曰。美之立國也。自林肯前不設一兵。以其地間于兩海也。今請鑿西藏。印度。西伯利亞爲一大海。而移日本于檀香山。則中國可師美之共和也。華盛頓之時。人民三百萬。地僅十三州。自芝加哥高以東至紐約。今一日鐵路程耳。今若中國少人民三萬萬。七千七百萬。削地爲鐵路。一日程則能爲美。開國時之共和也。否則強鄰交侵而內亂四起。未能立國也。雖然。中南美二十共和國。自巴西。墨西哥外。多百數十萬人之小國。而亂尤甚。則小國寡民亦未能行共和也。故非開創之人。皆華盛頓。遮斐。順佛蘭斯。令有道之士不能行共和也。勃拉斯所謂共和爲至美之制。亦至難運用之制。誠哉是言也。孟子曰。勸人以行堯舜之道。有子噲之高懷力行。禪讓然子之。破之。燕遂以亡。宗廟爲焚。君臣爲纍。重器爲掠。則子噲高義。謬學堯舜之道爲之也。嗟乎。堯舜豈尙不宜學哉。

然以堯舜之道亡燕禍燕誠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

或謂法爲大國以共和而爲萬國法奚不可哉應之曰法自路易十四而爲歐洲霸諸歐皆弱而法獨強故共和變亂八十三年而法無恙使我中國而一統閉關焉則行共和帝政皆可也若堯舜禹是也使我中國而爲地球最強國焉則普奧連兵而來則撻伐之可也各省都督各自割據共和帝制迭遞內亂歷八十三年可也無如中國爲黃種獨立之國爲地球最貧弱之國爲列強垂涎耽逐之國其生命不能以八十三月待者也則法之難學也

或曰共和之與立憲皆以政黨運用國會爲之立憲之君主若英與比利時者不過虛君耳故立憲與共和無異也故英謂爲大不列顛共和國也若外人謂中國難行共和然則中國亦難行立憲乎則必反之專制而後可乎應之曰唯唯否否外人謂夫中國之難行共和也以今茲之革命非止革滿洲一朝之命也謂夫教化革命禮俗革命綱紀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盡中國五千年之舊教舊俗舊學舊制而

盡。革。之。如。風。雨。迅。烈。而。室。屋。盡。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艦。忽。沈。故。人。人。傍。徨。無。所。依。呼。籲。無。所。訴。魂。魄。迷。惘。行。走。錯。亂。耳。目。不。知。所。視。聽。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終。之。惟。有。冷。死。沈。溺。而。已。若。今。之。中。國。其。情。實。已。然。也。

或曰中國之大義。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歐洲自十六七紀後。君權大張。自十八九紀時。民權大盛。自盧騷民約之說出。法國革命之事。生波蕩。諸歐披靡。全球在理。爲公理在勢。爲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火烈原燎。風行草偃。無有能逆之者矣。故武昌一呼。而滿洲滅。得民心之大順。從民論之。多數豈非不可易之軌哉。夫以多數勝少數者。天下之公論也。其在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豈可易哉。應之曰。民權固公理也。然不能如瑞士之人人公決法律。而待于選舉代議。則政治之權。落于少數暴民而已。名爲共和。實則共爭共亂。爲暴民專制而已。名爲多數。取決實則少數暴民取決而已。昔也惡暴君之專制。發憤而去之。今也召無量數之暴民。以爲專制之小君。而塗毒吾民焉。以分裂吾國焉。則今中國之亂狀。其實蹟不能爲諱矣。

且多數取決之說。今歐洲學者多不謂然。英爲立憲共和之先河。然皆少數之貴族爲之。今英人俗所尊重之 *gentleman* 猶吾國之士君子也。英以此小數爲美而立國。今歐美諸國之政治多賴中人以上之少數。有道德有學問有知識有財力以爲維持。若中南美二十共和國皆亂。惟智利稍能治者。則以智利選舉限納稅二百磅以上。曾經中學者始爲公民。納稅四千磅以上始爲上議院員。其爲人數至少矣。然議政之人執政之官皆自此出。故智利獨能翹然異于二十共和國。蓋以少數之才民富民爲治。能免于多數之暴民爲亂也。夫天下富者少而貧者多。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智者少而愚者多。如必從多數以爲治也。則必淘汰其賢者智者富者而選用其愚者貧者不肖者。則奈之何其不流爲暴民之亂政也。則必爲法之山岳黨而已。則必爲中南美之二十共和國而已。待瓜分滅亡而已。夫爲政者非有道德之高行。有專門之才識。而又有財富之力以行之。不能爲治也。卽美之治賴有三百萬中人以上之家。信教而勵行。入專門學而有才多財而善物質。此美之所由治也。若非此三百萬少數之人。則美亦爲中南美暴民之亂。

政而已。則全美二十餘國。皆供歐人之瓜分而已。瑞士者。民權至公之國也。其法律以全國人民公決之。而定于多數。然良法美律。多遭否決。以此見多數之法。未爲善也。今歐洲學者。多援瑞士之故。駁多數取決之例矣。

夫天下無萬應之藥。無論參朮荅草之貴。牛溲馬渤之賤。但能救病。便爲良方。天下無無弊之法。無論立憲共和。專制民權。國會一切名詞。但能救國。宜民是爲良法。執獨步單方者。必非良醫。執一政體治體者。必非良法。故學莫大乎觀其會通。識莫尚乎審其時勢。禮運曰。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協。于時宜于人。順于地。庶幾良法矣。不協于時。不宜于人。不順于地。徒拾人之遺法。而珍重爲千金之方。其無效不待言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稷者。國也。國權。民權。君權三者。迭遞代興。而時爲輕重者也。專制之世。則君權重。太平之世。則民權重。此皆自然之勢。而克當其宜者也。歐洲民權君權之爭。在百年前矣。至數十年來。君權之說已絕。餘波蕩于亞洲。無論立憲共和與否。若波斯突厥俄羅斯。皆君權泐謝矣。吾國十年來。日言立憲。遂至共和。蓋至今君權

滅盡矣。故君權之得失重輕在今日已掃絕而無庸多及。若民權乎則在百年前歐美爲最盛之時而數十年來國權之說忽盛俾斯麥以此強德國雖以美國平民之政羅斯福亦大昌霸國之義而各國亦皆鼓吹之。蓋列強並峙日事競爭少不若人卽至夷滅故霸國之義不得不倡者時爲之也。昔在春秋戰國之時管商之學專以國權爲重孔孟意存一統則專以民權爲先義各有爲也。凡學說之盛衰皆視其時世之宜否。倡國權說于法革命之時則無當矣。倡民權說于德國既強之後尤爲大謬矣。以美國之富盛昔無海軍時則德人極輕之。近年大治海軍則德人重之。日本以戰俄之故重人民之賦稅然日之威稜震于全球矣。倘使美日猶主重民之義則日稅太重民難負擔美而治兵尤悖華盛頓孟祿之訓。然而美日不得不重國而輕民者誠察時勢之宜不得已也。故重民而張民權之說乃歐美百年前之舊論于藥則爲渣滓于制則爲芻狗于米則爲糶糠于花則爲落瓣乃吾國通明之士號稱新學而拾歐美人之殘羹冷炙以爲佳饌新烹于胃則不宜于體則不協小之致病大之致死。蓋失其時悖其

順。非。其。宜。故。也。今。者。蒙。藏。失。而。引。瓜。分。矣。財。債。重。而。引。監。治。矣。一。統。散。而。起。割。據。矣。民。權。重。而。暴。民。大。興。矣。試。問。今。者。之。醫。開。如。此。之。方。服。如。此。之。藥。恐。中。國。有。彭。祖。之。壽。而。必。自。毒。之。則。誤。服。歐。美。唾。棄。之。民。權。之。說。致。之。也。生。民。塗。炭。矣。國。勢。危。絕。矣。五。千。年。之。中。國。奄。茲。矣。四。萬。萬。之。同。胞。屬。纒。矣。則。甚。矣。誤。服。他。人。之。藥。方。致。之。也。孟。子。曰。由。今。之。俗。無。變。今。之。道。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居。乎。爲。今。發。也。

或者曰。國危矣。可奈何。九州之鐵。已鑄錯矣。可奈何。雖然。先生必有道焉。以救之。幸以告我。應之曰。危矣。晚矣。症已誤。割誰能救之。今不能遽起病。欲救死者。或者其先除葯毒乎。必知前方之爲悞服也。前醫之爲悞用也。易其醫。改其方。除其藥。毒庶幾萬一之救也。

今吾四萬萬人者。仰而望。俯而憂。傍徨而呼救者。豈非爲所託體之中國乎。豈非爲中國存則吾四萬萬同胞存。中國亡則吾四萬萬同胞亡乎。豈非爲中國存則五千年之聖哲文物存。中國亡則五千年之聖哲文物亡乎。此義也。此說也。其爲四萬萬人所公奉而公

行者耶。其殆必無異論耶。抑猶以爲中國不足計。惟吾割據。惟吾政府。惟吾政黨。惟吾議會。惟吾暴民。惟吾多數。惟吾安定之憲法之重乎。若爾。則今已試驗矣。其成效得失已見矣。

凡人莫不有蔽。立前不見後。東望不見西。殆天之無如何者耶。至政治乎。尤深遠奧微。故其爲蔽尤甚。中外古今百家所不能免也。故夫專制爲蔽。立憲爲蔽。共和爲蔽。政黨爲蔽。國會爲蔽。民權爲蔽。憲法爲蔽。當其蔽時。天地變色。塵沙眯目。雖有離婁之明。不能自啓也。及其事過情遷。則三尺之童能非之。今之笑君權專制是也。在昔者則大地數千年之聖賢豪傑不能外也。豈三尺之童勝于數千年之聖賢豪傑哉。時爲之蔽也。夫所謂政黨議會民權憲法乃至立憲共和專制皆方藥也。當其病應其時。則皆爲用。非其病失其宜。則皆爲災。今有人病將死矣。苟有方藥可以起死回生者。雖糞壤亦服之。苟不能起死者。雖千金重寶之人。參必棄之。斷無有斷斷于藥之貴賤者。至是而尙力爭人參之寶貴而強服之。則必不愛其身者也。然天下無是也。奈之何于身。則知

之。于。國。則。蔽。焉。今。若。人。人。知。以。救。中。國。爲。最。要。之。圖。則。國。重。而。民。輕。矣。先。于。爲。國。而。後。于。爲。民。矣。重。于。爲。國。而。輕。于。爲。民。矣。若。然。則。凡。可。以。救。中。國。之。方。藥。無。美。惡。惟。救。國。是。宜。則。犧。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藥。可。也。權。國。民。之。公。私。輕。重。凡。有。損。于。救。中。國。之。術。則。舍。棄。人。民。之。所。快。意。者。舍。棄。人。民。之。所。習。戀。者。舍。棄。人。民。之。所。自。由。而。必。當。爲。之。矣。若。能。如。是。乎。中。國。猶。有。望。也。

夫。服。毒。藥。者。至。不。同。矣。有。數。分。時。而。毒。發。者。有。經。月。日。而。毒。發。者。有。經。歲。年。而。毒。發。者。苟。毒。之。未。發。與。常。人。無。異。也。或。手。足。微。見。拘。攣。面。目。微。見。影。色。或。漸。見。眠。食。不。安。或。漸。見。精。神。恍。惚。然。而。病。者。猶。未。知。服。毒。之。致。害。也。必。待。毒。已。大。發。呼。號。跳。躍。絕。筋。搐。鼻。色。變。青。藍。而。後。知。昔。者。之。悞。服。焉。至。是。而。呼。號。救。之。已。無。能。爲。矣。吾。四。萬。萬。同。胞。乎。欲。救。中。國。之。亡。能。先。知。悞。服。之。方。藥。否。乎。若。不。知。所。服。之。方。藥。爲。悞。服。毒。藥。也。則。無。可。救。也。若。人。人。知。其。悞。服。而。拔。除。藥。之。餘。毒。焉。則。猶。可。望。救。耶。不。然。則。雖。使。萬。聖。復。生。亦。復。群。醫。束手。其。亡。其。亡。坐。視。莫。救。矣。

蒙藏哀詞

下

吾此文草于夏秋之間。吾政府憊于外事。于蒙藏萬里之大變。皆置不理。吾入藏軍。將士大敗。引退而不救。英使來文數月不復。而甘引退兵。于俄蒙亦然。乃至於楚粵割據。亦行退讓。英人熟知吾政府之畏怯。退弱無能爲也。雖四萬萬人之國。非百萬。人波國之亢厲比也。所謂入空虛之地。行枕席之上也。又見俄勢力日入于蒙。庫約已定。兵隊東侵西掠。將吞全蒙。新疆而未已也。英人爲均勢之故。亦不能不納達賴而定盟約。不能不調大兵而入藏。頃聞江孜察木多駐兵數千。拉薩駐兵二千。日進不已。今英報助之。英政府持之。非復昔者一使之言矣。而達賴既與庫倫聯盟。拒我。又將遣使游歐。浸假而約章漸交于列強。浸假而英兵彌滿于藏境。吾于藏也。使臣骨斷。諸將血埋。匹馬隻輪不返。英又阻我道路不通。會幾何時。全藏幾無吾華人之影矣。國民譁甚。遠隔數月。乃謬發拒文。以復英使。則遲矣。大勢已失。無可挽。

回矣。尙何屬地之可言乎。嗚呼。賣此六千里之金穴。此政府之罪也。雖然。蒙藏之自立。起于前年之革命。則不能盡責于今政府矣。辛亥之冬。吾草共和政體論曰。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嗟乎。不幸吾多言而中也。然則爲今之計。奈何。仍竭全國之力。以與俄戰而已。當巴達坎之戰事未定。奧俄相持。德意助奧。而英法亦不滿于俄。俄豈舍近圖遠之時哉。若俄遠肆東封。法英亦惡其失歐中拒德之勢也。且俄自與日戰後。財力困絕。公私交匱。以公債紙幣。強行于民。幾與我同。外強中乾。諸鄰不睦。不足畏也。今但傾全國之力。以拒俄。俄牽于歐東之爭。必不能與我戰也。卽果欲戰。亦必有他國出而調停。而後吾蒙可保。則英亦必歸藏。吾乃兩全之。此天與也。若但畏縮。不敢拒俄。則豈但蒙藏並失。瓜分卽至。中國之亡。恒于斯。中國之存。恒于斯。惟我國民圖之。此文于今。幾爲過去。然亦有握要中于今日者。故仍錄之。更生記。

吾國之號稱人豪者。其知識粗知讀舊史而保中土。於是竟有主棄蒙藏者。則今

真棄矣。何其慎哉。雖然以彼謂蒙藏非吾內地。不足惜也。豈知蒙藏不保。其後必至
侵中土而裂中土也。二千年來。匈奴。鮮卑。突厥。吐蕃。久爲邊害。吾西北鄙萬里之土。
甲冑生蟻。虱庭帳。蓄烽火。斷脰塗膏。不知幾萬億。以事防邊。猶無以爲計。不然。凡
長城。雄壓萬里。何爲而作哉。二百年來。燕晉秦隴之間。堡候生草。居人安枕。是臻何故。
蓋自清朝取朔漠四十國。西定準藏。奄爲版圖。以大我中國之聲靈。僅乃得之。且夫蒙藏之爲
地。其爲廣大。比中國何如哉。中國內地。千三百萬方里。而蒙藏之地。三千一百萬方里。蓋
幾于三倍中國焉。以言富藏。則阿爾泰山。即大金山也。天山。西藏。皆崑崙之墟。大地之頂。產金
之所。大地之金礦。莫大焉。以言畜牧。則馬必渡沙。足力乃強。內地馬少弱。不足爲戰具。故
索倫馬隊。清時已興。而大宛名馬。漢世所求。今皆在我蒙域之內。雖養數百萬馬。猶可爲
也。以言移殖。則內地人民蕃庶。已無地可移。有蒙藏之空虛。以實之。則徙植富庶。實爲第
二之中國。凡此三者。皆關係莫大焉。夫英之爭。直布陀羅一島也。竭全國之力。十七年而
取之。於班德之爭。奧斯鹿林二郡也。握來因河。竭全德之力。以爭之于法。近者土突之戰。

糜財無數。不過爭的黎波利一郡地耳。即日俄傾國之爭。亦僅爭旅順。尺寸之地。奈之何。有輕棄蒙藏。舉三倍中國之廣土衆民而棄之者乎。此真率土以內。遼古以來。未聞之異事。而不圖吾國竟有之。嗚呼。何從得此亡國之言哉。外蒙既失。則新疆內蒙之土地。繼之西藏。既失。則川滇之桴鼓長鳴矣。嗚呼。吾滋不欲聞之。

或者曰。吾國共和新立。內亂未定。財政困乏。兵械不足。吾實無拒人之具。安能不俛首忍心。以聽人之取携乎。比者俄英之使。交聘於道。蒙藏禍發。蓋有自來。一俄臨蒙。吾無以拒之。吾能以至貧弱新造之邦。而並抗至富強之英俄乎。奈之何。應之曰。否否。不然。子徒氣攝於外。而坐甘亡國耳。吾十年于外。久游于歐。蓋粗知外情焉。英之立國也。數十年來。皆以持盈保泰爲義。其國土擴大已甚。非復有日闢疆土之志。其有事于疆場。大率其邊臣外使。欲借此立功。力陳便宜。惑其政府。非其政府之用心也。其始啓西藏也。乃其繪地技師波者。摹繪藏邊之圖。誘哲孟雄王于印度而囚之。因取其地爲保護國。瞰吾藏空虛。遂進圖藏。當是時。廓爾喀者。藏之教俗種人也。與藏多交親。

而新變法治兵。英人資以窺藏。適庚子亂後。吾國力大衰。暴露值印督寇仁。年少氣盛。有立邊功而封貴爵之心。辛丑壬寅之間。乃築三城於藏邊。以俯臨吾藏。日運兵械。暗實軍儲於其城中。乃請取藏。時今袁總統。方總重兵。遙執朝權于天津。岑雲階。方由粵督川。皆有后寵。吾並以詳書告藏。急謂及今。急圖之。築鐵路。駐重兵。派重臣經營。可免後患。遲則無能爲也。而中朝皆無遠慮。置不理。吾爲官制考。言防蒙藏事。綦詳。欲築鐵路。以四鎮兵防守之。後又再上防守蒙藏之書。惜無人議及者。然幸英相巴科。守文賢相也。不欲開邊釁。電責寇仁。罷其用兵。苟延數月。旣而寇仁以藏實空虛。不得已而朝於倫敦。極陳藏可乘之故。於是癸甲間。有英兵入藏之事。乃派唐紹儀定約。卒以藏之主權歸我。至于今者。凡三次約文。英終無一字之干預焉。乃者乘我內變。因吾藏亂。英使言於吾政府。爲約三章。曰。爾其不得進兵於藏。開礦於藏。設官於藏。否則吾英不承認中國。夫以英之富盛。苟欲竭其兵力。以取吾藏。吾豈能拒哉。然英使之爲言也。曰。爾若進兵於藏。則吾不認中國。則是欲以全藏六千里之

地。而。報。英。之。一。認。也。彼。蓋。欲。以。一。紙。空。言。而。得。吾。六。千。里。之。藏。也。夫。國。之。能。立。與。不。立。豈。在。人。之。認。與。不。認。哉。吾。中。國。立。國。數。千。年。自。爲。文。明。自。爲。強。盛。何。嘗。有。待。人。之。認。耶。昔。者。叩。關。通。款。強。逼。訂。約。亦。必。待。其。礮。聲。轟。厲。然。後。訂。約。爲。友。邦。乃。彼。欲。來。認。而。非。我。之。求。認。也。若。彼。力。能。取。之。則。自。取。之。而。何。有。於。認。與。不。認。也。若。彼。力。不。能。取。之。則。我。自。立。國。彼。雖。不。認。徒。於。其。商。務。及。國。際。有。損。而。於。我。何。礙。哉。我。但。理。財。練。兵。速。脩。內。治。何。計。人。之。認。與。不。認。耶。昔。塞。維。王。彼。得。弒。君。自。立。至。無。道。也。英。人。不。認。之。久。之。國。交。有。損。則。不。能。不。認。故。但。患。不。能。定。內。亂。固。內。治。耳。認。不。認。非。所。計。也。乃。吾。國。士。夫。自。政。府。以。至。議。院。不。解。外。事。不。求。內。治。終。日。鯁。鯁。但。求。承。認。公。然。無。恥。開。口。求。人。彼。使。者。久。于。吾。京。師。而。深。知。吾。內。情。也。知。吾。政。府。議。院。之。汲。汲。望。人。承。認。也。故。如。吾。之。情。而。餌。之。而。吾。政。府。不。知。外。情。果。爲。所。愚。特。令。尹。昌。衡。止。進。藏。之。兵。然。而。彼。之。不。承。認。如。故。也。蓋。承。認。與。不。認。固。在。吾。國。之。能。立。與。否。亦。在。列。國。之。聯。約。公。定。而。非。一。國。之。所。能。爲。也。彼。知。吾。國。士。夫。之。瞻。于。國。際。而。急。求。認。也。乃。欲。以。承。認。一。空。言。坐。得。六。千。里。之。藏。地。彼。其。愚。視。吾。政。府。

議院。蓋猶嬰兒也。故陳富強之勢，以爲恐嚇。又出甘美之空言，以相誘迫。如吾之情，求以相試。甚哉吾政府之愚，而英使之智也。英使誠智，然非吾政府誰甘爲之愚哉。六千里之藏地，或可拱手以與英，其可以空言之相認而易之哉。即各國不認，而英國獨先認我國，其可以六千里之藏地而易之哉。假令某強國又曰：汝能與我以某地某省，吾將認汝，我亦可與之乎？若與一而不與一，其召釁同。若盡與，則中國可一日而亡。六千里者幾何地，而可以一空言讓與人乎？今各強國非不欲狡焉思啓也，而無如欲取一地，勢不能不出于戰也。若戰雖取弱國，其用兵若干，糜餉若干，死人民若干，皆當預算。又必當出自議院之議。其議院必有多黨，其在野必與政府相反。其無關于國命國恥而欲妄動兵者，政府黨雖欲爲之，在野黨必不應之。則欲通過于議院，甚難也。昔英保守黨之主攻非洲之波也，既取其地而滅之矣。波民不過百萬，然而英用兵三年，糜餉三十餘萬萬，死傷數萬，乃僅得之。卒爲自由黨所攻，于是英相沙士勃雷吐血而死，張伯倫盲目而廢。至今保守黨八年不振，則取波之故也。今

者藏事。不過英使一人之私意。彼見俄已結庫倫之約。欲借藏爲抵制。且以保印度。勸其外部大臣格雷而爲之耳。議員質問之數數矣。以無端乘釁而開邊責政府者。亦屢聞矣。非英全國人之公意也。今保守黨已噴有繁言。其報日加攻擊。若我拱手而讓之。是助英使之成功。而令保守黨之歎息痛恨。欲助我而不能也。當英使來告時。卽以正言拒之。謂藏爲吾主權久矣。英三立約。未嘗干預焉。今奈何不許我用兵。吾駐藏官兵消息皆絕。肝腦塗地。吾自定內亂。吾自救邊帥。非人所能干預也。英爲文明國。斷無干預吾內政之理。試問印度有內亂。吾國令英不進兵。英能從吾命乎。一面力拒英使。一面嚴兵。疾趨進兵。定亂川兵不足。特則以滇兵繼之。兩道並出兵。凡數萬。滇兵尤稱精鍊。軍械皆新式。以當藏兵之窳敗。未有不勝者也。自亞東至江孜。險要十餘。立築營壘。守以重兵。自巴塘至拉貢。及江卡。速修輕便鐵路。及電線。英政府保泰持盈。固非必務。闕士以取吾藏也。其亦恐我之不能守藏而慮以資俄也。我若能守。英未必來。且各國皆謹慎畏戰。英則尤甚。况巴達坎之事。未已。

乎。各國雖皆耽逐吾國。皆仍共守約章。皆以保中國爲名。若入空虛之地。行枕席之中。唾手取六千里地。以立大功。得大名。則爲之。若至調重兵而作大戰。則非得議院之同心。經議院之籌餉。不能也。俄首敗約章。先犯蒙地。英人已畏俄之捲我北土。臨彼印度。英又與日有約章。保全中國領土。若自犯不義。而首背日約。首導俄貪。爲大戰于藏。全院議員。必不同心。今自由黨勢。亦復岌岌。保守黨日夕蹈間竊發。而謂敢無端舉大戰。以授對黨以口實。又蹈首背日約。先導俄貪之失。必不然也。昔趙爾豐調兵入藏之時。或有憂其冒險。以開強英之費者。吾則以爲宜爾。不足憂。英必不動。後各國報皆譽之。足爲證也。兵貴神速。需者事賊。春夏之間。吾能以大兵壓守前後藏之境。而慮英人調兵入藏。以相拒戰者。吾敢信其必無也。

或謂設英人果有野心。實行調兵。則吾何以拒之。以吾所聞。藏人之欲保於吾。而畏英。久矣。班禪尤不忘我。英藏新交。未能驟用藏人也。若大調英兵。則自亞東至拉薩。須二十二

日懸軍深入。道路艱難。運餉不易。若我兵先入。有名將重兵以禦之。未必敗也。即使百敗。猶當百戰。英人久勞師旅。而費鉅餉。其保守黨必藉此攻之。其外部大臣海雷英使朱爾典擅兵。未必能保其位。或且自由黨由此而敗也。即師敗餉絕。竟失全藏。而我兵久經戰陳。膽氣漸壯。閱歷漸深。有以風示列強。俾知欲取我。必須大戰。必不可以空言取也。則雖失於藏。而所保全者亦多矣。要之以一紙空言。而取我六千里之藏地。則萬萬無可行者也。吾國政府素闇于外情。而久嚇于強勢。外使知吾情之若此也。多以恐嚇誘成功。昔庚子之賠款。吾國之賠于外者。四萬萬兩。其立約也。至分明矣。有英參贊熟于吾內情。告英使曰。華人之愚。可責以磅價易也。英使不信。英參贊乃告吾外部某大臣曰。各國不欲以兩數。而欲以磅價易也。意已公決矣。貴國將奈何。吾大臣曰。待商之。夫兩價之不可易。磅可一言拒之。而不待商者也。然而吾大臣之瞞。而復之以商也。彼遂有機可乘也。乃曰。限若干日。復我。某大臣乃走商諸大臣。皆蹙額曰。可拒則拒之。若其公定而不能拒。勢亦不能不從其改。磅價越若干日。

參贊者復來。色益厲。詞益堅。謂倘不議定。則兵艦至。某大臣乃色怯。詞遜。而密語之曰。磅價事。儘可商。但不能速耳。遂盡中某參贊之計。歸而語英使。英使以告英政府。英相巴科。猶嚴飭英使曰。此不信不義之財。非吾英所當爲也。英使乃遍告各國使曰。華政府願改磅價。于是各國政府。不得不認。而改磅價。遂成。歲增補磅價之費。數百萬。吾政府闔而易欺。如此。此乃一英人告我者也。日本前遞信大臣林董。昔在英使時。告我曰。君不在政府。吾不妨語君也。俄德使皆語我曰。華外部大臣。可以恐嚇欺之也。但有所要求。拍案曰。不從則調兵艦。則無不從矣。德使又曰。吾始聞俄使之言。不信也。旣而果然。貴政府之駭如此。豈知用兵之事。爲議院之全力。非一時之政府所能妄爲也。況又有他黨犄角之乎。甚矣吾政府之容易爲他人嚇也。則待瓜分而已。

凡進兵于藏。必用重兵。勿用輕兵。必速勿遲。則英必不爭藏也。惟俄若得蒙。則當行均勢。英必爭藏。俄若以空言恐嚇。而得蒙。英亦必陳兵以空言取藏。俄若以兵力取蒙。英亦必以兵力取藏。故英于藏之舉動。必視俄之于蒙。此爲決定義。

無可疑者也。

吾至貧弱。萬無以兵力敵兩大之力。又不待言也。較于俄英之間。俄首冒犯各國之公約。貪蒙土而耽逐。不顧人道。不顧信義。而惟土地是爭。有決心焉。不能以和平望也。故吾惟有傾國力以拒俄。若蒙事既解。英必以藏還我。若蒙事不解。吾雖守藏亦必無濟也。故吾對于英藏。可以友邦之和平待之。而全力以拒俄。可也。

共和政體論

辛亥冬作
摘鈔

夫蒙回藏之地。幾三倍于中華內地。且有千數百萬之同胞焉。以一冷廟木偶。而棄三倍內國之地。與千數百萬之同胞焉。物價太不值也。甚非策也。存大世爵。而一切不相關。以保全蒙藏。豈非策之至哉。

夫今者舉國皇皇。或斷脰亡家。或竭思焦肺。皆以救中國而已。僕之素志。以爲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皆當傾身從之。苟不能保全中國者。無論何人。何義。必不可從。

也。且夫中國者兼滿漢蒙回藏而言之。若舍滿蒙回藏乎。則非所以全中國也。此義乎。尤吾國人所宜留意也。

夫俄日所爭者不過區區之旅順耳。然猶傾一國之生計民命而爭之。今意大利與突厥所傾國爭者不過域外的黎頗利一州之土耳。況于吾撫有滿蒙回藏三千四百餘萬方里之地。比吾華內地一千三百萬餘方里。尙過于三倍。而可輕棄哉。

夫吾之撫有蒙回藏也。非吾華固有之。滿人竭力而得之。以贈吾華人。然而蒙藏之人寔繫屬滿洲者也。與華人絕無繫涉者也。昔荷蘭侯威廉第三之入主英也。挾荷之屬地歸之英。而英以強及荷自立。英遂失屬地。無算瓜哇蘇門答臘是也。昔德人之有班也。南美屬之。及拿破侖滅班。則南美巴西十餘國皆紛紛自立矣。若令斷棄舊朝而欲收蒙回藏。必不可得也。

噫不意半年吾不幸而言中

且豈特遼蒙回藏不可得而已。旣失之後。必折入于強俄。夫強俄已地揜亞北矣。若復增以三倍中華之地。則其地域廣大殆過于元之成。吉斯無異。加又有歐人文明新法。

(三)

俾之牧馬塞垣。深入吾秦。離晉燕之郊。吾當喪亂。生計艱絕。未知何以拒之。中原卽定。後患方巨。恐欲僅保中國者。卽不能保中國也。凡人多蔽于目前。而惑于感情。印度法墨之革命時。舉國之感情。若何可畏也。若使法墨印度之人。其時有不蔽于目前。不動于感情者。亦必不容于衆。卽容之。亦必不見聽。然以此也。法墨印度之慘狀。遂至于斯也。今吾同胞。乎萬不可快一時之得意。而忘四顧之遠慮也。尤願公等之深長思也。

此段吾言之已痛切不意未逾半年至今字字皆驗勿使中國爲印度後而思我言也

今之變也。莫知所定。茲事體大。爲中國五千年未有之政體。一有少誤。亡國隨之。不可妄試也。

吾嘗遊印度。鑒夏鑿殷。幸有歐印墨美爲法戒。今之學者。徒慕美之盛大。一言共和。輒蔽于美。幾若美外無共和者。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也。中國存亡。恒於斯。惟海內志士。慎之。

議院政府無干預民俗說

比者金鐵飛。膏塗原。血盈野。薄海震沸。中國顛墮者。何爲乎。豈非惡專制而爭共和乎。所謂共和者。豈非取於法美以爲民主義乎。美聯邦之憲法。大書特書。守如山岳。視如鐵券者。其權利法典。則爲保護人民之身命自由。財產安固而已。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權利爲基礎。政府爲謀人民之平安安寧幸福而設之者。南州路易詩烟拿之憲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本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設立。其唯一之正的。在保護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財產。此數語乎。眞共和國之天經地義矣。若政府有不以人民權利爲基礎。損人民之生計。奪人民之自由。妄害人民之性命者。則是政府非由人民起。非爲人民計也。則是非共和政府而專制政府也。則是違悖憲法破壞憲法也。違悖憲法破壞憲法之政府。議院在共和國視之。應爲大逆不道之議院政府。議院者。皆奉憲法以周旋。無敢失墜而已。若憲法所不及。則是溢於憲法之外者。議院不

敢議及政府不敢妄行若妄議妄行非獨無效實與悖憲法等也

夫民之生于天一也及其受于歷史風俗也習而安之爲第二天性焉因之則安且樂去之則亂且苦此所謂民俗之宜也與立國之政治無關者也故禮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禮從俗使從宜此吾國先聖宜民之精義也今歐美各國之爲治深得之蓋資章甫不能以適越奏韶武非以入巴里魚潑刺于深淵猿猴躍懸于高枝被文羅刺繡于野人則破裂而去之性各有宜不能相非况風俗之得失各有所是非不能互毀譽者乎英人之取印度但收其政權而印之風俗教化未常干預之其在海門諸島亦然故民能安之回教之得地也多敷行其教而強變舊俗今巴達坎山五國之叛攻突厥而突幾分亡爲此起也歐人之于政治蓋久經萬變閱驗得失之效既多而後得之故不濁其政府所行只在政治範圍之內卽其議院所議初止租稅進及大政操立法之全權然于政治法律以外者則雖萬能之國會若英與美者亦尙不及之無論他國也故諸歐國易姓至多革命之端亦極宏大而禮俗服色徽號官名器械不少易議院不敢議及政

府之不敢過問更無俟言也。

我國承數千年專制之舊。有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之義。故有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之說。每當改玉改步之際。特改易一切制度。以新民之耳目。蓋俾震懼。俾受新王之命令。意蓋有爲也。非不憚煩而好爲多事也。

若夫今共和民主之國。自人民而起。爲人俗而設。豈有欲震懼。懼其同胞。以章政府之命令者乎。奈之何其紛紛改作也。英人勃拉斯之爲平民政治曰。美人之能運其民主之制也。以有恭敬愛法守法之念也。蓋道德與物質之發明。過于政治。而後能成此大業也。今觀國者。視政治之結構過重。然政治機制之真價。不在其別有巧妙也。在宜于其民之風氣事勢。養其性情。以法律與其利害之勢而已。若薄于愛法守法之精神。則雖多于美國政治之機制。未必能運轉之也。論美之治體。何其深切著明也。使勃拉斯之說。而不識治體。則可也。使勃拉斯而稍知治體。則吾國爲政者。必反其民之風氣事勢。逆其性情。而定爲法律。以背其利害之勢者。其失爲何如耶。

議院政府無干預民俗說

晚清資政院甫開議。不注意于理財、練兵、外交、數大事。以爲富強之計。而輒先議室女可
和姦無罪。子壯可背父獨立。二事。夫二事者。今姑勿斷其得失是非。然風俗之事。歐美議
壇所不敢輕提議者。以行之數千年。化民成俗。旣與國無關。則不敢反其民之風氣。事勢
逆其性情。悖其利害之勢。以定爲法律也。又斯義者。人見各殊。不能強全黨人以從。已則
將內裂也。而一孔之儒。粗通新學。者。亟強行之。猶鄉人暴富。衣錦夜行。此不止不知政治
之深理。實已逾越議院之權限也。吾嘗與日本國民黨魁犬養毅言及此。則哆口大笑之。
以爲萬國未聞。吾曰。明治二十三年初開議院時。議員亦未必解事。豈無有提議社會風
俗者。犬養君曰。初時請願書。亦間有提及風俗者。人皆笑其狂愚。而黨魁及議院辦事人
不收其書。或不以發議。其後則無之。又以議院事多。時少。恐分日力。不敢他及。以誤要政
也。然則吾國議院。今之日。議社會風俗者。其皆不爲狂愚而爲外人所笑耶。

以今所見聞。共和之後。未聞爲經國謀富強之大業也。若夫爲人民之生計。身命財產。所
以謀自由安寧幸福者。應尤著矣。豈知其專制尤甚。非專於改器械易服色。殊徽號。則厲

因此之故 賣年節各物者失利 僕人當來使者失利 人民失其歲時慶典之自由

(六)

一藉口於講衛生之故而奪人民之財產生計者

如禁醫癩瘋 禁賣戒烟丸 禁賣補腎丸 禁停柩而焚之

諭令業棺材者日售幾棺死者何人按日報冊

因此之故棺材罷業死者無棺人心皇々驚恐至於官自賣棺材癩瘋之醫及賣戒烟丸補腎丸者均無生計

一藉口於改良風俗之故而奪人民之財產生計害人民之生命

如禁賭博皆鎗斃之打麻雀者亦鎗斃 禁妓館 禁醫姬 禁沙艇宿客 禁柴洞艇不得留人過晚上十二時 將西關之妓屋充公

因此之故而大新街玉子巷賣色牌者皆被槍而下獄犯賭者多被鎗死打麻雀牌者多被鎗死 東堤陳塘之酒家失業倒閉鉅萬 置地公司房租落價吃虧鉅萬 粵

妓二萬既被禁失業凡與酒樓妓館交易之各商凡各綢緞海味首飾脂粉花灯火水雞鴨牛羊魚蟹菜蔬酒烟商業大減計每日三十萬年虧至少以一萬萬計。警姬多失業無衣食死沙艇紫洞艇多失業無衣食妓屋被充公則皆如罪犯而無歸

一藉口於歐美文明而奪人民之財產與人民之自由

如捉省城富家之婢入教養院 禁民間不得畜婢 禁民間納妾而行一夫一妻制

禁堂館

因此之故富家費金錢買婢而被沒入官教養院名爲教養而酷待甚於妓院日食黃豆番薯粗糲婢多逃去謂不如在主人家之自由有欲逃未得而至於放火者 富家妾多竊主人財物私奔主人懾於一夫一妻之禁令而不可控告 堂館千數人與家人多餓死縊死者有廖宇者母妻三人併自縊

一藉口於平民主義而侵人民之自由及家宅

如拆奉旨牌坊以至樂善好施扁額毀去文魁進士狀元各扁斫折旗杆 因此之故

議院政府無干預民俗說

波及於各鄉之祠堂。各紳之第宅。日被無賴騷擾不堪。舉凡一切之事。皆所謂社會風俗之事。皆關於人民生計安寧幸福之事。餘皆非政治所宜及者也。即謂賭博宜禁。而罪不至死。行之亦宜有時限。至於麻雀。吾雖不解。然固游戲之具。與歐美之葉子戲無異。葉子戲則西人無不爲之。麻雀則中國士夫亦無不爲之。此更何罪乎。至於妓者。唐宋之官妓也。日本藝妓。數將百萬。國人皆以爲歡。公宴皆以爲禮。何聞有言禁之哉。中國生人之數。女多於男。而游客孤商。不能無樂。若必禁妓。則淫風更亂。如昔者京中無廁所。則隨地所至。更加污穢耳。昔曾文正公之撫定江南也。江寧知府涂宗瀛。以文正之言理學也。而媚之。一日禁妓而上告焉。曾文正曰。是非阜民之生計也。烏可速復之。吾將就秦淮而飲焉。涂宗瀛不得已。乃復集諸妓。曾文正擇佳日。率司道而遊焉。蓋人之性。莫不欲樂。博戲選妓者。人性所不能已也。故欲盛新開之地。必大集酒樓博妓。而後其地盛焉。歐人最妙於遷移矣。自非佛教之絕人道。則聖人體人情而給人欲。既與之夫婦而正父子之倫。又許有女閭以養旅人之樂。試問古今萬國。能實行禁妓者。

乎而坐爲此故。商粵民一萬萬之歲入。諸商諸工。牽連坐斃。試問諸綢緞海味牛羊生死。首飾衣服諸商。其家人之衣食於此者若干人。今皆盡失衣食。豈不慘乎。於正義未見其得。而於民生之生計自由幸福乃先絕之。不亦大謬哉。至於神道設教。尤爲大義。管子所謂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孔子所謂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官以畏。萬民以服。至於各教有一神多神之異。此乃立法之少殊。至於鬼神爲德。在上在旁。以臨棟人民。懲惡勸善。俾之齋明誠祀。其義一也。日本變法盛強至近矣。而神廟數萬。植有松村六百戶。而神社五百餘者。政府何嘗過問之。今卽天主教之教。何嘗不燃炬過百。陳燈光明。而後爲祭哉。此爲宗教之事。風俗之源。尤非政府所能干預。若以握一日之政權。遂敢妄明。行背憲法。至令數十萬人衣食於是者。一旦盡失。試問憲法所以謀人民之安寧幸福者。安在哉。至於陰陽文者。自明以來。爲教已盛。以言因果禍福。隔民易化。雖兼採佛法。而本原儒理。足以補經傳所不及。其功至大。今善堂遍地。救災卹隣。皆陰陽文之功。所遺詒。若并此而禁之。則是絕人道。封善堂。壓慈善之路。普天下之無道。未有若此矣。而龍藏街諸商之失業。

無論也。至於時逢慶典。休民息工。各國皆盛行之。古之所行。後亦不改。故三日寒食之哀。介推。五月競渡之弔屈原。皆旌善好賢。因而爲俗。各國多然。卽舊歷守舊。然移風易俗。原不能望之一旦。此非犯罪。不能以政令行之。今英荷之得南洋也。豈不聽吾國人之行。舊歷乎。爆竹喧天。衣冠塞路。英人且從而助興。安有推人煎堆於路。鬼人負擔於地者哉。此蓋由中國人心有專制舊制。所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者。橫於胸中。因而妄行之。而豈知共和之爲政。以人民爲主。以人民之權利爲基礎。以人民之生計安寧幸福爲憲法之祖本。非有犯公衆之安寧亂公衆之秩序者。例不得問焉。今皆風俗之事。無罪無辜。而令全粵之人。生計先絕。幸福先去。其謂共和何哉。何其與美之憲法大相反也。豈惟廣東。我意各省之犯是者。殆無量數也。若山東則擅禁有辯者。不許選舉矣。湖南則禁城隍神廟矣。各省不足計。吾觀於京師之參議院。尤犯是大戒矣。今憲法未定。臨時參議院本無大權。姑爲臨時之議焉。則蒙藏危急。如何而保境。生民憔悴。如何而安民。警察如何而嚴。法律將何而行。此則議院與政府所當亟亟圖謀者也。若夫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

此則古者專制之世。改玉改步之所爲。而非共和之世。專謀人民幸福。保護人民生計者。之所應爲也。此乃專制共和之大別也。今觀參議院政府之所爲。於人民生計安寧幸福。皆全不計及。而惟鯁々焉。日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爲事。則適足以擾民害民而已。何其與美之憲法。反也。

夫新國初立。凡新典新律。未議定者。無不奉舊制而行之。自新議定。無論其是非得失。而後棄焉。今夫上帝之祀。至嚴也。萬國所同者也。然今天壇不祀。殆將經年。其他百神。殆將廢祀。甚至孔子文廟。亦廢了祭。遂至舉國禮壞樂崩。人心變亂。以爲政府有意廢之。教育部不知大義。不知先爲奉行。乃謂待之正式國會公議。豈不愼哉。此宜行而不行者之謬也。夫禮有質。有文。有本。有用。若徒知用。而不知文。則但飲食男女。如牝牡雌雄之合。遂足以立國乎。道德之寓意。至隱微。禮樂之教化。至深厚。文明之所以異於野蠻者。在此。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亦在此。乃今也。淪胥及溺。掃地無餘。我大夫君子乎。其知識何若也。若今者之爲政。其僅知男女之欲。與牝牡雌雄者。相去幾何乎。昔爲憤一朝之專制而去。

之今乃不言。不思不議。冥々漠々。并五千年中國之禮教而去之。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有知。應無不悼心泣血也。至其所斷斷而反覆辯難者。則在議冠服一事矣。其制禮制服。非徒變及男服。并女服制度而斷斷制定之。於毛織絲織之若何。於繡花不繡之若何。於顏色之若何。舌敝唇焦。盈廷聚辯。抑何其可笑也。近者又議禁有辯者之選舉矣。試考歐美各國百年之議院。有如此議案否乎。固不獨共和之國。爲人民而起。爲人民之生計權利幸福安寧而設。卽立憲諸國。亦豈有能捨此大義者乎。今以吾國之爲絲產國也。桑土旣蠶。桑土織絲。本於禹貢五采五色作服。本於唐虞。今日改靴帽章服以來。人民不知所從。絲業大敗。蠶桑織絲者。不知所措手。綢緞之店。倒敗不可勝數。若舊帽、舊鞋、舊靴、舊衣、舊皮貨、店之盡倒無餘。不待言也。聞但冬夏之冠。溢利於日本者。半歲已數千萬。而呢革之輸入者。更不可勝數矣。聞今舉國中人以上。莫不製歐之衣履帽一二具。蓋旣以歐製爲上。則人之趨之。并求其至工之式。乃不得已之情也。大抵能備歐衣冬夏二套。足爲禮儀者。必費百金以上。乃具中國呢革不備不美。萬不足以供國人之服用。卽土物

是愛而中國之羊毛纖維既薄。難成佳絨。故必購外國之羊毛。以製料。購外國之絨料。以爲衣也。夫以人費百金。但以千萬人通計之。當費十萬萬金矣。吾絲之銷流。少十萬萬金。外絨革之輸入。多十萬萬金。則吾國人之生計。雖欲不絕而安能乎。然則制改服之法也。乃絕吾人民之生計之法也。其爲國理財也。半年來日以借外債爲事。其爲同胞謀生計也。則半年來日以易服改制絕之。我大夫君子。何惡於吾民。而必思絕其生計。奪其幸福乎。自諸君子議禮執政以來。當此兵革之餘。四海困窮。民生塗炭。不思所以理財厚生。以培根本。乃先求所以自絕生計。何其爲謀之反哉。以爲媚外得親乎。則印度波瀾之服。緇衣圓冠。革履久矣。其視爲奴隸益甚耳。國不求自立。而欲以改服媚外。亟於自絕。抑何爲計之愚乎。夫絲者中國之生命也。故萬國皆可改服。而中國自外交外。必不可改服。卽欲改之。亦當圖之有道。俟民生漸復。國事漸寧。絨廠漸多。然後徐議之。奈之何於舉國塗炭。四海困窮之時。而爲自絕之計乎。卽論官制。必變前清之名。何益乎。舍漢唐宋之雅名。而從日本何爲乎。一切皆改。以日本有主事。則獨留主事一名。何不嫌其襲前清之官名乎。

益不能解矣。豈知美法改共和。其官制皆用英法之舊名乎。此雖在風俗外。可議者。嗟乎。此蓋爲古專制之義。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議制度之說。所誤也。諸公未思棄中國。未思捨同胞乎。欲真行共和乎。吾不敢誦詩書之民視民聽也。請熟讀美國憲法曰。共和由人民而起。共和以人民權利爲基礎。共和以保護人民之生計自由幸福安寧爲根本。讀之。萬遍思之。萬遍若猶忘之。日使人大呼於議院國務院之廷。則四萬萬同胞之生命。或不。至絕於諸公之手乎。

凡爲政之體。必在統治有權。然後操縱如意。否則散漫而不舉矣。況當列國競爭之時。非提束整嚴。何能對待。至于兵權。尤非統一不可。若兵權不統于一。則雖以郭子儀之忠。武而九節度之師。終敗矣。中國郡縣之制。自漢唐宋皆受治于公府臺閣。惟蒙古以地大難治。乃設中書行省以治之。省者中書省也。政府也。行省者分政府也。明與清朝因之。以督撫獨專行省之政。與京師閣部平等出入。同受治于君主。而不隸于閣部也。實爲國務大臣。故閣部不能統一指揮之。且多以大學士爲總督。元老如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皆以大學士侯伯領總督。其視六曹尙書以翰林循資遷者。望實班資地位皆遠在其後。故尤輕視。豈惟不能統一指揮之。昔徐壽蘅爲兵部尙書。吾問其舉國兵數。徐尙書答曰。吾兵部惟知綠營兵數。若其勇營練軍。各省督撫自爲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尙書而無由知全國兵數。況于調遣訓練乎。此其可笑。真不能令外國聞也。今各省自立。各擁兵。陸軍部不能知各省兵數。而調遣之猶之昔也。又試檢閱咸同諸名督撫書牘。各自練兵。各自籌餉。其末也。各自爭餉。雖以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之賢。皆以至交爭餉而互劾。左文

襄與郭筠仙同鄉。至交也。郭爲曾文正保奏署粵撫則爲曾盡力。而左文襄入粵不得餉。卒劾郭去官。而左沈又爲曾薦者也。然不免交惡。曾文正至謂同室起夫戈矛。石交化爲豺虎。豈非官制不善有以致之耶。胡文忠以湖北巡撫籌餉而供諸軍。則衆美爲齊桓封衛救邢矣。若甲午東事之起。徵師各省。經年累月。旨檄頻下。各督撫勉強應徵。則募乞丐以充。而各自供其餉。餉不一律。兵不相統。槍尤不一。此豈待敵強國哉。向見廣西有事。請兵于湘。請械于粵。則湘粵辭之苦。請固求。卑辭類乞。乃頻請嚴旨嚴迫。乃勉強以客軍舊械應之。然已費時失事。蔓延滋害久矣。以督撫專政之故。故一省有事。敗則其地方官有責任。而隣省不預焉。故一有事變。各督撫皆以自保疆圉爲先。復何暇分餘力以徧助隣封哉。故甲省練兵而乙省不練。甲省多練而乙省少練。乃至近者川督征藏。而滇督分兵助攻。亦不許焉。豈知各省不合力不統一。必致養癰以成大患。故在昔一統之時。對內則養成禍亂。對外已見甲午東敗之効。而乃一兵一卒皆拱手而聽之。督撫又皆以保疆圉爲詞。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豈能一一而盡黜之哉。故至今尤甚。釀成各省都督自立之禍。

也。及其末也。則一督撫失人。全省瓦解。今各都督各自募兵。各練師團。各用私將。其云裁兵者。空言耳。今已養成唐藩鎮之禍。其甚者。阻兵恣睢。欲圖割據。更何論敵外哉。夫兵勢莫貴于統一。而吾官制如此。欲求治兵。豈可得乎。方今保國。莫要于兵。即欲行軍民分治之制。則省督挾兵以拒民吏。以圖分立。不革省督之制。則兵無由治一也。

百政之舉。非財不行。故各國財權。無不總于中央政府。乃能兼綜條貫。操縱靈通。今財部無權直達于下。各省財政。皆主持于省督。而政府一切仰之。昔各省督撫任意賦課于民。別設善後局。聽其調度。督撫意欲如何。則指揮如意。政府不得難之。且或不得預聞也。政府欲有舉措。或興學校。辦警察。立法官。修監獄。舉海陸軍。而督撫言無財。政府遂緘然止。晚清欲辦海軍。乃令各督撫認款。雖以江浙川粵之繁富。亦歲任三四十萬而已。然則海軍之舉。雖海枯石爛。必無其期也。故歷經百敗而無一事能舉。由財權分隸督撫之故。今各省都督自收其稅。不納于國。自借外債。尙且日以請餉爲言。政府無所入。則日以借外債爲事。昔借一萬萬以築鐵道。國人猶攻之。前清以亡。今內外各自借債。雖得萬萬。如湯

沃。雪。不。爲。埃。及。不。止。也。甚。且。召。各。國。公。共。監。理。財。政。則。中。國。永。亡。矣。今。不。亟。實。行。統。一。則。財。政。永。絕。日。爲。乞。丐。日。求。借。債。日。求。監。理。而。未。已。也。則。以。各。省。督。不。統。一。之。故。今。省。督。自。爲。政。而。欲。設。國。稅。籌。備。處。事。權。相。爭。界。限。不。清。必。不。能。行。也。弱。者。爭。以。筆。強。者。爭。以。兵。其。患。方。滋。若。不。革。省。督。之。制。則。雖。有。理。財。良。法。無。自。而。行。且。可。亡。國。二。也。

庶。政。之。興。非。直。達。不。舉。昔。者。各。政。皆。歸。之。于。督。撫。政。府。無。如。何。也。一。鹽。政。也。部。議。如。何。甲。省。如。何。辦。而。乙。省。不。理。一。學。政。也。部。議。如。何。乙。省。欲。如。何。辦。而。丙。省。不。理。一。警。政。也。部。議。如。何。丁。省。欲。如。何。辦。而。戊。省。不。理。一。實。業。也。部。議。如。何。戊。省。如。何。辦。而。己。省。不。理。一。郵。政。也。部。議。如。何。己。省。欲。如。何。辦。而。庚。省。不。理。一。監。獄。也。一。地。方。自。治。也。部。議。如。何。庚。省。欲。如。何。辦。而。辛。省。不。理。皆。惟。督。撫。意。所。欲。者。爲。之。政。府。不。得。干。預。焉。章。程。非。不。奏。定。嚴。旨。非。不。譴。責。之。則。又。以。困。乏。爲。詞。以。不。宜。爲。說。且。或。實。情。也。學。部。言。必。興。某。學。民。部。言。必。備。若。干。巡。警。法。部。言。必。備。審。判。官。農。工。商。部。言。必。舉。實。業。各。督。撫。必。曰。不。能。互。相。推。諉。而。百。政。安。有。能。行。之。時。乎。今。各。省。督。自。立。益。更。甚。矣。萬。國。政。體。無。不。中。央。集。權。民。間。舉。事。亦。必。指。

臂相使。卽欲軍民分治。別立民政。長試問各都督。肯以政權相讓乎。各省督各自行政。有同列國政府。令之則拒之。近則政府令不出國門。是以四十里之北京爲國也。安有支離散漫。如此而能立國乎。外人卽不來瓜分。而內國實已豆剖。故不去省督。則政府必不能統一政。必不行三也。

督撫之尊。重積數百年矣。昔者布政按察。實爲一省長官。其印爲方。其銜曰使。于例本可專摺奏事者也。惟累壓于督撫積威之下。豈惟不敢上奏乎。乃至不敢貽書政府。夫以兩司爲使者之尊位。冠全省百僚。府州縣廳爲所牌遣。而抑屈不得少行志意如此。況其下焉者乎。故一省之吏相聚而言。則曰今日見制台。或撫台云何事。見何人。督撫見其人。辦其事。則相與重敬之。督撫不理。則俱不理。督撫微言之。則相與傳而謹奉之。無所謂是非也。故所謂省督者。實國王也。眞所謂神聖也。或委權屬吏。與其僂從。則其人又代爲督撫。惟其意所欲。而布按側視。無敢誰何。然此猶不事事者爾。若督撫貪黷。則全省好貨。政以賄成。吏治皆奸盜賊盈野矣。若督撫驕橫。則全省顛狂。官方皆亂。紀綱失常矣。且昔者君

上有失。尙有大臣言之。言官諫之。雖遭嚴譴。而以諫君上。雖或失官。猶可得名也。至督撫有失。則全省皆默。屬僚畏之不暇。何敢與爭。以爭之不可得名。徒令陰中以禍也。近者有議局。督撫少有所畏。然神靈不可犯之權。猶然也。故夫督撫或有才。賢然好尙不同。衰老倦勤者。則司道守令以下。皆爲大賢。皆爲專門。同歸無用。而貪黷驕橫者。無論也。督撫旣不易得人。則全國殆同坐廢。豈惟今者。卽自遠古至今。賢才常乏于當時。而不肖者。彌滿于當路。又盡然矣。以中國之大。豈乏二百郡守之才。而以官制之。謬督撫一失人。坐令全國司道守令以下。數千萬才。皆不獲施。以此求治。猶南行而北其轍也。然以上之弊。尙就前清承平言之。今都督自立。以私意署羣司。以喜怒專殺戮。體制類國君。僚屬如臣僕。若都督非人。全省荼毒。故不去省督之制。盡屈人才四也。

且泰西督撫之制。只以行于屬地邊疆。以威重專制行之。英印總督之名曰 *Viceroy*。至士來來王也。至士副也。其名義爲副王。威重極矣。所以鎮征服之遠藩屬地而威之。法之于安南。荷蘭之于瓜哇。日本之于朝鮮臺灣。其總督同之。若施內地之同胞乎。豈有以威待

同胞者乎。今之都督。卽向之督撫耳。又聞欲改爲總監。夫總監之義。日本用之。監高麗者。實師英之設。埃及總監。是待征討屬國之例。而以待同胞乎。故歐人笑吾中國內地設省。都督爲野蠻。故不去省督或總監之制。則官制致請野蠻五也。

若今日危亡中國之大患。尤在各省都督之自立也。因舊督撫專權之弊。遂成今都督割據之害。蓋直省轄地之廣大。督撫威權之專嚴。本已有半立國之體。適當革命之後。更用軍興之制。各都督擁兵自立。無所稟承。募重兵而專殺戮。用私人而任黜陟。聚貨財而行紙幣。爭地域而事戰攻。肆貪欲而厚賄聚。其于中央政府。只稟正朔而已。豈徒不奉號令。亦且不奉貢獻。甚且虛張兵額。反索餉需。動以兵譁爲相脅制。遂致政府自借外債。甘以中國聽人監理。以羈縻之。比之唐之藩鎮。周之列國。殆猶甚焉。各省議局。不畏豆剖瓜分之禍。尙爲竊權自治之言。日爭自立之圖。以助成專橫之釁。遂致政府號令不行。于國門外人覬覦。議分夫弱肉。而各省都督議員。樂巢危幕。熟寢積薪。爭此席位。肆其貪狼。以爲安也。豈不怪哉。假今各都督藉此威重。而能保境息民。雖于救國無關。尙于保民有益。猶

之可也。乃各都督雖有賢者，亦祇擁此虛名，爲下作，侵其心腹爪牙，各肆私爭。其部將隊兵，日聞殺亂。各都督亦只熟視畏縮，不敢行法也。若夫一省而有數軍政府，一府一縣而有數民政，長朝爲無賴之盜賊，夕擁旄鉞之干城，遂使薄海土宇，蝸蟻鼎沸，四民失業，困苦流離，劫殺擄掠，無所歸訴。中家可遷，皆徙于外，暴民橫行，良弱魚肉，乃至有田不敢耕，有蠶不敢織，有魚不敢養，有屋而自拆，賣之免資人，拆若再延年，死人過半。政府畏之，爭亂不敢問，拒抗不敢詰，自立則就而授節鉞，或阻兵安忍，同夫割據。日言統一，而日愈分裂，高言共和，而實事共爭，遂致中國不國，慘險日生，推其所因，則皆省督之制，基其害也。假使元明無是弊制，而前朝早聽吾言，早革行省之區，先廢督撫之制，豈有今日之患，幾亡五千年之中國哉！六也。

夫今之都督，卽前之督撫也。至于今日都督之害，旣極，人遂漸知其害，而思所以救之。故欲行軍民分治之義，在軍興之時，同心允行，亦可謂難得矣。然物無兩，大家無二，尊國無二，主兩雄不並立，二馬不同槽，勢等則爭物之理也。安有同爲一省，而容軍民兩長者乎？

昔之督撫同城已爲大礙而去之。今何復立之。昔明當承平。總督本領兵戎。後卒侵官而領民政。盡奪巡撫布政之權。況當統一未定。法律未行之時。挾兵者必頡頏作氣勢。昔者以君主之名分。而每有大將擁兵。猶致寡人守府。況夫都督本上承總督之舊。久握政權。並擁兵柄。豈肯一旦讓權與人。然則徒釀爭亂而已。蓋其病原在省制太大之誤謬也。夫各國軍區與政區劃地不同。天下古今軍區未有挾省地之大者。不分割省地。不裁都督。而強欲行軍民分治。必不能行七也。

雖然以上七者皆粗言省督之制之害。不足以爲政耳。其萬萬不可。猶人所易知也。而舉國議者未計及夫至纖至悉之治。以爲富強之基。文明之美也。此其爲害。豈惟省督官制之不善。蓋行省之劃分。尤爲巨謬。大害與求治最相反也。不剷除省字之名目。界限中國。無致富強進文明之理也。

夫自三代與歐美地方行政之制。既莫不自至纖至悉。起降至漢之百郡。唐之三百州。宋之四百州。雖稍疎矣。而猶不如今行省之疎謬也。此惟蒙古之謬制。明誤循之。並非吾中

國。舊。物。也。此。但。求。君。主。獨。斷。易。行。其。意。惟。求。不。亂。與。共。和。求。治。最。相。反。也。前。時。行。省。全。因。明。制。行。之。于。一。統。君。主。專。制。之。朝。但。求。不。亂。猶。之。可。也。惟。施。之。萬。國。競。爭。之。時。共。和。之。治。則。所。求。者。在。纖。悉。之。治。一。民。一。物。皆。發。揚。而。妙。用。之。而。不。可。以。求。不。亂。也。求。不。亂。者。如。營。長。城。于。沙。漠。之。山。求。可。以。遠。瞭。以。制。敵。而。已。求。治。者。如。治。數。畝。之。圃。百。花。衆。菓。五。色。日。求。其。殊。英。碩。菓。日。求。其。偉。美。培。壅。研。求。移。種。改。良。气。冷。則。玻。房。熱。管。以。暖。之。成。遲。則。電。气。熱。气。以。速。之。花。架。高。下。花。畦。繁。別。地。窄。曲。折。玻。室。紛。列。其。與。沙。漠。萬。里。黃。沙。白。草。曠。渺。無。垠。者。相。反。亦。甚。矣。今。百。國。皆。行。治。圃。之。法。故。以。小。國。致。富。強。吾。國。乃。行。沙。漠。長。城。瞭。敵。黃。沙。白。草。極。望。之。法。故。以。大。國。致。空。虛。其。成。效。之。得。失。不。在。他。制。乃。全。在。劃。分。行。省。之。故。然。而。舉。國。無。議。剷。除。之。者。即。議。改。省。督。亦。不。過。摹。仿。日。本。爲。中。央。集。權。之。說。而。未。知。至。纖。至。悉。之。治。也。則。于。求。治。之。道。尙。相。反。也。非。惟。去。治。遠。而。已。也。今。舉。行。省。之。大。害。宜。剷。除。者。凡。有。十。焉。

今。先。以。諸。歐。地。方。行。政。區。証。之。法。最。先。劃。定。八。十。七。州。英。倫。爲。憲。政。先。河。其。大。僅。雲。南。一。

省。其。劃。區。名。義。甚。多。而。行。政。區。則。多。至。六。十。矣。以。荷。比。之。小。畧。比。吾。一。大。府。而。荷。劃。十。六。州。比。分。九。州。意。亦。僅。比。吾。雲。南。一。省。而。分。六。十。九。州。瑞。典。近。冰。海。而。荒。蕪。然。亦。分。二。十。四。州。瑞。士。濠。爾。而。分。二。十。二。州。大。概。英。荷。比。分。州。畧。比。吾。一。縣。故。其。民。富。爲。萬。國。冠。英。比。以。工。商。何。以。農。商。比。以。工。礦。皆。由。政。區。細。密。鼓。勵。人。民。爲。之。法。意。立。州。與。宋。制。同。畧。比。吾。直。隸。州。故。其。國。富。次。于。英。比。荷。惟。奧。國。除。向。九。萬。餘。里。外。凡。十。四。萬。英。里。分。十。四。州。地。比。四。川。之。諸。府。耳。普。九。萬。餘。英。里。分。十。一。州。域。最。爲。大。然。奧。普。制。亦。不。過。比。吾。一。府。耳。其。下。分。區。二。級。而。州。長。官。以。元。老。大。臣。爲。之。甚。權。重。矣。此。類。漢。制。也。若。奧。之。分。十。四。州。以。人。種。語。言。文。字。不。同。不。得。已。因。其。舊。勢。而。爲。之。然。奧。遂。不。治。將。危。卽。在。此。十。四。大。州。分。立。之。制。矣。若。德。諸。小。聯。邦。百。數。十。里。亦。皆。分。州。縣。數。四。是。以。其。治。精。也。此。德。所。以。強。也。日。本。地。域。等。吾。四。川。而。分。四。十。四。縣。則。亦。不。過。吾。兩。三。縣。之。比。等。吾。直。州。焉。故。亦。能。治。強。西。班。牙。如。吾。兩。省。分。四。十。九。州。葡。萄。牙。如。吾。半。省。分。十。七。州。若。俄。分。六。十。四。州。則。治。東。俄。之。故。其。西。俄。本。部。劃。分。行。政。地。域。亦。甚。細。矣。若。突。厥。之。三。十。四。州。則。太。大。矣。然。亦。只。等。吾。一。道。普。地。球。

萬國。未有若中國疆域之大。而劃分行省政區。僅廿二之疎濶者也。故爲羨驕。自然之理也。或謂美之大。亦不過四十五州。而美尤富盛。則美爲聯邦。本由各國合成。與歐制不同。與吾一統之俗尤相反。不能妄引也。况亦已倍吾行省之數乎。故譬之歐治如治圃。而吾治若行沙漠也。故行省劃區太。大宜剷除一也。

凡民之才氣智識。抑遏掩閉之。則幽苦困窮。發揚蹈厲之。則光美富實。荷比瑞丹那之民。僅數百萬。而政府十數部。須大臣十數人。副貳參與之官數十人。出使大臣須數十人。分司長正專門久習者。須數百人。然後書記數百人。守令數百人。國議員百數人。州議員千數人。縣議員萬數人。又有世爵貴族數百。兵官千數。工藝技師亦萬千數。蓋不如是。不足以爲國也。德聯邦公侯國百數十里者。亦然。故亦必自立一大學以教之。瑞典三百萬人。國耳而大學在鴨沙者。于歐土有名。吾曾遊之。學生三千人。丹墨百餘萬人。國耳自爲文字。自立大學。學生亦二三千人。藏書三十萬餘冊。吾亦遊之。其貴族亦皆數百。瑞士亦百餘萬人耳。般之大學。吾亦遊之。其學生亦三千餘人。其各高等學專門學。不可數。其外交

官駐使數。十領事數。百其閱歷之人才。多其文學之人才。盛其博物院。藏書樓。醫院。在京邑者數。四其偉麗者。或甲諸大國。如荷蘭之博物院。瑞典之議院。戲園。宏麗極矣。其王與太子常步遊。吾在瑞典時。瑞王亦嘗便道入吾宅。觀吾所藏器焉。太子與王子常出與民。戲。及立語遊行民間。如吾知縣少爺耳。而大臣羣司。貴族公使。相望于道。于室與人民平視相洽。尤無論也。其文學智識。禮法威儀。以日相親聚。而相灌注也。則其民智識增。而氣象備儻矣。其宮室園囿。花木什器。玩好。以日相過從。而相仿效也。則其民宮室園囿。什器。美妙爭勝。而工藝日盛。商務日增矣。故能以數百里之國。百許萬之民。發駐使數十領事。數百。一切政體。宮苑園館。與大國比。且或有優勝焉。文明新著于大地。其國權自立。不致若吾國之無治外法權。遊美澳加者。爲人凌欺。是亦深可思矣。夫吾國土地人民。與丹墨那。威。瑞。士。之土地人民。乃二百倍。與荷蘭。比利時。亦將百倍。然榮辱乃相反。若是。則以爲治之大相反。若治圃。與若治沙漠之故也。嘗考吾國行省之荒陋。何可言耶。吾昔嘗兩至桂林。民無二十萬之富。室書店無通禮。求一能撰碑寫篆者。不易得。而百工機器之乏絕。

無論也。吾租一屋三間而四進者。黑柱蓋瓦。甚文。後有廣園石巖。月租僅四兩。聞築費僅四百兩。吾欲製一樟木船。長七丈。分四艙室者。索價僅七十兩。自梧州至桂林。除平樂城外。民間率茅屋。屋價值錢千。以視紐約銀行街。空地地方五尺。值美銀三百萬。折值中國六百萬。何去之遠也。吾從叔父達爵。嘗爲廣西之西隆知州。地無蒙館。識字而斷鄉事者。皆仰于巫。陽朔山水之勝甲天下矣。吾門人趙生。其地盛族也。平世豐年中。資而五十家中。終歲食粥者。常三十家也。卽粵中封川縣二百年來。未有一人登鄉舉者。由以上觀之。則其民之困苦蒙愚。而工商難興。人才難成。可推也。廣西開化二千年。猶若此。則滇黔可推也。南方猶若此。則北方之朴鄙。益可推也。以視美之大學三百。阿海阿一州。大學已三十。何去之遠也。昔者閉關。有若諸星之相望。猶可無礙。今則萬國交通。海水平流。以富役貧。以智治愚。然則吾有若廣西者之人民。智識工藝財富。比之比。荷丹墨。其去幾何。比荷之民富攤計。每人在四百磅。上以中國幣計之。則四千五百元以上。吾廣西滇桂人民攤計。未知得四元以上否也。故彼諸歐國之以智識才練新學。相親聚而相灌輸者。若何。吾國

人之以愚蒙喬野相親聚而相閉塞者若何。彼諸歐人之以宮室園囿什器機器珍異奇偉相感視而相仿倣若何。吾國人之以荒陋粗頑困苦相感視而相遏塞若何。可以是推之。嗟夫。文明者富美之別名耳。野蠻者荒陋粗頑困苦之別名耳。若夫由富美而生盛強。由粗陋困苦而生危弱。祖孫父子生產自然。亦無事多爲譬引也。春秋中原土地幾何。人民幾何。其魯衛宋鄭陳蔡曹許滕薛杞莒土地幾何。人民幾何。而人才輩出。器物精美。工商繁盛。今一統之世。乃不能比之。是果何由。及觀今諸歐小國。而恍然于其故也。德自柏林。人口三百萬。外洋認王國之免痕。京民百餘萬。薩遜王國之參釐士頓。京民百萬。漢堡近海將百萬。立色市亦將百萬。法論近比之大都會。人民五十萬。佛蘭拂爲中央大市。人民六十萬。奪除多父市亦六十萬。滑敦伯王國之士篤吉京。民四十萬。他公侯邦京邑。二三十萬人之都會。無數十萬以上者。益不可數。吾遊至麻埃士拿公國。其公囿十五。大皆十里。長林麋鹿相望。離宮十五。皆明艷。其公私蓄三萬萬。其公夫人嫁資二萬萬。民藉其數萬萬。可大振工商業矣。且旣立邦。則有卿士大夫世爵千數。故遂爲工商走集。而民易

富聚也。易富聚。故宮館器物益精麗而文明愈盛。此適與吾國得一反比例也。德之貴族三十萬。貴族皆築大第。田連阡陌。不屑工商。業德今該撒威廉二世欲鼓勵工商。業一夕大宴三十萬之世爵。令各認一業。三十萬貴族乃盡以其大第廣田。質于銀行。而舉工商。業。故不年月而百工商業驟盛。則貴族繁多之力也。若美則反是。舉國平等。惟富是尙。全國惟總統與九部卿大理長數人稍爲貴異耳。故地方自治至精。尤以奢麗都美相尙。而務思新藝。營大工以自表異。而無有他物加其上。然美德皆以分治極精而收治效。其于中央必集權者亦必集之極密。故能使地方發達。以致其富。國力充健。以致其強。此誠古今最新異之政體。而美德幸遇而得分合之宜者也。假使吾國千五百縣。或此二百府。皆畧如德。每府各有貴族卿士大夫數百。縣如小邦。則百數其卿士大夫。游歷聘問。駐劄。其議員辨難。增長才識。以相灌輸。若何其宮室園囿器用之增華競美。若何工藝不求增而自增。商務不求大而自大。互相引進。富盛日升。以我二百之荷比一千七百之歪麻埃士。拿地球萬國。孰與京焉。雖德之聯邦。乃出天然。非可摹仿。吾更不可裂中國爲聯邦。但稍

師其意欲崇州郡之體制耳。吾此義乎舉今中國尙儉尙朴尙塞之舊俗固相反抑尙儉尙朴尙塞之俗也。乃老子所謂使民安其居樂其業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之治所謂爲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以致中國今日衰頹之效而適當一統閉關之時合行之也。若列國並立之時如魯衛晉齊楚秦宋鄭須才孔亟富強尤殷豈可復行此愚民之俗果若行之急亡而從淘汰耳。然則行省之區域省督之官制至疎極濶適以奉行此老學而與古春秋今歐美之治俗相反。今之欲議官制定行政區者亦可醒然悟矣。故行省粗制之反于求治必當剷除二也。

夫以省爲政區議員選舉亦必以政府爲選區。如以荷比爲一選舉區矣。如此大區萬國所無。且勢必首府盡得選權而各府必有不及舉者。則又不均矣。或且數府不得一議員將來必生大反對之禍。即使幸免而一府無選員則于國家不關切。或無以盡其地利亦大非代議攝影之意也。欲預救之苟不去行省之名義界限無可挽也。故行省之必當剷除三也。

凡官制疎通。則民事易舉。而民氣易揚。官制層多。遏抑阻攔。則民事難舉。民氣難揚。瑞士一切民皆舉議員。二十二村邑之上。卽爲國。德國諸小國。自邑以上。卽爲國矣。布加利牙人告我曰。自背突自立後。行一議院制。民自縣以上。卽至國矣。故百事且夕立。舉民氣大。揚工商大興。美自鄉邑以上。卽爲其聯邦之伯矣。故百政易舉。民氣易揚。工商大興。諸歐鄉邑以上爲州。亦僅二級。普則有三級。而政體權限不同。民事猶易達也。日本村市郡縣亦三級。若吾國省域旣大。自鄉至縣。有行二十日者。若自邊縣至省會。有四五十日者。而一切大事。昔者必縣上于府。府上于道。乃上于司。然後詳督撫。乃始上于政府。政府之下于民。亦必一切下督撫。而後由督撫飭司。札府。又待府札縣。而後下于民間。有司政事叢繁。又時疾病。豈能立辦。層層延擱。級級需時。費紙筆。敗人事。失機宜。甚矣。以當今萬國競爭之會。尤相反矣。今卽裁府。仍有司道縣之三級也。夫以諸歐國土之小。而又鐵路若網。電線電話如織。然而官區層級。猶若是其少也。吾國幅員至廣。地比全歐。鐵路電線電話。皆未通也。甚且馬車路未通。小民赴愬于令長。已若帝天。而行政官級。乃加累焉。民事談

何容易而上達。吾在瑞典，僱一僕而翌日行。其國例須外部發出境紙，乃夕間即得。若夫吾國請官出入口文憑發照者，不費千金，經三五月，豈可得哉？況外部乎？又如商律成一公司，須稟部派官查驗，試問雲南新疆之途，如何能走京師請部查驗乎？今工商林礦學校之業，例須稟告于督撫，或請願或存案，試問邊縣談何容易，走省會而爲之乎？若夫銀行爲理財之要，以一省立銀行，何能逮于月餘行程之鄉縣乎？是使民業難發揚也。是欲求富民而塞其門，絕其途也。孟子言治先定經界，今亦宜先整全國土田稅則，亦籌財大道也。今欲查戶口而不能措手，何況土田，由行省太大難辦故也。若析爲府縣而責辦之地，小猶易爲也。尤謬者，既多此行政之級，即因此級以定等差，即如學問，豈有等級，乃德聯邦小國，猶有一大學，美各州皆有十數大學，而吾以行省之大，十倍于德之聯邦也。昔爲屈于行省之故，乃亦不得名大學，而名爲高等學一府之大，尤當諸歐荷比丹挪諸國，乃亦屈于行政區級，僅設一中學，若縣則當德聯邦小國矣。更屈爲小學，即外人譯我者，以省當其州，道當其縣矣。府已屈譯爲一鄉，縣則無可比數矣。是因多設行政區級而屈

吾國民之資格也。故行省必當剷除者四也。

且既有行省之大。則必存道府分治之級。督撫雖極才。斷無力能治及邊府。緘悉之治。道府雖才賢。而地位名望皆卑。微上之不能直達于政府。下之不能奔走夫士。夫有所興作。欲請款而不能。欲舉措除革而不可。有所用人調遣。欲調派而不能。士大夫懷才抱能者。孰肯驅策于一道府哉。夫一道府治地之大。當荷比之國。大于丹挪焉。以中國曠莽之地。百利應興。百弊應除。而長官不能措一事。不易興革一事。不能請款。不能用一人。何以能治。今議汰道府。而又設觀察使。豈非必存多級。不得已者乎。一言蔽之。行省猶存。省督皆賢。不過使地方不亂。而爲曠莽之墟。不能改也。今萬國競爭之世。猶可以曠莽之墟。敵富強之鄰乎。故欲求緘悉之治。力行道之制。必當剷除省制。而後觀察使得有權以行政五也。

且行省未裁。則議局只有省而無道府。其于一道府公共之利害。固太疎矣。就閩粵論。潮瓊與廣。漳泉與福。潯甯與桂。溫臺與杭。語言迥殊。潮瓊漳泉。尤有獨立之資格。瓊獨處絕。

海。尤當獎勵。獨立。俾易于興利除害。若布加利牙。自立。驟易發達。此其明效大驗也。故不去行省。則人民層級太隔。議局太疎。濶而興利除害難。故行省之必宜剷除。六也。

萬國地方。稅只有二級。若三級。則極多矣。今既有鄉縣稅矣。而他日必復有道稅。若行省不裁。必當立行省地方稅矣。今雖未定省稅。而將來必當定行省地方稅。民力已困竭。何能供此四層稅之重剝乎。此尤萬難之事故。就民稅論之。行省之必應剷除。七也。

近議者多眷眷于省之舊制。決裁道府。而以都督直領州縣。是奇謬尤甚。蓋省督之專兵財。而中央不能集權。如故也。行省地大而治廣。易荒。令長官卑。而民氣不揚。如故也。諮議局之太疎。如故也。行省之遺害不改。更如上所云云也。近司道府已久。類贅。州縣大事。無不直達于督撫。若然。則今之治效已足矣。夫萬國內部。豈有領分治之政區百餘者。行政大區。豈聞領分治之區百餘者。今各省吏議。已言浙之于溫處。閩之于汀漳。蘇之于徐淮。力實不達。况新疆之于喀什噶爾乎。四川民政長張培爵。力言省地遼濶。縣治太遠。裁道府。後鞭長莫及。盜賊益盛。吏治益難。民苦莫訴。言極深切。此實創說者之淺于閱歷。

致一時誤于奉。行今不得已。補救之以道。則何如勿裁府乎。其不可行。殆不待駁也。行省之必應剷除。八也。

議者又欲以省督兵財之權。歸之各部。別設總監。或名民政長。仍領諸司。專地方之行政。則省地太廣。治大而荒。令長官卑。民氣難揚。于求治之意。仍相反也。況行省之名義界限未除。而亂危中國。如故也。諮議局之太疎。如故也。故吾無論都督應裁否也。而行省最應根本剷除。九也。

夫省都督之制。大害如此。行省大區之大害如彼。今則割據自立。幾亡中國。遂至若是。考古今審中外。未聞有省督之爲善。然而不剷除者。是欲中國之速亡也。卽不裁去督制。亦必當舉行省之名目界限掃除之。政府議院者。深明省之爲害而立廢之。則都督自立割據之大害。立可銷除。中國庶幾統一。而存生命焉。雖使舜禹復生。俾士麥復起。爲中國計。不能易吾言也。

存府議

若政府議院皆知省之爲害而立廢之。則都督之自立。卽隨之而消除。永絕割據之大害。深得一統之良規矣。至是時以何爲行政區乎。政以緘悉爲尙。則如英日以縣爲行政區。可乎。無如吾國至大爲縣。凡一千五百餘。繁瑣已甚。乃不能行也。省旣廢矣。縣不可行。然則較量于道與府。以爲行政區。孰宜乎。竊以爲道創在明世。乃軍政區。上控區。而非民政區也。試比較之。則知自古以府爲行政區。無以易也。

一則府直州之區域。乃地理之天然區域也。吾國之地。山水迴互。甚類歐土。誠大地之佳所。非若美洲印度之萬里平原也。又非若埃及突厥波斯之萬里沙漠也。自直隸河南奉天。有一二千里之大原。此外山河表裏。率以三數百里爲一區域。故吾千年之州郡。卽由是而劃焉。吾粵人也。以粵言之。潮州臨海。山水自爲一區。故風俗語言。亦自爲風氣。惠州環東江。自爲一區。故風俗語言。自爲風氣。嘉應州雖小而近嶺。風俗語言。亦自爲風氣。瓊州與雷州對海。而語言風俗不同。各自爲風氣。卽連州韶州。語言風俗亦不同。此歷朝劃

州境所由來也。夫人類視語言風俗相合者爲相親，不相合者不能親，乃人之情也。故在海外華僑中，有四邑會館、新會、新甯、恩平、開平爲之，有三邑會館、南海、番禺、順德爲之，而肇慶之鶴山多附于三邑焉。三邑與四邑常不和而相爭，甚至有閉關絕市之事。夫新會、新甯與南海、番禺皆廣府也，恩平、開平與鶴山皆肇慶也，而其相親合與相反攻者，乃適得其反。則以語言風俗相同相異故也。今若不以府爲區而廢之，但從道乎，則以何地爲都會，凡長官所駐、百司所集、爲議局所設，卽占最優之地，強惠嘉以就，潮強雷以就，瓊皆非人情所樂也。昔張之洞爲粵督，提各府之金錢以爲廣雅書院，而所便益者，廣人爲多。則邊府怨焉。民國旣建，都會之地，所以開學校、闢工場、惠商賈、修道路、治河渠，用人材，皆必在其都會之地，非大治後，不能有餘力至于他郡。此乃先後不得已之勢也。然若是，則首府常占利益，而邊地難以發達。國家均視地方，豈有親疎，豈可令邊府不發達乎？國家有邊地而輕棄之，豈治國之宜哉。

且卽強語言風俗不同者而合之，則利害各殊，得失各異。故首府與邊府人多不和。若舉

議員以道爲區則如惠潮嘉道也。議員必盡爲潮人所得。惠嘉人豈能甘心乎。設各學于潮而惠嘉人語言不通。離親戚。裹餼糧。千里負笈至潮焉。惠嘉人能無怨乎。又今民國吏仕其鄉。然仕官必益首都之人。而邊遠人不便于千里從官。又不能無怨矣。不均不和則爭亂起矣。否亦情疎濶而不關切。則治難矣。夫建行政之區以爲民也。令民不和不均。又豈爲民之宜哉。故以道爲政區。則惠潮嘉道爲一區。南韶連道爲一區。雷瓊道爲一區。已犯邊民難發達。各府民不和均之弊矣。推之各省。當亦同。夫經此大變而得改政區矣。則何爲不止于至善而復因陋就簡。以再誤民何爲乎。若以一州府爲一行政區。如惠州潮州嘉應州瓊州雷州連州韶州各自爲政。各開議局。而議其得失利害。語言同則謀議便。風俗同則舉行易。關切同則利害一。興味深。故依地理天然之域以爲行政之區。必不可改矣。惟府州能之。若道則不能。

二則府之區域乃行政之適宜區域也。每府直州屬縣多以十計。少則三四。自邊遠外。每府地方率二三百里。若徧開馬路。可二三日程而畢。達以通道路而便運輸。以計戶口而

行。選。舉。以。量。土。田。而。清。臺。帳。以。製。圖。實。而。明。地。理。以。闢。山。林。而。舉。農。林。牧。礦。以。開。水。利。而。導。河。渠。漁。稻。以。阜。都。市。而。豐。工。藝。商。貨。皆。非。地。小。道。近。二。三。日。程。者。不。能。舉。行。其。尤。要。者。開。銀。行。以。興。商。市。勸。農。工。若。數。府。之。地。則。徒。益。首。都。而。邊。府。必。失。利。權。邊。縣。遠。鄉。市。中。以。時。之。要。需。必。無。從。而。應。之。尤。非。所。以。闢。地。利。阜。民。生。也。夫。舉。大。政。者。必。待。大。權。故。非。劃。府。爲。行。政。區。以。漢。太。守。唐。刺。史。宋。知。州。近。時。巡。撫。例。予。以。高。秩。重。權。設。以。議。局。則。不。能。舉。也。蓋。有。高。秩。重。權。以。指。揮。行。政。辟。舉。官。僚。有。專。議。局。以。監。督。工。程。籌。措。款。項。有。銀。行。以。發。行。公。債。通。裕。金。融。而。後。大。政。克。舉。也。若。以。道。爲。之。則。設。大。吏。同。予。大。權。同。設。議。局。同。然。以。數。大。吏。數。大。權。數。議。局。分。辦。之。與。以。一。大。吏。一。重。權。一。議。局。合。辦。之。其。效。之。難。易。疎。密。遲。速。卽。可。因。其。地。之。大。小。民。之。多。寡。而。比。例。計。之。故。在。府。易。辦。者。至。道。之。大。則。難。數。倍。在。府。辦。之。甚。密。者。在。道。辦。之。則。極。粗。疎。在。府。辦。之。可。期。速。成。者。在。道。辦。之。則。告。成。無。日。今。經。大。亂。後。欲。阜。民。生。而。舉。新。政。豈。可。令。其。粗。疎。遲。難。哉。則。惟。府。爲。宜。道。不。宜。也。

原夫自明以來。政區之界。大之爲省。小之爲縣。中之爲府。而道非以爲政區也。但以省治

過大。特設按察副使僉事。以爲上控區。特設參政參議之兵備道。與總兵同駐。以爲軍政區。故其地鳩合數府。多控邊要。今法國之小。猶有上控區廿四。然則以道爲上控區。爲太疎矣。吾國之府。原備覆審。則以一府爲上控區。稍得其宜。而道握要區。最宜爲軍政區者。也。每道徵兵。各成一師團。則吾國有百鎮重兵。可以建威銷萌矣。今理財未成。每道每年先練一旅團。漸成師團。可也。若以之爲行政區。則從古無之。以從古皆以州郡爲政區也。若唐之道。同于漢之州。卽今之省也。與今之道。實不同也。今以道爲軍政區。軍民旣分。其都督領兵者。卽改領其道之兵。可也。宋時分軍九十餘。今照行之。可也。其有要區重鎮。則可兼統諸都督。名爲大都督。是在擇地而施。擇人而用之。若以爲行政區。則雜揉數府。兼按數天然之區域。語言風俗多不同。施之行政。施之合議。阻礙極多。竊期期以爲不可行也。夫行政之區。宜至密。而縣治千五百。則太繁。不可行道。治兼雜諸府。又太雜。不能治。然則廢省之後。舍府無由也。近考之漢唐宋之舊制。旣同。遠徵之英法意普日本荷比奧瑞之州域。而無少異。然則以府爲行政區。無以易矣。



教説

中國學會報題詞

蠶人之機體有耳目手足能持行運動而無心知靈覺則可謂之人矣。若是者電氣之爲傀儡者足矣。共和有政府議院政黨國民摹歐鉤美以爲政治風俗而無其教以爲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謂之國矣。乎若然則今中國之所謂共和者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矣。隋煬帝之陳大會以示突厥也。飾錦繡于林樹以爲花。棄果物于地以炫富。突厥人隱隱窺之。曰中國誠富矣。奈何吾來之道多餓李也。今易服改曆官名盡易。大宴則陳西食男女亂舞。嗒嗒無極。共和平等是法。是則舉凡中國數千年之舊制舊學舊俗皆草薙而禽獮之。以爲歐美之治在斯乎。則猶太印度之人。今豈非盡爲歐美俗乎。然且猶太印度猶有其舊教在。而不肯舍以從人也。今我邦人則盡吾國之教化而棄之。則印度猶太之不若。而惟墨西哥人是師也。墨之滅于班也。葛爹盡焚墨之文字圖畫而使墨人惟班制班學之。從今墨面目而心魂班矣。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人奈何師之。

夫立國之道。本末精粗。其運各有在矣。吾中國以文明號于大地者也。吾之教化哲學。爲歐美人所稱久矣。數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數十年之貧弱屈也。吾何以能爲萬里一統之大國。吾何以能爲四萬萬人同居之大族。吾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若埃及乎。則文明久滅矣。希臘乎。則人種久絕矣。波斯乎。久爲回教所散矣。印度乎。久爲異教異族所範矣。惟我中國。則五千年光大宏巨。長久而無恙。自歐人後起。外大地古國乎。惟我中國而已。其所由得此之故。吾國人不可不深長思矣。雖政治物質之末。遜于歐人。而自有國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敝矣。

夫所謂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倫物理。國政天道。本末精粗。無一而不舉也。其爲禮也。陳之以三統。忠質文之迭代也。其變易也。通之以三世。據亂升平。太平之時出也。體之以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張之以禮義廉恥。而國維不敗。推心于親親。仁民愛物。則仁覆天下矣。立本于事天。養心盡性。則天人一致矣。其直指本心。至誠無息。必自慎獨發之。無使隱微之有餒也。其原本天命。上帝臨汝。則必自照臨。

有。赫。無。使。且。明。之。貳。心。也。自。其。中。庸。言。之。則。以。人。爲。道。被。服。別。聲。飲。食。男。女。不。離。人。以。爲。道。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自。其。深。微。言。之。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而。知。鬼。神。之。情。狀。故。自。鬼。神。山。川。昆。虫。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善。夫。莊。生。之。尊。孔。子。爲。神。明。聖。王。也。曰。本。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闕。其。運。無。乎。不。在。故。據。一。端。執。一。說。以。論。孔。子。者。若。戴。五。色。之。鏡。以。論。日。月。之。青。黃。也。如。測。渾。天。之。儀。以。論。恒。星。游。星。之。形。體。也。其。茫。茫。無。覩。不。待。言。矣。吾。窺。月。于。柏。林。見。月。二。百。七。十。分。之。一。有。沙。石。之。圍。于。綠。草。焉。吾。窺。火。星。于。巴。黎。見。其。冰。海。與。雲。氣。焉。世。衰。道。微。並。棄。渾。儀。孰。能。見。孔。子。之。大。哉。然。若。能。窺。二。百。七。十。分。之。一。則。孔。子。之。真。自。在。也。

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隳。斃。禮。俗。變。易。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耗。矣。哀。哉。中。國。之。不。爲。墨。西。哥。者。僅。矣。蓋。國。魂。死。矣。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亡。莫。大。于。國。魂。亡。而。國。亡。女。之。意。大。利。不。亡。于。奧。乎。而。國。魂。不。亡。則。今。復。立。國。而。再。強。塞。維。種。不。已。亡。乎。而。國。魂。不。亡。

(三)

則今塞維布加利牙再立國而再強若墨西哥者雖使復弱亦不過爲班人耳嗚呼哀哉我同胞曷爲而甘自亡其國魂

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視民視革命乃吾中國最尋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舉中國數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紀綱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禮俗革命人心革命國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無依茫茫無所適徃徃無所之游魂太空風雨飄搖之雷霆或震絕命是期歐服歐曆徒爲棺槨之儀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于斯乎

嗟乎民者冥也短于通識乏于深慮不足責也若我大夫君子祁祁庶士莘莘胄子則宜有通識者也宜保存國魂者也登極而號呼曰梟我國魂兮盍歸乎來則吾教化紀綱道揆法守禮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

英人勃拉斯之論美國共和當以道德物質爲先而政治其後也今國人乃尊其輕者而棄其重者何其反哉物質固中國所宜急有事也吾嘗爲物質救國論已十年矣而世莫

之。知。莫。之。行。若。今。茲。之。病。則。尤。以。道。德。爲。重。矣。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且。吾。國。人。勿。論。亡。國。否。乎。其。不。爲。洪。水。猛。獸。者。幾。希。諸。君。子。怒。焉。憂。之。于。是。有。中。國。學。會。之。設。搜。集。國。粹。以。文。會。友。其。于。補。教。化。存。禮。俗。守。道。揆。正。人。心。其。有。意。乎。鄙。人。聞。之。贊。歎。懼。忤。于。斯。文。之。或。未。墜。也。不。揣。固。陋。願。以。所。知。貢。其。誠。焉。竊。謂。諸。君。子。無。意。于。保。中。國。則。已。也。諸。君。子。而。有。意。保。中。國。則。不。可。不。先。保。中。國。魂。也。中。國。之。魂。維。何。孔。子。之。教。是。也。竊。聞。諸。君。子。未。嘗。不。尊。孔。也。但。所。以。尊。孔。者。不。尊。爲。教。主。也。或。如。今。妄。人。之。言。謂。之。曰。大。政。治。家。謂。之。曰。大。教。育。家。謂。之。曰。大。哲。學。家。夫。政。治。教。育。哲。學。乃。所。謂。一。器。一。能。莊。子。所。謂。耳。目。鼻。口。各。明。一。用。不。能。相。通。不。能。見。天。地。之。容。聖。人。之。大。闡。而。不。明。鬱。而。不。發。道。術。遂。爲。天。下。裂。是。未。具。體。之。人。合。萬。國。中。車。載。斗。量。何。足。尊。哉。彼。知。哲。學。知。教。育。知。政。治。而。謂。孔。子。爲。其。一。家。者。誠。所。謂。戴。五。色。之。眼。鏡。而。謂。月。日。之。色。爲。青。黃。者。也。播。糠。眯。目。而。謂。無。天。地。豈。不。大。妄。哉。降。教。主。革。聖。號。而。爲。一。業。之。名。家。此。真。謗。聖。之。蜚。言。毀。教。之。詭。術。不。可。不。疾。呼。而。明。辨。也。孔。子。爲。中。國。改。

(五)

制之教。主爲創教之神明。聖王孔子以前之道術。則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後之教化。則吾中國人飲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矯首頓足無一不在孔子範圍中也。豈惟中國東亞皆然。若日本之強。以歐美之政治物質爲其皮膚。以孔子之教爲其神骨者。也。今日本人家誦論語國尊儒學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知而廢棄之。若廢棄孔子。則中國之教化盡矣。父不父子不夫不夫婦不婦。則無以爲家。行不知所行。言不知所言。立不知所立。則無以爲身。倂倂何之。茫茫何適。不知所師從。不知所效法。則無以爲心。若夫紀綱蕩掃禮俗。凌夷國無以爲國。則成效可觀矣。夫至四萬萬之人行。不知所往。言不知所從。倂倂何之。茫茫無適。是謂之喪心病狂。國爲離魂。夫至于舉國離魂。喪心病狂。而日蒙之以歐美之皮毛。即使染爲碧瞳粉成白面。飾成金髮。而曰吾爲歐美人矣。人無不大笑之。卽爲歐美人。而若班葡之危弱。墨中南美之亂暴。奚取焉。

且夫人之爲道。必有信從。而後可安可樂也。其信從者。必尊之敬之。至極而後

深入乎人心焉。我之古人猶太之古人歐洲之古人皆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上帝臨汝也。乃以教主配其上。帝專一無二至尊至敬。人民信從之。于是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彼歐美人去其君父之拜跪。去其君父祠墓之祭。欲使其專一于上帝與教主也。若曰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而已。則何足尊。且何能配上帝而信之尊之哉。

今欲救吾國人于洪水中。必先起其道德之心。必先生其畏敬之念。必使有所至誠至敬。然後其言可信也。其行可則也。有可尊信之言。有可服從之行。而後吾國民安之。乃不放僻恣肆。乃爲人道而不爲禽獸在此也。然則吾國人而求可以尊敬服從者。奚在乎佛言微妙矣。然澆漫多出世之言。但以罪福服蒙藏人可也。施之中國人則未盡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罪施之歐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國能盡廢祠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吾有自產之教主。有本末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之教主。有繫吾國魂之教主。曰孔子者。吾四萬萬人至誠至敬尊之信之。服其言行。行其行。通其變。身心有依。國魂有歸。庶幾不爲喪心病狂之人。然後能人。其人道其道。國魂不亡。國形乃存。然後被以歐

美。之。物。質。擇。乎。歐。美。之。政。治。或。不。亡。耶。且。由。此。而。致。強。可。也。此。則。鄙。人。疇。昔。變。法。之。志。本。末。先。後。之。序。諸。君。子。或。不。訶。其。大。愚。耶。

吾。今。敬。告。諸。君。子。諸。君。子。欲。不。亡。中。國。乎。必。自。至。誠。至。敬。尊。孔。子。爲。教。主。始。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否。則。雜。學。而。無。當。也。其。諸。君。子。有。採。于。鄙。言。歟。速。張。孔。教。中。國。猶。有。望。也。若。不。求。本。原。依。阿。爲。名。而。已。則。剪。綵。爲。花。不。久。卽。悴。泛。舟。中。流。終。無。所。屆。其。以。度。方。今。之。大。變。危。乎。岌。岌。哉。終。亦。淪。胥。而。已。則。斯。會。也。于。中。國。奚。有。焉。諸。君。子。其。忍。出。此。乎。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正。月。六。日。康。有。爲。

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
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
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尹文子
大道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論衡
講端

右少正卯創教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
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
滕文

右許行創教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
盡心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右子莫創教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

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史記貨殖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孟子告子

右白圭創教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

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

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孟子滕文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孟子盡心

右陳仲子創教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

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漢書藝文志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殛垂以爲民先別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潰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

薄葬閑服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汜論訓

右墨家創教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漢書藝文志

老子者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頹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卒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

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子乎見子終日嚶而隘不嗻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莊子
庚桑

常縱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

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說苑
敬慎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呂氏春
秋精論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
汜論訓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私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列子
楊朱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

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僕脊管高於項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

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淮南子
精神訓

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莊子逍
遙游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

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莊子田
子方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一四)

尹曰是絕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莊子 達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韓非子 解老

呂氏春秋必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 憲問

以德報怨其學出於老子

右道家創教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

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漢書文志

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蓄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

生焉

淮南要略

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

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

不知

鹽鐵論非鞅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

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韓非子定法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

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孔子改制考 周未諸子並起制法考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墾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

名之書生焉

淮南子
要略訓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列子
力命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

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呂氏春秋離爾

右法家創教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所譬以守白辯

公孫龍子跡府

或問公孫龍說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法言吾子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

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尹文子大道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高梧而暝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右名家創教

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漢書藝文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誕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並同上

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

五經通義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莊子應帝王

右陰陽家創教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
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諛而棄

其信

漢書藝文志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
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

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儀秦學夫鬼谷術而習夫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

法言淵騫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

鹽鐵論褒賢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滕文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右縱橫家創教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漢書藝文志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繆蟻皆是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荀子議兵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鹽鐵論非鞅

右兵家創教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

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漢書藝文志

右附錄諸家創教緒論

改制考卷二終

孔子改制考 周未諸子並起創教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諸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卷三

南海康有爲廣夏撰

(〇五)

墨子改制

管子改制

晏子改制

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子改制

宋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改制

許子改制

白圭改制

騶子改制

公孫龍改制

鄧析改制

林既改制

商君申子韓非子改制

孔子改制之說自今學廢沒古學盛行後迷惑人心人多疑之吾今不與言孔子請攷諸子請子何一不改制哉後世風俗法密如網天下皆俯首奉法無敢妄作者然江充之見武帝紗縠禪衣禪纒步搖飛翮之英雋不疑之見暴勝之冠進賢冠褒衣博帶宋世司馬公朱子尙自製深衣明張鳳翼尙以菊花繡衣謁巡撫則儒服之創何異哉其他懸爲虛論待之後王則有若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日知錄更何足言乎今揭諸子改制之說諸子之改制明況大聖制作之孔子坐瞻亂世忍不損益廢而反之正乎知我罪我惟義所在固非曲士夏蟲所能知矣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滲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墨子節葬

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無及泉上無通臭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

同上

不久哭而疾從事宜孟子以爲薄而無父矣荀子以爲知用而不知文誠切中其病

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

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洸則語之非樂非命國

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墨子魯問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

三日當爲三月

子墨子曰子以

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謂櫛者不恭也

墨子公孟

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軻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燼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制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墨子節葬

堂高三尺土培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噉土刑糲梁之食菽藿之羹夏日葛衣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墨子
佚文

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
汜論

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無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不使民

蚤處家而可以倍與

墨子
節用

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苴磬以力湛濁於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

墨子
非樂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臯。

人之責任。誰使之然。昔伊尹以爲天使之也。以仁爲任。民智未開。則覺其愚。民有患難。則同其凶。故一在覺民。一在救民。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曰天生。故不曰國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則直隸于天。人人皆獨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親。如兄弟然。但生身有先後。故知覺有先後。而其同有知覺。同宜覺其後知後覺。則一也。人不知斯民同爲天生之同胞。則疎之遠之。視人之臞瘠困苦患難。漠不憂心。如知其同出于天。爲大同胞大同氣。如幼弟然。則愚冥安得不教之。其不被已之友

愛。安得不引爲己過。此堯舜之道。伊尹之任。並非過爲也。乃其知覺如此爾。凡物之有無是非得失從違。皆視其所覺。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侖。則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自漠然無所憂心。今萬國交通。各國戰事。畢陳報上。則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得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烟漲天。頭顱遍野。爲之惻傷。推之火土。諸星之生人。吾地上人。漠然無。若能見覺。同此惻傷。自此外而推之。諸天內而推之。微生物。莫不皆然。若皆覺其旋轉呼號。知其呻吟痛楚。應皆惻然。故病狂者。雖親喪而言笑自如。無所覺故也。況于家國。彼何關痛癢焉。故愚夫只養一身。或養一家。或營一職。甚者一身之中。僅養一體。蓋覺性極小。彼盡力以奉覺性之命。故也。若能知天民之任。自有惻然于大同胞。而日思覺之救之。其不能覺不能救。則引爲己罪者。故人人如何。只視所覺。堯舜伊尹孔子孟子之覺。與常人不同故耳。先師

朱京卿

諱次琦字子襄

曰。天生人耳目手足與物殊。便當盡人之任。天生我聰明才力。過于

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爲斯民計耳。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若自私其才力聰明。

則是負天生我之厚恩。故人當以伊尹之任爲法。若其非道非義。天下弗顧。千驪弗視。一介弗取。一介弗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要皆以仁潔身。要于行堯舜之道。以覺民救民而止。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爲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爲撥亂世君主之聖。皆推不忍之性以爲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爲人矩者。孔子祖述憲章。以爲後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爲中國也。其相去千餘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簡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乃孟子特義。

(八一)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爲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爲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豪傑之資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自立進取。乃人生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何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雖則爲無力人矣。力能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癡談

爲苦惱之。萬原是豈入造地設而無可振救歟。而普觀大地禽獸之多。固無可言。卽論女身。實居生民之半。而寒門窮子。邊蠻奴隸。又占男子十分之七八。若爲帝王巨富華族高門之胎者。舉世無幾也。嗚呼。悲憫之仁人。若之何爲茲少數而坐令無涯多數之人物。同罹無量之厄災。而不思所以救之。歟。抑無術歟。得非數千年聖哲仁人之大恥歟。

夭折之苦

人之生也。壽夭無常。雖曰有命。蓋亦有人事不修者焉。呱呱墮地。只有啼泣。若預知人生之患苦哉。然人之有苦。生于有知。嬰孩無知。雖使隕于母胎。天子襁褓。啜氣欲絕。豈識患苦。若自髫髻以上。比及壯年。知識日開。聰明日長。六親日固。鄉里情深。父母伯叔。含哺而抱持。兄弟姊妹。扶挾而游戲。或妻妾新婚。好歡初合。或子女幼妙。提携方殷。讀書方有志于古。今學問更激切于時事。文章方望其長。進學業尤遲其克。成或辛苦著述。而欲親觀其汗青。或經營功業。而指垂成于旦夕。卽或耕田力穡。望其有秋。服賈經商。期其獲利。若夫良工創器。慘淡于精思。將士力征。唾手于破敵。或壯士報仇。忠臣赴難。扼腕瞋目。志在

必成。一旦藥石無靈。天年中。天志事皆敗。學術無成。功業夭枉。身名埋歿。遠志屈于短年。雄心埋于坏土。苟非上士學道。視死生爲旦暮者。能不悲哉。若中人以下。泣別六親。顧念鄉里。念老父慈母罔極之恩。不能報養。顧寡妻幼子伶俚之苦。誰爲哀憐。良朋走視而咨嗟。兄弟相持而涕泣。文書則付之炬火。琴劍則空自摩挲。其或家無次丁。父母望其嗣續。室徒四壁。妻兒待以爲生。忽際重病。彌留共知不起。老親垂涕而來握其手。妻子號泣而環跪于床。父母吁嗟痛若。敖之鬼不祀。妻子哀啼恐溝壑之餓不遠。或乃指某兒當醫爲奴婢。某子當送與僧尼。骨肉化離。死後立散。當此時也。鐵石爲肝。爲之腸斷。況爲人類。本自多情。結合已深。補救無術。艱難撒手。遺恨終天。腸九轉而猶迴。魂一叫而遂絕。其與閨婦別。士怨曠而芻身。倩女懷春。黯傷而離魂。皆目瞑爲難。鬼靈不死。永結愁思之夢。長居離恨之天。惋其傷焉。何嗟及矣。即使富連阡。陌貴爲帝王。而田園之牙籌難捨。山河之蕪樂方酣。猶欲延術士以問長生。求神仙而希不死。若至玉棺下。墜金丹無靈。淒涼掩袖。擁美人而悲歌。悲咽銅臺。念分香而啜泣。蓋天折之苦。人生最傷。此洪範所以夭折冠六極。

之顛也。究其原因。或生事不完。或感時病疫。或無力攝衛。或傳種短惡。或傷生太過。以斯之故。坐至天殤。拯救此因。亦非無術。今各國政日改良。天民歲少矣。豈可令普天衆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遭罹此極歟。

廢疾之苦

舉日月星辰雲露之偉麗。山川林野海岳之壯觀。宮室園囿池沼之清娛。花草虫魚鳥獸之絢爛。機器用物之奇巧。錦繡珠玉之輝煌。凡數千年文明之物。全大地奇偉之工。撫其器而不見其形。摩其物而不知其象。斯亦最可憐者哉。甚乃父母妻子兄弟之親。日熟其聲音。而終身不知其容貌。豈非最可哀之事耶。若懷抱莫白。至親不能交一言。盤辟蹠蹠。企跂不能行一步。廣坐交言而不覺。疾雷破山而不聞。凡此瞽暗聵跛。受生何虧。耳目口足。人人所共有之官也。而彼獨缺之。視聽言行人人所同享之福。而彼獨不得與焉。夫聰如師曠。德若王駘。醫若龐公。皆負絕異之才。而猶不免形體不全也。嗚呼。此天之憾也。更有身被大癘。手足拳攣。肢體蹠蹠。面目赤腫。親戚斷絕。荒島流連。窺井仰天。痛惻肺腑。或

(三)

由傳種之惡。或感疫癘之毒。雖以再耕之賢。猶不免歌芟苜也。此爲廢疾之最苦痛者矣。若夫跣踈。贅疣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眉高于頂。肉贅指天。或手足斷殘。支離其身。侏儒短小。不齊于人。天之生是耶。均爲天民。彼何獨廢缺而不全。陰陽之氣有沴耶。乃無以補其憾事歟。人既有廢疾。傳種亦然。吾有僕張福。缺其唇者。其女唇亦缺。其子亦缺。而其孫復缺也。肺癆之疾亦然。吾門人陳千秋。通父者。絕代才也。爲吾門冠。年二十六。以肺癆卒。吾哭之慟。傷傳道之無人焉。蓋其母有肺癆也。如其傳種何哉。凡有廢疾者。愛莫助之。豈非天人之大憾歟。

蠻野之苦

苟爲連州之猺人。耶爲瓊州之黎人。耶爲臺灣之生番。耶爲廣西貴州之苗人。狃人。狃人。林人。耶爲雲南騰越之野人。毛人。耶爲印度之島人。耶爲美洲之烟剪人。耶爲歐洲之氣他那人。唼氏人。陰蘭人。耶爲非洲之黑人。耶腰圍片布。頭插羽毛。耳鼻鑿孔。足胫若鐵。赤身無衣。熏鼠以食。雜臥于地。牛豕同藉。日晒糞蒸。面黑如脂。穴處巢棲。結繩爲識。刻全木

以爲舟。取魚蝦以生。食窺鳥發。彈射獸分。殺人竿首。以多示力。奪女淫于野。藉草爲席。是雖爲人。去犬羊不遠。性命朝夕不保。同當大地開闢之後。雜處文明國土之間。飛樓四十層以侵天。鐵道貫線百數十里。以縮地。禮樂文章。縛若霞繡。而尙有此原人之俗。如在數千年杯杯榛榛之前。豈不哀哉。卽進而上之。西藏廓爾喀布丹哲孟雄之蠻人。南洋諸島巫來由之種。暹羅安南之諸蠻。屋高可俛窺。編萑竹以爲瓦棟。雜處于牛羊雞豕。潦糞臭穢之中。酷日蒸之。搏飯而食。圍布而飾。雖其王者及其后妃。赤足無屐。席地坐食。略知文字。無所知識。皈依佛。回度引無力。享受無量之苦。難而終無慈航。普拯其溺也。若冰海之冰人。穴于冰中。衣皮飲鯨。掘鼠食之。其視歐美之民。廣廈細旃。饕飲精潔。園囿樂游。香花飛屑。均爲人也。何相去之遠哉。不均不平。豈至治之世耶。

邊地之苦

但以中國言之。今自蒙古新疆東三省之民俗。或蒙游牧之舊。羶肉酪漿。以充飢渴。氈裘穹帳。以爲居服。及鮮卑之土人。使鹿使犬。費雅喀諸部。反皮踏雪。臥地熏炭。父子兄弟夫

(五二)

婦。叔。嫂。席。炕。炙。火。雜。居。于。大。蚊。牛。糞。之。下。大。風。飛。塵。則。驟。馬。之。糞。與。人。糞。充。塞。耳。鼻。斯。則。大。河。南。北。且。有。然。矣。山。西。且。有。陶。復。陶。穴。之。俗。雖。富。家。爲。屋。數。十。進。亦。穴。地。中。其。貧。者。架。草。爲。棚。編。草。爲。裳。日。得。數。錢。食。餒。餒。數。枚。殷。然。果。腹。臥。草。終。日。陶。然。復。爲。夫。婦。之。權。矣。其。富。者。開。酒。麵。之。房。修。牛。馬。之。槽。坦。然。極。天。人。之。樂。世。間。無。復。餘。事。矣。此。大。江。以。北。各。邊。皆。然。若。南。方。則。自。滇。黔。之。間。湘。粵。之。鄙。閩。徽。江。介。之。僻。縣。編。竹。爲。屋。飼。豕。如。人。種。稻。數。邱。薯。芋。代。食。以。其。鄉。縣。號。稱。中。國。荷。擔。赴。市。行。數。十。里。十。日。一。見。黃。雞。三。日。一。見。白。豕。奉。巫。覡。以。爲。神。尊。監。生。以。爲。君。學。問。止。于。論。語。書。藉。且。以。充。薪。官。遠。不。及。強。姓。主。盟。有。不。從。者。撻。伐。大。申。于。是。一。鄉。自。爲。一。國。一。姓。自。爲。一。群。以。衆。暴。寡。以。強。凌。弱。牽。隣。之。牛。割。隣。之。禾。視。爲。固。然。窮。鄉。小。姓。亦。遂。憤。起。教。子。姓。咸。以。拳。技。相。尙。集。公。貨。咸。以。刀。槍。爲。事。少。有。鬪。爭。合。群。而。出。有。偷。退。者。衆。治。其。罪。溺。之。于。水。以。警。大。衆。如。斯。巴。達。之。治。兵。以。雄。于。深。山。窮。鄉。者。蓋。閩。粵。皆。然。也。否。則。率。衆。行。劫。置。蠱。暗。害。也。兄。弟。共。妻。贅。客。無。礙。蓋。有。苗。之。餘。風。而。至。今。尙。不。殄。焉。其。有。志。士。欲。爲。學。問。講。書。無。所。求。師。無。從。道。里。遼。隔。舟。車。罕。通。百。里。視。爲。遠。途。

漢書以爲僻書。其至京師。多以數月。其至省會。亦數十日。苟非興廉舉。孝。蓋無有到京師者焉。故其愚鄙。終古不開。以明世之七篇五府。爲方今之政體。以小說之封神水滸三國。爲不二之典。謨其視彼都人士。裘馬麗都。林齋幽艷。珊瑚玉珮。冉冉衣香。樂玩備中外。飲食窮水陸。雖不極談大地。而能通古今。雖不窮極人天。而能知名理。又何遠也。卽歐美諸國。近號升平。而吾見其工人取煤熏炭。則面黑如墨。沾體塗足。則手汚若泥。自以其所耕之地。大于中國。求肉不得。醉酒臥地。執婦女而牽笑。若愛爾蘭之小兒。赤足臥地。雜于羊豕。倫敦乞婦。牽車索食。擲以皮骨。俛拾于地。甘之如飴。若德俄奧之北鄙。瑞典那威之雪界。葡班之窮民。此則與中國蒙古東三省之窮民。同其苦患。若西班牙之氣他那人。今猶穴處于迦憐拿大故都也。蓋可哀憐矣。夫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爲之不樂。今向隅而泣者。不止居其大半。然則滿堂飲酒者。其爲樂耶。否耶。

奴婢之苦

強弱貧富之操縱人類。亦甚矣哉。均是圓顛方趾之人。同爲民也。而以貧見鬻。或以弱被

(七二)

擄者則男爲奴女爲婢矣。或投治不幸爲奴子者則終其身爲奴不得齒于人數焉。主人好惡性氣難識終身執役飢不得食夜不得息喜而賞之殘杯冷炙執爨負薪荷重惕息跪而脫履立而倚壁洗衣刷地捧盤執席爲灑爲掃或耕或織小不如意呵譴笞撻側媚跪而甚則踢殺老者優養奴則異是少主童冲肅恭奉侍雖在耄耋不免鞭撻叩首謝罪退莫呻噫子子孫孫世襲爲隸雖有聖智不許官仕抑不得學不能識字其有忠賢爲主盡死號爲義僕稱之而已不得同食不廁人列名分當然無可升拔凡有死節朝有贈爵若爲奴隸不恤義烈聖有謨訓褒賢貶惡不幸爲奴墮如禽豚若其奴婢賤辱由人主婦之慈破被殘羹主婦之酷鉗炙烙身飢不許食與死爲隣未明早起掃地開門汲水作息井臼并身米鹽瑣碎雞虫得失深夜不息頭睡觸壁主婦大呵雷霆霹靂夕而鋪床掃帳安席奉烟搥骨勤身竭力少女嬌傲曲腰承足小兒病啼襁負作役指背撫搔竟夜供職少主淫虐誘奸恐嚇強僕交加強奸迫勒不敢不從強忍是極主人知之鞭責千百鎖之空房賣之山客或鬻作妓聽其所極投水懸梁求死不得嗚呼慘酷所不忍述世雖承平

身當亂酷。上天之生奴婢。亦人以何理。義降此苦。辛不幸爲奴。永永沉淪。

第二章 天災之苦

水旱飢荒之苦

歲之有水旱豐穰。天之行也。未有能免之者矣。雖水防未修。溝洫不開。樹木不多。宜洩無自。不能調變。陰陽然。天行之劇。亦有平地涌水。大旱累年者焉。故當潦水之大。洪流萬頃。浩浩懷山襄陵。旱荒之甚。赤地千里。漠漠草樹盡枯。哀彼農民。勞種而無少穫。舉家動動。終歲不休。而入口嗷嗷。粒食不得。吾家粵之南海。當牂柯江之下流。歲五六月收穫之時。則江水大漲。驟至丈許。決隄漫陂。頃刻浸灌。禾稻穰穰。黃雲遍野。忽而白浪滔天。牛馬輕舟。犁沒于田上矣。當潦水驟來之際。鄉人竟夕守隄。鑼聲震耳。版築登登。燈火映帶。其家人多者。稻畦之上。不擇生熟。且以守隄。且以刈稻。其家人少者。奉公守隄。不暇兼顧。及其隄決也。哭聲盈耳。鳧水走避。家人提携什器。相與掩面淚下。呼天而誓之。幸隄之不決。則又惜生者誤刈。不能爲食。徒得禾秆。相與歎惜。以吾牂柯江衝流之劇。而歎江河灌決之

(九二)

慘。益不可言也。若其旱也。赤雲蔽天。熱陽煜煜。飛塵滿地。樹枯不綠。望走群祀。歌舞牲玉。神巫則肥。農夫則酷。日視其苗。黃萎枯縮。米瘠且落。望絕無屬。猶須納租。鬻子莫贖。若光緒二年山西全省之大旱。飢人相食。易子而餒。其骨。襄陵者。吾先師朱九江諱次琦先生之治也。地近平水。先生爲開其水利。號稱富饒。戶口二十餘萬。吾在京師見襄陵人而問之。乃餘二萬人。襄陵猶如此。他邑可知。蓋十去其九矣。若鄭州之河決。民沒無數。朝廷乃至鬻爵而賑之。此皆最近目覩之事。水旱之大者。若徵之古史。考之全地。若此者。歲歲而有。地地皆然。不可勝數也。近者歐美鐵路旣通。運輸較捷。水利漸啓。樹木旣多。雨澤漸勻。泛濫不少。就有水旱。而以鐵道移粟以飼之。民命尙易保全。此進化之功也。雖然。農民窮苦。胼胝手足以經營之。而終歲之勤。一粒無穫。宜其怨蒼蒼之大憾。而嗟上帝之不仁也。談運命者。僅付天行。信因果者。只嗟劫數。其能祈而製雨。求晴者。妙術能開生面。仰口終難待天。甚矣農夫之苦。堯舜禹湯屢遭其毒。而無術振之矣。

蝗虫之苦

漫漫蔽天而來。樹木沒葉。萬頃千稼。連州并邑者。其所謂蝗災耶。蓋自古有之。豈唐太宗吞之所能格耶。自除螟蟲之害。禾稼皆傷。一夫不收。則八口不食。而撲之不盡。震之不去。炮轟不滅。火燃不息。所過郡縣。稻麥皆絕。貧農仰天呼泣。嘔血雖欲賑之。施粥有竭。欲搜蝗根。須窮天地之偵測。故待人人之自謀。苟有災焉。而何食。卽井田之口分世業。猶遇蝗災。水旱而術竭也。欲博施而濟衆。堯舜猶病其不徧也。

火焚之苦

赫赫烈烈。噶噶出出。朱霞絳天。赤風煩熱者。其火焚之炎炎耶。宮闕不慎。庖厨不滅。炭屑烟灰。風揚暗熱。一星之火。燎原遂使城郭飛灰。人民爲炭焉。于時怒風鼓蕩之耶。板屋木構。鐵扉銅瓦。益其燄耳。擺磨四垣。煨無瓦礫。神焦鬼爛。天跳地踔。男女奔逃。破窗觸戶。或赤體而難遁。或戀財而回顧。或折桷飛而致傷。或全屋覆而盡碎。或吸烟而迷臥。或懸樓而顛。墜莫不血肉交飛。體骸腐爛。臭氣熏蒸。尸骨分撲。其有戲場盛會。聚人億千。簫鼓噴咽。燈火照煎。萬頭鱗鱗。其樂且延。及夫揚棹渡江。馳輪跨海。舟客無數。高歌樂愷。或萬里

遠復而視其。孥或志士壯遊而觀乎外。一火不慎。烟燄鬱。攸樞傾橋折。焚柁沉舟。萬眾同擠。舉足莫逃。可憐一炬。眾骨同枯。其有焦頭爛額。逃水而息者。而吞烟中竅。蓋亦無能幸生焉。于是妻子覓尸而不辨。家人望魂而號。祭哀號動地。灰煙滿野。有不盡其哀而不能聽其聲焉。若夫石鼓有聲。烟氣火起。草木如炭。赤塊飛止。天火忽流。大雨更熾。焚燒三縣。遺舍千萬未已。死者如鯽。數可不紀。若晉之永昌二年。京師大火三月。焚燒三縣。廬舍七千。死者萬五千人。唐憲宗時。洪州大火。焚民舍萬七千家。宋嘉泰時。行都大火。衙署壘舍民居皆盡。亘十餘里。凡五萬八千九十七家。都城九燬。其七。民灼死及奔逃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百官僦舟以居。此尤火災之大者。倫敦昔猶板屋。二百年前。大火同盡。夫人之慘死雖多。而莫有甚于火焚者。若夫項羽之燒阿房。赤眉之燒長安。董卓之燒河陽。火延三月不止。民爲之盡。而德之救法。焚燒師丹。全城皆燼。是雖兵禍。亦火之毒烈最甚者也。嗚呼。人非水火不生活。而修火之利。亦受火之害。乃如是哉。

水災之苦

夏潦時至。山水奔迸。交集于河。下流雍阻。放洩之不及。盆溢泛濫。決裂隄防。浸灌廬舍。滔漫田園。人民奔避。携幼扶老。升于岡陵。緣木登顛。岌岌墜傾。牛馬雞豕。什器牀几。輾轉于滔天白浪中。雜沓浮沉。隨流而靡。其近決口。居下流者。白波泱泱。若素車白馬之擁怒潮。轟轟而來。城市猶爲之淹。高塔僅露顛。木杪揚波。小舟穿之。況于村舍鄉落之在田間者乎。原野千百里。渺渺無丘陵。人民無所避。則浮尸沒頂。積骸飄泊。與覆舟浮柴。漂水而前。下動以千萬。全家連村。同時漂沒。其有銜枝漂沉。浮沙依岸者。幸而獲救者。蓋千百而不一二也。其或山水全出。地水驟涸。頃刻尋尺。旦夕數丈。衝崖崩岸。沈城淹郭。廬宅園館。所過傾漂。怒波捲巨石。椽瓦隨流。轉懷山襄陵。無所不倒。其聲勢浩瀾。洶涌。舟楫皆覆。城垣並圯。所在人民。無有能免者。其死傷慘絕。尤爲可驚。吾先祖述之。諱贊府君。訓導于連州。純儒也。適避山水之涌。遂沒于是。今祀昭思祠焉。嗚呼。慘且哉。予小子道之。而猶有餘痛也。夫火水之害。春秋謹記之。漢成帝建始三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當桓元篡時。江潯入石頭。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西

(三)

明門地穿。浦水毀門。唐高宗永淳時。河南北大水。壞民居十餘萬家。開元時。發關中卒救營州。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溺萬餘人。文宗太和時。江漢漲溢。壞房均荆襄諸州。民居及田產殆盡。大中時。徐泗水溢。深五丈。漂數萬家。朱全忠時。河決浸溢。至千餘里。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穀洛伊淮四水暴漲。壞官署軍營民舍萬餘。溺死亦萬餘。牛頭山水漲至二十餘丈。涪州江水。達州溪水。暴發。雍州城。壞廬舍萬餘。死者無數。神宗熙寧時。洮河溢。漂溺陝及平陸二縣。又河決南徙。壞郡縣四十五。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徽宗政和時。滄州河決。城不沒三版。民死百餘萬。蓋自宋至明。河患最劇矣。若海濤之溢。衝壞田廬。死人動輒數萬。其餘水災。殆不勝紀。中國如此。全地可推。美國之南。科羅打市。一夕爲海水沒。吾嘗觀其影戲矣。慘哉。然則伊古以來。地球人民之死于水患者。不可數算矣。夫洪水之患。下民爲魚。神禹治之。閱二十一年。而創世記稱挪亞方舟避水。蓋洪水爲患。大地最劇。而生民之最慘者哉。美哉禹功。灑沉澹災。然終不能奠後世之水禍也。奈何。

火山之苦

純日之體皆火也。火力蒸動而自轉。則火屑爆裂飛跳焉。地者日之火屑耳。離日而成質。自轉而周行。受天空之氣積久而成殼。若陳粥半。滯久之有糜也。地殼積久愈厚。則爲花剛石焉。地中之火皆爲流質。如金汁焉。爲殼所裹。氣不得洩。爆裂飛動。日相決爭。裹包愈甚。于是成凸凹之形。凹者今號爲海。凸者今稱爲山。經無量劫。無量年。百千萬之火。爆而後高山大海。邱陵原隰。川湖成焉。苔介生焉。而後草木鳥獸生焉。人于是得緣附而居焉。食焉。蓋地形之成。物類之行。皆火山之爲力哉。無火則不能成山。無火則不能成海陸而生萬物。火山之功之最偉者也。宜審者。火山之最先起點也。印度之須彌山。蒙古之阿爾泰山。北亞之烏拉嶺。皆火之依附崑崙而後起者也。于是枝蔓附生。花葉連起。綴連而爲峯嶺。夾流而成川河。若我中國者。北自天山。南走祁連賀蘭太行。醫無閭。而礪石渡海。遂爲泰山。南自岷峨。走滇黔五嶺。而至天台雁蕩。北折徽皖。而枝葉與泰山徂徠之餘葉枝格相交。故其中遂爲大陸焉。北沿黃海至甘查甲。西走波斯而入非洲。其烏拉嶺北枝入于歐洲。則最遠者也。落機山者。不依附崑崙。而最後起焉。別爲火山。祖蜿蜒九萬里。而爲

崑崙之背焉。今美與巴西之高山大陸。皆因依其火力。以成洲者也。故火山之造成地形。其功最大。哉。雖然。時各有宜。因各有適。及人類既多。占地徧居。于是火山之害。亦最劇矣。大概大陸之地殼。厚。地中之火力。不能上達。故火山之爆也。少。海島之地殼。薄。地中之火力。易破。故火山之爆也。多。今太平洋諸島。皆火山之新爆出者也。然則近海火山。蓋多矣。當火山迸裂之時。火煙四冒。山石轟飛。環山數百之人。居城郭廬舍。頃刻焚燬。騰播空中。田園人民。立致灰沒。無可走避。吾觀意國奈波里之古城。猶可見慘狀焉。其地近唾蘇唾火山。裂後。百里之田廬人家。沈沒忽焉。今于二千餘年後。掘地下。而古城發露。自城門橋梁街衢廟宇室廡。皆如故也。室中衣冠。會集筵宴。如故。縫匠手針線縫衣。如故。街中策馬馳車。如故。而大劫同盡。億萬衆無可免焉。今此山尙數年。十數年。一大焚裂也。希臘哥林士之古城亦然。細細里島。近歲大災。死者三萬。尤劇矣。其餘四洲火山之災。殆不可勝數。嗚呼。我人民。何罪何辜。而居近火山。遂蒙大慘。人居立盡。金鐵交飛。若今檀香山。瓜哇。蘇拉。攏亞之火山。火焰盈涌。至今未息焉。

地震山崩之苦

地震山崩之害尤苦矣。皆地內火力發動。而以地厚不能洩氣。蓋不能吸致之。亦火山之類也。若漢隴西地震。壓四百餘家。宣帝時北海琅琊地震。壞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安帝時漢陽地坼。涌水壞屋。殺人。順帝建康時瓊州地震百八十日。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後周瓊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唐武德時真州地震山摧。江水噎流。開元時秦州地震。坼而復合。經時不止。壞廬舍盡。壓死數千餘人。至德時河西地震。壞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數月乃止。又鹿塞晉地震數丈。沙石隨水流出。平地壞廬舍。壓死數百人。元和九年虜州地震晝夜八十。地陷三十里。壓死人無數。乾符時雄州地震月餘。州城廬舍盡摧。地陷水涌。傷死甚衆。宋景祐四年忻代并三州地震。壞廬舍。壓吏民。忻州死萬九千七百四十二人。傷五千八百五十五人。代州死七百五十九人。并州死千八百九十九人。慶歷六年登州地震。距嶠山摧。治平時潮州地震。地裂水涌。州郭及兩縣屋宇。士民軍兵死者無數。漢高后時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成帝河平時。隄爲相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逆流。

(七三)

壞城殺人。地震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和帝時。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元初時。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延光四年。蜀郡越巂山崩。殺四百餘人。桓帝時。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壞寺屋殺人。靈帝時。河東地震十二處。各長十里。廣三十餘丈。深不見底。晉惠帝時。蜀郡山崩殺人。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殺人。地陷三十丈。人家陷死。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上庸四處山崩。長一百三十丈。水出殺人。懷帝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甄城無故壞七十餘丈。三年。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丈。梁武帝普通六年。始平郡石鼓村地裂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隋大業時。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死人無數。唐高宗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峯山移百餘步。壅水壓村民三十餘家。代宗大歷十三年。郴州黃岑山摧。壓死數百人。憲宗元和時。苑中之山摧。壓死數千人。近歲美國三藩息士高地震。幾陷全市。推之全地崩。震無量數。慘酷更無量數。若地動之儀更精。他日當有以預避之。而古今無是。是以至于若是其慘也。

宮室傾壞之苦

棟折榱壞。人將厯焉。承古者巢穴之後。創宮室者皆伐木爲之。今加拿大日本緬甸猶然。蓋新闢之地。蟠木鬱鬱。無所往而不以木爲屋。大地皆然也。秦風曰。在我板屋。而日本則舉國皆然矣。今中國猶稱堂構也。旣以木爲室。木久則蠹壞。瓦墜茅飛。傾覆乃其必致者。若夫牆垣之用。多以土泥築之。登登削之。憑憑號稱版築。久則剝落傾圮矣。卽造磚作瓦。日進文明。而磚瓦之重愈甚。歲久剝壞。勢欲崩頽。小人惜費。支以木柱。一有烈風雷雨之交加。卽有牆仆瓦飛之懼。吾家老屋。蓋二百餘年而歸然。自十三世祖涵滄公。丁明末之難。全族亡盡。涵滄公以幕營業。創此老屋。前年崩倒。傾壓一人。而吾行經羊城華德里。飛磚壓頂。幸隔寸許。不然。吾死于光緒乙酉歲矣。吾叔父玉如公居羊城外館。大風雨。全屋瓦桷墜下。幸賴床之上板斜蓋。得以幸生。此室固吾讀書之籐花齋也。吾適還鄉。幸免念之驚心。吾遊廬山。夜宿破室。風雨夜。屋瓦皆飛。走避室外。露立乃免。昔歲北京大水。屋倒八千。凡吾中國之古屋頽牆。日就傾壞。以殺人者。以吾所閱。歷推之。豈可量數。卽歐州印

(九三)

度。多爲石室。較堅穩矣。而水火之禍。危樓顛墜。仍不能免。苟非太平世文明精良之極。安能免此患苦哉。

舟船覆沈之苦

大風忽至。波浪怒號。浮舟簸蕩。纜斷檣傾。榜人呼號。舟子旁皇變色。相擁而泣。忽而巨濤如山。翻然舟覆。貨重累壓。杳然沉下。萬舟如覆葉。浮尸如泛蟻。隨流漂蕩。聽風澎湃。其有抱木牽竹。仰偷鼻息。經閱幾晝夕。幸而依沙近岸。遇救得生者。蓋亦僅矣。若夫巨灘奔湍。尖石旋渦。舟行若奔。盤牽以上。忽爾牽斷。渦旋觸石。破舟隨盤渦則立旋入于深淵。觸危石則破裂成碎板。人物並壞。呼救無從。萬石之運航。沉于砥柱。百丈之貢艦。碎于滌瀨。杜工部所謂使者乘春色。迢迢直上天。此固舟子之所戒心。行人之所破膽者矣。大地川河。皆出兩山之澗。然則危難旋渦。破舟沉溺者。歲不可數。至于泛大海。遇颶風。觸礁石。遇流沙。碎飛輪。沉巨艦。千客立盡。絕海無救。父母倚閭。聽信而不得。妻子招魂。望祭而呼號。若光緒丁亥。香港華洋船之慘禍。先自火焚。焦頭爛額。中于烟毒。船客盡焚。已而沈下。予幾

則皆野蠻之物。無可觀者。惟加拉吉打之博物院。觀印度物。啓羅之博物院。觀埃及物。君士但丁那部之博物院。觀突厥及回人物。至爲博異。新鮮。突京院甚小。而物不多。遠難比。埃印二院。而阿刺伯之文明。突厥之宏偉。觀此文明。亦足窺一斑。吾雖未至波斯。然彼俗皆同突厥。譬遊法之巴黎。雖未至英之倫敦。亦可窺歐俗矣。故曾遊歐美者。不可不遊此三地博物院。以盡大地之勝。庶幾無憾也。

博物院據岡望海。繞以花木。皆歐式。外門曰可士冰冷。在士坦浦最清勝者矣。院亦壯麗。刻石甚精。院分二所。一院藏萬國物。歐式也。一院藏突厥物。突式也。布置甚得宜。歐式環樓二層。崇陞中登。新築僅十年耳。有亞力山大時石棺。刻希臘戰波斯事。其駐馬像甚精。有將軍參聊士像如生。其棺上刻多人像。四角作獸。皆精妙。高大凡丈餘。于此見希人工藝之盛。而文明亦足覘矣。刻棺甚多。此爲第一。有亞力山大頭甚大。有色尸以石像者。亦刻文。其羅馬后棺。因刻石像三層。亦甚精。而長大丈五尺。此爲次矣。餘同各國。突式院卽與歐式院相對。蓋移突古宮而作也。式如明堂。九間五個。上圓穹而下方壁。每室各爲圓。

穹。後一小穹。外門爲橫廊。全院內外壁皆貼藍綠瓷。此制蓋出波斯。甚爲清瑟。羅馬之五色文石。波斯之藍綠瓷瓦。並室壁。材之至華妙者。如計久遠。則瓦不如石。然則羅馬勝矣。若夫迦憐拿大古回宮之刻灰。日耳曼之刻木。次之。近者歐美人專以緞綾或紙裱壁。則尤省費。以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爲主。我漢時富人牆屋被文繡。先開此制矣。

此院以織木銅瓦書畫分類。別室皆古精品。璧瓦皆極古物。有前王文石浴室。甚小而精。其古銀器尤佳。有瓦爐炕床。几似中國。疑突人自東北來而傳吾俗也。有蘇丹錫廉之几。五百年矣。傳其王因誦經死于此。几云。有八百年織畫。甚精。蓋突人甚長于織繡也。有一室全波斯物。有尺許高座。如矩形。甚古。

波斯物與突物無少異。地近而同。教計波斯先啓文明。然則謂突厥文明皆波斯可也。有文石洗。雕刻極美。此院開創日淺。搜羅未備。他日數十年後。必有可觀也。

距此院不遠。有千七百年前地室。爲君士但丁帝所作。庫下百級。有廣堂。以藏金銀者。凡四百六十六柱。皆圓文石爲之。設噴水管一千七百。蓋備有變。則洩。諸管而水封。全堂人

皆溺死矣。吾人之今地尙沮洳也。今歐美庫有機遇變能沉。蓋自此化出也。聞君士但丁制金藏七所。大者千柱。然則此尙爲小者也。如此古異之物。亦瓌偉哉。羅馬人極能作巨工。天上飛渠。地中通隧。多百數十里者。以導今歐人之新製。亦有自來。此誠吾中國所愧也。蓋吾國爲政以德導俗。以儉自無。從產此吾國之短。乃吾國之美也。雖然君士但丁之雄偉。令人庶幾于秦皇漢武矣。

屹然峻峙者。有六大國公館。蓋突久弱。爲英俄德法奧意所凌。六公使在突。有非常大權。尊嚴異常。又公監財債。隨時會議于此。蘇丹甚畏之。六國人之橫行。突人無如之何也。突負六國債。每日分償之。俄千磅。英六百磅。法四百磅。意三百磅。奧百五十磅。德百磅。吾聞之。旣病突人亦自病也。望此公館。回首燕京。真所謂同病相憐者矣。

埃及華表前之博物院甚小。所藏皆突人古衣冠也。突厥自光緒二十年改歐服。故此衣冠亦至西千八百九十三年止。始于西千四百九十八年。當明宏治初年。蓋突人破得羅馬京後。突人自此號爲贅呢沙利士時也。所舉諸種人像略備。獨缺君后耳。各官皆盤坐。

蓋舊制無几也。然今滿蒙人皆盤坐。計突厥傳自北方。必有自來其白事者。多跪亦北方舊俗。蓋皆起于無几也。中國宋前無跪禮。故知起自蒙古入中國後。觀此可證之。

兵部大臣衣綠皮長袍。內飾金錦。白方冠。高尺許。皮履。左右藍冠。白繫紅袍。錦邊。侍者錦衣。襖。不襪。兵官紅布袍。上綠衫。袒胸。錦袴。不襪。後錦短衣。其叅將白高冠。腰鎗。又兵官衣突色。皆手劍。兵厨皆白纏。

法部大臣衣白袍。廣袖。副者雪青袍。綠搭。白衣者。綠衣。下有袍。袿。凡書記白事皆跪。

外部內部大臣。紫白纏首。錦袍。搭左右官。白高冠。尺半。衣袍。搭亦有綠袍。紅衫者。宰相衣同。惟錦搭肩。腰劍。兩從官。高冠。尺餘。紅垂後。紅藍衣。帶銅鑠。一堂上官。白纏頭。綠窄袍。黃錦皮。搭左右侍官同。惟高冠。背垂白毡。二尺。一直圓冠。蕤垂後。黃衣。下裳半黃。白。有衣皮袍。掛胸。有補服。此則甚類中國矣。奄官首領。高白冠。尺許。皮錦。帔。持杖。從者六人。尖白帽。中紅綠。有橫角。綠環。白摺束帶。長袍。窄袖。囚殺者。髡而袍。削手。綠皮袍。其銅甲則同歐式。今突京王及士民。變歐服。惟紅絨冠。不變。而京外之民。仍舊服。白衣。短袍。紅綠衣。袴。波斯

人黑冠。突僧灰高冠尺許。長黑衣。直裾。今不改。突人高余冠之岌岌。體制莊嚴。殊可觀也。其倍自肩垂下。如袍袴。則與吾國古制多同。蓋突厥出自我。宜其類也。曾劄剛日記稱突人衣似吾國。蓋是時尙未改也。

突諸部衙門皆歐式。甚偉大。法部近生蘇非廟。兵部近白鴿寺。二署尤大。兵部外門。作堡壘式。雕刻亦精。突以兵立國。故兵署最閎偉。署重樓。橫百丈。前廠地百丈。尤壯麗。幾冠各國。兵校亦奇大。兵房同于王宮。吾國尤愧焉。

聞突京王宮。舊有四百。今突京所在皆有。蓋前王隨意而建行宮也。然僅如一大第宅。其雕鏤有園牆耳。其千年正宮。在土坦邁。今以居先王遺妃。蘇丹歲一到耳。今諸宮多營臨海旁。一甚壯麗。乃今蘇丹之父所建者。太后居焉。殿閣不高。而雕刻甚精。門亦鍍金甚華。御園甚小。各王子公主駙馬。列第臨海。相接連。皆歐式。塗白。皆甚小。不足觀也。對海爲亞善岡。有宮歐式也。昔館德主威廉于此。後有依山之廣園焉。威廉居此三月。日見突臣民極意撫之。其雄心亦不可測矣。各國使署皆近王宮而宅焉。使署五層。尤偉。今蘇丹營新

宮苑于臨海宮之岡顛。其廣十里。林木森蒼。其內殿閣。凡五十座。皆歐式。爲多間。亦作突式。蘇丹行幸無時。蓋蘇丹每年僅一出。則宮中不能不廣爲園囿以自娛。又蹤跡甚密。惟妃嬪乃知所居。蓋避弑害也。亦苦矣哉。此宮有牆環之。如北京香山之靜宜園也。禁人遊。吾在外宮門觀之。崇壁巍峩。外有金飾之廟。對廟一殿閣。餘皆園林。花木楚楚。皆歐式。以吾爲中國人。特許遊。遂至內宮門。飾金高廣丈許。門東向。門內夾路。花木深深。乃至正殿。此則不能遊矣。然規模狹小。尙不能比督撫將軍轅門。

蓋萬國王宮之偉大。未有如中國者。蓋數千年大國一統之共。主積久致然。非各國所能望也。歐土各國皆起侯邦。卽突厥雄武亦爭于群雄中。未有一統之宏。橫故無由與我比盛。我雖未至波斯。而彼千萬人之小邦。亦可推得之矣。行宮共四十。大宮凡四也。

突王用奄人。各宮門外。及道中與茶樓。奄人相望。皆服歐式長衣。甚整潔。聞八百餘人。然今皆不闌突種。而用黑人矣。與中國何暗合。乃爾。蓋嚴男女之別。而妃嬪又多故也。

突蘇丹旣深居簡出。一歲一出遊。今以立憲故。欲慰塞民心。乃以吾七月二日謁其廟。觀

者如堵。警察雖林立。然以立憲故。開放其民。不欲以小故拘繫。致失人心。只用訶禁。而觀者愈擁。愈衆。愈逼。愈上。遂一擁而入宮門。警察無如何。又一擁而折殿外檻。于是登砌。檻或登樹而觀。漸擁入御園。所列馬兵隊。亦不能截住。乃擁塞于二重宮門。諸從官奄官處。警官以好語漸漸喻導。仗隊以數次整列。僅能闢一御道以容王車。故太寬。則民慢。亦自然之理矣。警察畏民如此。恐後有變。突主將爲路易十六矣。蘇丹少出。故觀者益衆。有四國公使。亦雜稠人中觀之。吾時已身入羽林豹尾中。與諸衛將奄官雜于二宮門矣。其兵官服金繡。插羽佩劍。皆改歐式。無可觀。惟地熱用白色耳。時改立憲。媚外已甚。有衛將軍來握手訊問。奄官亦然。吾卻之。奄官遶巡。輒而退。然衛官奄官。仍不過二三十人耳。兵隊兩列。馬隊十餘橫排。于是九嬪從橫門乘雙馬黑漆車出。每車三人。凡三車。御者黑冠。金頂。金繡衣。諸妃嬪白紗障面。金繡或紫衣焉。其后則繡衣。獨乘雙馬車。從蘇丹後。由金門出。百官于妃嬪出時。皆鞠躬額手施敬焉。妃嬪出後。金門開。衛將二人結隊。次第先馳。樂隊紅衣。繼出。衛將騎馬。次第出。約十餘耳。蘇丹鴨都哈密第二乘四馬車。金韁。斬出。金門。

冠者皆免冠。山呼萬歲。其聲動天。蘇丹亦起立。點頭答禮。蘇丹年六十二。白鬚紅絨冠。而歐服黑絨衣。金肩仗劍。遂馳入廟。遂有衛士陳楹。持茶餅架。非檸檬水。以勞觀者。人皆爭領。吾亦取焉。乃散。從官不多。威儀頗簡。以視吾國之千乘萬騎。迥不相侔。吾初以爲突厥專制之威儀甚盛。今觀之。終非吾國一統大朝之比也。或謂突昔者王出。衛兵二萬。未知然否。則今滅之歟。若以較歐北諸王及后。常服持杖游行街市。觀人民兒童嬉。吾在丹瑞。頻遇王道中。希臘王與刑部尙書。同持杖步行。在葡京遇王后。與一女伴。黑衣步大道中。其他以一馬車常服出遊。比比皆是。則視突厥蘇丹。而以爲東方君主太尊之俗。亦然矣。他日王權日減。千乘萬騎。漸無。吾昔猶見中國萬人。鹵簿計從此結。地球儀仗之局。後此則無。突君主簡出。又嚴別男女。女子出必障面。而后妃處深宮。益不可得見。吾不意以漫遊而盡見其禮儀。波斯與突同俗。吾于大地萬國之禮俗朝儀。于是盡見之矣。亦足資多識而備擇善者也。

突既別男女。故宮中皆用奄人。宮門外及近宮道上。店中奄人相屬。皆改衣歐服。長衣甚

整潔。與人握手額手。皆行歐禮。惟今者不用突人爲之。而但閹黑人。惡自傷其種也。其用
閹與吾國同。而不殘。同種猶勝我國。然歐人指目而訕笑之。其國恥哉。吾國何不幸而與
突同。今大地中亦惟吾國與波突。有此怪異不祥之事耳。常侍亡。漢天策亡。唐魏氏亡。明
禍患險酷。而國朝尙不去之。真大險大恥之事也。夫苟嚴男女之別。則全用女婦。何害焉。
奧主宮女四千。德主宮婦三千餘。玉面霓裳。奔走先後。袍袴宮人。掃御床。豈不顧而樂之。
何事用此黃黑皺瘦之刑人耶。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身旣閹割。出必寒微。否或罪餘無所
識知。加以險詖之心。邪薄之行。而乃使其當後先疏附。俾得狐假虎威。甚至有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定策帷幄。門生天子。國命聽其轉移。朝廷待其顧盼。前車多覆。後軌方適。大弊
昭垂。竟難除革。方當萬國交通。以政治比較之時。閹宮絕類。已傷天地之和。刑人在側。更
犯春秋之戒。後漢襄楷。謂古無宦官。自漢武多遊後宮。乃有奄官之制。而後世採用僞周
官。附會而存奄官。則劉歆之作備哉。吾游突厥諸宮。復觀此物。目擊面泄。追思吾國與亂
同道。不禁爲之惕驚而汗下也。乃賦詩曰。

人道有恥辱。國事忌險危。大恥吾未覺。大險吾應知。漢由常侍亡。唐乃天策師。天子爲門生。廢立任爾爲。鞭笞朝士夫。何況國民卑。漢唐作殷鑒。明祖嚴制垂。直瑾旣駸驪。忠賢更驟馳。峩峩九千歲。東林肆醢醢。莊烈親討戮。身復用奄兒。司禮與監軍。大權赫火曦。開門降闖賊。覆祚誰貽罹。國初垂鐵牌。內監只守闕。干政罪則斬。煌煌祖訓遺。近者李聯英。弄權苞苴肥。宰臣與疆吏。鬻賣視饋施。甚乃廢聖主。由其媒孽之。拳匪以攘外。聯軍入郊畿。津遼血塗地。西道雨淋漓。京邑旣邱墟。廟社皆離披。中國幾陸沈。不絕如亘縻。亡人逋海外。十載良爲茲。行行至突厥。頻過王宮扉。奄人道相望。黑面而歐衣。聞凡八百餘。覩此吾縹眉。云何亡國政。闔合復在斯。宮刑絕人類。不仁久已嗤。刑人在君側。春秋大書譏。品汚智昏愚。況復心險詖。天憲銜其口。王爵任所私。宮闈聽離播。大禍國遂隨。覆轍豈不多。何爲再蹈其。況今萬國通。得失較其微。豈能容此物。辱國可不思。歐土用官婢。霓裳玉面姿。奧旣四千人。德亦三千姝。袍袴掃御床。殿戶引朝儀。紫袖侍玉座。顧之可樂娛。豈不勝奄官。黃黑而縹皮。我與亂同道。驚惕可駭嘻。况突刑黑人。我乃種自誅。二千年國恥。願言一

掃除。廓清比武事。洗滌險亦夷。鑿此禱祀。求東望吾涕。漢

突王宮及歐人所聚處曰加拉噠。以古塔得名也。

近王宮處。爲全京最盛之區。其岡最高。岡顛峩峩。爲五百年前之加拉噠塔。高圓入雲。于絕頂十丈上。更作四層。極雄偉。旁爲兵校兵房。皆在岡上。偉大如王宮。蓋突人最注重兵故也。京中衛兵凡八萬。此地百官世爵豪貴所居。人家樓閣最高壯。有五層。然皆朴舊甚。岡上有古寺基。寺爲前王建。今王弑之。並毀此寺。寺正臨下太后宮也。

過其宰相宅。土堊不飾。板築三層。屋甚朴陋。園頗有花木。而甚小。其兵部大臣宅園較大。然亦土垣不飾。大官世爵宅。間有歐式。而外陳花者。然甚少矣。道上沙塵濫天。屋間敝舊。迎目極似吾京。師但木屋稍高。卽歐洲各公使署及園林。亦從而污惡。英館最高大。然外亦塵穢。公園有二。然不過百數十丈小園。粗具亭池。陋甚。已須買票乃許入。頃當初立憲時。夕則鼓樂喧呶。揚旂演說。聽者雲涌霧集。舉目皆歐人。婦女盡爲歐人。尙未見一突女遊園地。然則此園之設。爲歐人設耳。若非立憲時。遊人更寡。蓋此地有歐人二十二萬五

千。皆宅于是。久居于此。面色亦變黃黑。亦從突人俗。戴回教之紅絨帽。幾與突人不能辨。其銀行十四家。蓋爲歐人。而突人不能一焉。交通大商務。皆歐人爲之。而德國爲多。大客舍亦然。吾所寓克蘭大客舍。爲突京第一者。昔時號稱三千室。其實數百耳。然歐人雖居此。道路之塵穢。亦無以異于突人所居。糞土堆道。野犬橫臥而擲食之。猶是也。乞人結隊牽裾。以手摩地。一手加額相乞。客來苦之。道路狹隘。車馬相摩。僅一鬧街。爲歐人歐貨所聚。德人尤多。別有公司食館。茶架非館焉。

蓋自歐洲古壘連岡。皆王宮及百官與歐人所居。爲最盛處。逾橋曰士担浦。爲突人所居。古廟官署大市古蹟在焉。皆爲歐洲地也。

歐壘下有曲溪。號曰甜水。在諸岡曲抱處。嘉時良辰。小舟。蘭。槳。千百。並集。士女如雲。夕陽下。時衣香人影。相望于溪濱。突女亦敢掠其面紗而遊焉。然荒林與工廠雜。實無坐處。而公使貴胄。亦多往隨喜。其對海當亞洲古壘內。溪岡抱處亦然。輪日爲權。乃君士但丁那部游觀最勝處也。亦可憐矣。

過壘外爲科士科。近黑海入口處。沿岡多佳宅。多歐式。蓋歐之公使及富豪避暑處。法部大臣之宅。綠窗白屋。幽花臨海。頗幽詭。

過此爲奄馬近村。俄人侵突京深入至此矣。奄馬近村有公園。連岡綠縟。花草妙妍。純爲歐式。突京未之有也。其園屬波斯人。昔三四十年前。突與波戰。虜其公主。置此。王時游此。聞其歌樂而愛之。遂賜以此村。故今仍屬於波斯人云。此雖村也。而連于京都如一汽舟往來。交通頗便。惟車馬交通。則遠數十里矣。

長橋橫海。度過處曰哥敦刊。言金角也。有海部署在焉。甚闊大。上爲海軍校。我尙無之。可愧也。此岡峻拔。長松繚亘。下臨碧海。洄抱灣環。兵艦多泊于海中。古墳石碑。連岡多名人墓。游者多來憑觀。吾亦策馬登山而望。自此岡後出黑海矣。以上皆突京之歐洲域也。士擔浦岡前。海中。小島。有小塔室。昔西一千四百五十五年時。王有所愛女。術者謂其當爲蛇噬。宜慎護之。若以公主嫁我。可免。王乃置此島塔中。已而公主下船。果爲蛇噬。術者以藥救之。遂尙主云。哥敦刊對海之岡。爲亞洲域。亦復連岡四伏。人家蔓延。然工廠爲多。

漸入亞洲壘處。與歐洲壘對峙。紫瀾中。壘下群岡深入。溪水洄曲。近憑一王宮。垂楊密茂。蔽地。游人甚盛。賣茶飲水。小舟咸集。桂棹聯翩。入洄溪深處。水濱草際。坐臥以嬉。與歐洲壘下。每一來復。輪日大會。如唐世之曲江矣。然實無一淨潔處。更無亭臺。不過舟游之盛耳。甚似京師南河泡。十刹海。朴陋亦復相等。而士女及公使豪貴。舍此無之矣。吾亦遊之。遇德荷二使。既嗤突人之陋。亦自嗤也。但碧瀾洄深。都邑至少見耳。

策馬游古城古廟。還乘小艇游亞洲壘下曲溪。得詩。

江山雄鎖兩洲壘。都會憑凌二海波。金石華嚴廟遷變。城牆阨壞堞嵯峨。英雄割據今時異。坊宅泥污舊政苛。裙屐似忘危亂險。夕陽輕舫萬千過。

漸入爲亞善地。多大園林。有王宮。卽館德主威廉于此者。威廉今又建宮。于是甚偉麗。後苑彌山連綠。垣牆上壓岡顛。威廉駐此三月。大召見突之臣民。一一善撫慰之。其雄略殆不可測。此宮正對今突王宮。但隔海耳。海中有蘇丹汽船一。甚小。

自此人家益盛。連岡漸東。與土擔浦相對處。爲喬地利。有英兵墳。昔咸豐五年。英人救突。

與俄戰。喪兵八千。咸葬于此。有英域多利女王像焉。壓岡亦有兵房砲壘。蓋臨海盡矣。突京形勝。風景皆甲全球。其都會景色。既夾海爲人居。近有四島點綴海中。大約百數里。皆有人家。且樓閣妙嚴。園林幽艷。爲突京富貴人所聚。故風景最佳。最有盛名。近者輪舟往來如織。四島橫列。左曰坡忌島。中右曰安底哥尼島。中左曰高忌島。其前岡之顛。有大核據之。萬松環擁。乃東教之僧校也。

其左曰冰奇坡島。最高廣。歐人多闢爲別墅。故尤勝。凌曉。吾渡海至對海之亞善。乘汽車行數十里。平原廣野。樓閣園林。日闢日盛。開闢于近二十年。而人家遂彌數十里。且皆新妙。爲歐式。勝君士但丁那部之塵穢遠矣。有以知近都會而聚人民之易。闢新埠而整潔之美也。突猶如此。况吾國乎。

汽車場屹然雄美。鐵路汽車亦佳。問之。乃知德國所築。直通亞洲。伴顛拿州者。蓋阿連五國工商。無在非德國利權所及矣。至茅德必卑一小市。而下汽船。小市甚污。船行半時。而至冰奇坡島。島中樓閣繚亘。漫坡壓山。泊船處。已成鬧市。茶館酒樓。帳幔彌海邊。皆新築。

者。意大利之戲突厥之絃歌盈耳。游客滿座。策馬登麓。長松漫山。夾道人。家園林相望。皆歐人爲多。而希臘人久宅此。視爲定居焉。耕者多。皆希臘人也。匝島一周。凡廿餘里。而登島顛。綠松夾徑。碧海迴環。彌望杳茫。極顛盤石。茅亭突人。賣酒于此。是引酌橫覽。雲海天光。此島之勝。又過于昔者登奈波之酒樓矣。旁有先佐治故居。今祀爲廟。廟小盈丈。壁瓦厚皆二尺。上飾洞形。陰深空如山洞也。然地以文石爲階。除千餘年物也。先佐治生當彼一紀。在吾東漢初。以斬蛟著大名。歐士刻石繪畫。處處有之。蓋如吾國周處。而歐人尤施敬焉。午飯于山麓大酒店。敞地白幔。白浪轟竝之聲。與綠松之影相俛仰。幽勝幾忘人世。宜此島之有名。況其近京都乎。近大酒店數里。園林樓閣最妙麗。園中古石像甚多。籐架花畦。皆佳。引水機亦多。然草木仍帶塵土色。遠不能比歐北之嫩綠。以海島富家。猶枯槁如此。土地失運。真無可如何。然是日百里間。園林樓閣之多且美。居然歐化。則吾國甚愧之。然若無汽車。汽舟。以速縮其路。則京外百數十里之島。豈能驟盛如此乎。此其繁盛之由。誠非古人所能想望也。故美國之盛。由于物質。非但政治而已也。得二詩

突京

突京臨三海。十萬戶相摩。樓閣連百里。夾海臨島波。風日蕩深碧。澄潯映綠陂。北近黑海口。白樓壓盤陀。南出土坦浦。列島陳星羅。高塔與廢壘。故宮別墅多。山紫而水明。萬國無以過。突人惜不治。蕪穢付塵沙。市政既不舉。民貧又不歌。糞壤壅衢道。臥犬不敢訶。假使歐人理。華嚴現婆娑。亂政安能久。立憲亦云何。所悲此都人。危邦終貽罹。

冰奇坡島

去京百里外。島曰冰奇坡。策馬一周行。碧松漫山阿。樓閣枕其麓。園林列其陂。紅花與綠樹。映帶碧海波。白樓製多詭。名園舞。傿。傿。直望海無崖。白浪捲陂陀。海色與濤聲。此島樂無過。列侯甲第壯。歐富別墅多。尤夥意希人。飛館發清歌。夾松登巔路。海山一碧磨。千年先佐治。遺祠在岩阿。絕頂立柴亭。天風吹大羅。惜哉園林樹。色枯理則那。進與雅典同。失運嗟何訶。

四島外有二島。十二年前。突王惡民之立憲。思亂也。囚士民于此島。又遠外一島。爲犬島。

突人多犬。昔曾放犬于島云。

突之貨幣亦已定金本位矣。惟其幣制以四進數。與印度同。當自印輸來也。不便甚矣。吾昔在印度。與印之學者較算。吾速彼四倍。足見其法之愚滯焉。惜突人猶不改也。

突之銅錢曰啤亞士打者。昔主幣也。幣最小數曰巴拉士。錢凡七種。有當五。有當十。有當二十。有當五十。有當一百。有當二百者。以當五爲至小矣。自二十以上爲銅。自四十以下爲銀。每巴拉士四十。爲一啤亞士打。

啤亞士打八種。有一。有當二。有當二半。當五。當十。當二十者。如中國七錢二分銀圓之大矣。其一啤亞士打。略比吾三分六釐之小銀乎。二啤亞士打以上。皆小銀錢也。有當二十七者。則小金錢矣。夫十進之數。至精善而簡易。而突人乃不用之。故其算數極艱。而遊客至此。少不留意。卽爲所欺矣。彼一切之數。皆以啤亞士打爲起數。故買小物動盈千百。再多則萬億矣。乃以金錢給之。則以二十七之數。與百千萬諸數相乘。甚爲委曲繁重。多費時而易謬。其零數。或以各種銀錢入之。益難算矣。蓋其通用者。仍爲銀。金錢交葛。零數繁

難。京中歐人太多。故又雜用英磅。法國佛郎之數。每佛郎易五啤亞士打。英磅之數。又假途佛郎以計之。故游客易欺。此與班葡幣制之謬皆相仿。而國之弱亦因之。亦可以鑒政之得失矣。

金錢曰釐拉。凡四種。一釐拉。值二十七啤亞士打。有半重者。有四之一者。有五之一者。要皆多而亂耳。

突人自古雖尚武功。然迄今已滅封建之世爵。其平等頗與吾國同。此亦突政之善。過于歐人也。然他日革命必易于俄矣。

突人今有虛爵名啤。更無他名。古者以邑地封功臣。名啤。其大功封兼數邑曰啤釐。啤。只此二級爵。以春秋比之。如大夫之受采邑。而卿受數邑。則二級者卿大夫之比也。以漢制比之。爵只一侯。而有縣鄉亭侯之別。亦其類也。今歐人譯啤。或作馬規士。日本譯卽侯。則正同漢制也。百年前。蘇丹摩來第二。今王祖父也。已盡收諸啤土地人物之權。如歐洲各國。啤遂爲一虛爵。亦能傳子。然人民視之。不甚貴重。尙不能比諸歐人之貴族也。他日變

法。此亦一易事矣。

今突宰相大臣公使。多帶啤沙之稱。非其姓名也。卽同諸歐例。有爵者帶爵稱之義。

凡封啤者。皆得爲姓氏。子孫傳之。此與吾古者起家大夫。得立氏同義。今無自立氏者。以無實封也。此與中國同。以吾所見啤沙甚多。宜其不貴也。而其對外。啤譯爲侯。啤士譯爲編士。如中國譯爲王。則大謬矣。亦不可不知也。

當西十八紀時。蘇丹收諸大小啤權之時。諸啤擒王。置海艦中。旣而王聚諸啤兵八萬于都中。而殺之。削藩之事。乃成。蓋天下從古。削藩之事。爲不易矣。殺兵至八萬。苟非極雄武。猜恐之主。亦未易哉。觀德意志千年之久。亂乃知賢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策。誠爲至論。漢旣行之。而法之黎塞留。與清朝之待蒙古。亦行之而著成效。勝于突之妄戮遠矣。突稅甚重。民雖極貧者。歲出四啤亞士打。外國人十啤亞士打。修路費三啤亞士打。小舟月稅二十啤亞士打。然財政不修。上下交困。貧匱已甚。

突人甚貧。其全國銀行僅十四家。皆歐人爲之。一切商務皆不解。而屬之于歐人。故以京

執
林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丁酉十二月

臣聞國無大小民無衆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臣不敢遠述請言至近者明有天下豈不龐大哉然而聖朝龍興東土起自旅成遂能北收蒙古四十國東定朝鮮入主華夏數月而奄有率土若夫近者俄本濫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獵起自小普能勝奧俄法而成強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諦尼侯國有賢相嘉窩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意遂以立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僅吾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殲吾大國之師割我遼臺償二萬萬若夫印度突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哉然今則夷爲奴屬或割爲病夫聽諸歐蹂躪焉夫以普魯士薩諦尼日本與印度突厥比土量民不足一映焉然強弱盛亡榮辱若是其遠也臣滋懼焉況今者四海隸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以貫穿大地囊括宙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採而用之則與化同乃能保全突厥至大國守舊拒之則弱削日本極小國更新變用之則驟強此其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

者矣。嘗考日本變法之始至難矣。與歐美語文迥殊。則欲譯書而得歐美之全狀。難。帝者守府而武門。握權列藩。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詩而無紙。則收權難。及倒幕維新而革命。四起。則靖人心難。新政初變。百度需支。變亂頻仍。兵餉交困。而國庫乏絕。初創國家銀行。資本僅得廿九萬。全國歲入僅逾千萬。直至前歲。勝我之後。歲入亦僅八千萬。則籌款難。然二十年間。遂能政法大備。盡蕞歐美之文學藝術。而鎔之于國民。歲養數十萬之兵。與其數十之艦。而勝吾大國。以蕞爾三島之地。治定功成。豹變龍騰。化爲霸國。若以我廣土衆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羈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徒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規。悉發現于我神州矣。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遵。今我有日本爲鄉導。

之。卒。爲。測。水。之。竿。爲。探。險。之。隊。爲。嘗。藥。之。神。農。爲。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製。型。日。本。爲。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溉。日。本。耨。艾。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且。我。數。千。年。文。明。之。舊。亦。自。有。應。保。全。者。其。不。能。盡。同。且。不。可。盡。採。奚。待。言。哉。但。藉。其。同。文。因。其。變。跡。規。模。易。舉。條。理。易。詳。比。之。探。譯。歐。文。之。萬。難。前。無。嚮。導。之。盲。瞽。豈。不。相。距。萬。里。哉。昔。在。聖。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于。日。本。携。示。書。日。臣。託。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旣。興。舉。國。上。下。咸。昧。日。事。若。視。他。星。臣。曾。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賀。然。興。戎。遂。致。敗。辱。則。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嚮。使。二。十。年。前。臣。譯。局。書。成。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而。譯。之。或。六。年。前。前。大。臣。信。臣。言。而。入。告。皇。上。亟。變。法。而。預。防。有。一。于。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瞭。而。不。矇。其。在。後。乎。

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至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至于此也。臣不能不嘆息痛恨也。臣愚狂謬。豈敢妄陳前事。幾類炫伐。冒瀆聖明。所以不避斧鉞。拳拳上告者。誠以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觀前車之覆。至險可鑑。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探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皇上非常之知。敢爲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臣昔譯集日本群書。但割取明治變政之事。編輯成記。上承聖問。今乃寫定。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臣聞一姓之霸有天下者刻籀其鐘鼎摩呵其靈廟徘徊其冊府皆有神謨遠算深計長慮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然類皆數百年而斷滅或數十年而斷滅其祖宗之經文緯武皆廢弛敗壞而不可用子孫墨守其陳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尋於禍敗謂一姓不再興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載歷朝興亡之迹豈不哀哉詩緯曰王者三百年一變政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繫易以變易爲義又曰時爲義大時者寒暑裘葛後天而奉天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後王者耶泰西之國一姓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姓不再興者不變而逆天也夫新朝必變前朝之法與民更始蓋應三百年之運順天者興與其變而順天非興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變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變人將順天代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順天時時自變則一姓雖萬世存可也夫創業中興之人能變政

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氣。猛。推移。旋運。舉重。若輕。故治。天下。如弄丸。椎拍。宛轉。寬綽。有餘。晚季。中葉。不能。變政。其才。文。其志。淺。其力。薄。其氣。弱。故因循。苟且。畏難。偷安。故治。天下。如患痿痺。麻木。不能。自知。自舉。而國之。大小。存亡。強弱。興敗。視之。今地球。萬國。俄地。三萬里。爲大。俄兵。八百萬。爲強。割遼。之事。俄一言。而日歸。之。吾乃以銀行。鐵路。與之。爲德。雖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萬兵。敗於瑞典。萬人。乃割邊地。於瑞國。無學校。無鍊兵。無通商。無製造。良工。愚冥。狂榛。既驕。既頑。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於我中國者。大彼得。得知時。從變。應天。而作。奮其武勇。破棄。千年。自尊。自愚。之習。排却。羣臣。沮撓。大計。之說。微服。作。隸。學工。於荷。英。徧歷。諸國。不恥。師學。雷動。霆震。萬法。並興。昔。衛文。大布衣。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是以。興。衛。勾踐。臥薪。嘗膽。躬耕。夫人。織下。賢厚。客振。貧。弔。死。同勞。百姓。用以。沼。吳。彼得。集而。兼之。舉動。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數十年。而文明。大闢。開地。萬里。爲。霸。地球。嗚呼。雷動。而草木。圻其。變力。大者。其治。功。大。蒼萌。億億。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榮華。於以。參天。彼得。之變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榮華。而參天。嗚呼。凡數百年。一姓之。

國。既。危。既。弱。者。宜。鑒。於。斯。臣。謹。輯。彼。得。行。事。以。備。採。擇。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戊戌五月

臣聞醫而後知病之輕重。鑒而後知貌之妍媸。鑒于遠古。不若鑒于近今。鏡子不同類。而異我者。不若鏡于同類。而如我者。故蘇援切近診切脈絡。至要矣。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突厥出自匈奴。蓋殷人淳維之後。而吾同種也。昔在隋唐之世。赫然北方數萬里。亘自遼東。發瀚海。至于裏海。奄有中亞。自蒙古前。莫比強焉。及敗逐于契丹。時爲西突厥。終敗逐于蒙古。燕帖木兒走爲今突厥。已而攻東羅馬。滅而代之。遷居其君士但丁那部之大都。當是時。突之四域。北據強俄之今土。東破取波斯之全壤。南臣服非洲數萬里之北岸。中撫亞喇伯希臘之舊國。東攘取歐洲之塞維布。加利牙羅馬尼亞之腴壤。挾其黑海地中海印度海幅員之力。兼有摩西穆護希臘羅馬文教之舊疆。東向而爭歐土。當明之中葉。其蘇丹索立曼。陳兵百萬。以壓全歐。玉節金幢。鐵馬鳴鏑。鞭箠所指。指日滅歐。德之維也納。城門不啓。匈之標德卑士。京邑瀕危。諸歐列國王侯。聯兵合拒之。幸霖雨泥淖。疫病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爲吞併矣。自爾三百

年。間。諸。歐。同。心。竭。力。奔。命。靡。遑。蓋。聞。突。厥。之。聲。威。心。慄。骨。震。矣。然。而。是。三。百。年。間。適。當。歐。人。新。世。勃。興。科。侖。布。則。尋。得。美。洲。漸。乃。覓。得。全。地。以。增。新。識。意。大。利。文。學。復。興。後。新。教。出。而。舊。教。殆。于。是。倍。根。笛。卡。兒。創。新。學。講。物。質。而。新。藝。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炮。火。藥。于。蒙。古。而。輸。之。歐。于。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丕。天。之。革。命。波。而。立。憲。徧。于。各。國。矣。至。近。世。百。年。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宇。無。有。留。者。而。突。厥。恃。其。強。大。鼾。睡。于。其。比。鄰。閱。數。百。年。渺。若。無。知。不。少。覺。寤。豈。不。異。哉。及。夫。歐。勢。內。膨。兵。力。外。挺。眈。眈。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臬。映。壤。始。因。種。爭。教。爭。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臘。自。立。羅。馬。尼。亞。塞。維。繼。之。及。布。加。利。牙。教。案。之。起。俄。人。藉。口。仗。義。興。師。于。是。可。薩。克。數。十。萬。兵。立。馬。巴。根。岳。之。顛。以。俛。瞰。君。士。但。丁。那。部。矣。當。是。時。突。君。臣。惴。惴。不。國。英。人。爲。均。勢。爭。鄭。之。虎。牢。也。乃。連。法。意。德。奧。之。師。勒。俄。退。兵。列。強。乃。分。割。其。要。壤。俄。得。黑。海。高。加。索。奧。得。赫。次。戈。兩。州。英。得。毛。魯。場。布。加。利。牙。與。門。的。內。哥。均。自。立。自。是。突。遂。偏。安。地。壤。褊。小。君。廢。國。幾。

亡。當是時。尚幸賴賢相阿士文之才。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懸而復解。若使突主倚用之。以突之兵強國大。至今二十年。雖齊法德。軼奧意可也。然而突之蘇丹。乃逐阿士文。廢憲法。復守舊。至于今二十年。全突黑闇。仍數百年之故俗也。聞其國土地蕪蕪。與我國同。道路污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火無排洩。無電燈。煤燈。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于奉回教經典。外地球大勢。一無所知。學校皆無。世界學無各專門。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味于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無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困亂。人民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過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奧意六國大使。外監收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于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矣。而突厥蘇丹。以其黑暗守舊之治。法晏然處諸歐列強。狡啓之中。偃然臥。國民憤怒。革命之上。所謂寢積薪之上。火未然而以爲安。臥群虎之旁。虎未噬。則且酣醉。豈有不危哉。突厥不亡。國則革命殆不遠矣。無可救藥矣。豈

止。削。弱。而。已。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謂。爲。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爲。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臣。編。譯。突。厥。事。竊。竊。自。危。旁。皇。淚。下。竊。幸。恭。逢。我。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憲。有。以。起。病。而。扶。衰。焉。惟。此。獨。與。突。厥。異。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謹。編。譯。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戊戌六月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灌將于京乃掩卷而歎曰大哉天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臣每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徧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離散逃異國城市爲墟而革變頻仍迄無安息漩入洄淵不知所極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並上斷頭之臺空灑國民之淚悽惻千古感痛全球自是萬國驚心君民交戰革命之禍徧于全歐波及大地矣雖鑒戒巴黎殺戮畧減而君主殺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則百年來百國寶書實錄莫不同然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蓋皆自法肇之也大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維石岩岩民具爾瞻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戮故桀放南巢而民曰時日曷喪厲王放彘而下乃共和爲政至于首懸太白身焚漸臺蓋皆不慎不善以辟爲天下戮也若夫路易十六寬裕愛民實爲恭儉之君故遭禍

戮民多哀憐之以憐民飢特許開議院至仁也許平民預議而立憲法至公也飢民從其
微除喇宮推至巴黎至寬也惜其許行立憲不盡出于己意而多由于民迫不剛斷于速
行而游移于衆議始則恃瑞士之軍以兵爲衛旣乃散之則無兵而同于匹夫矣中則與
民黨米拉伯盟而付以大政則得人而王室固矣旣乃背之則民黨失心矣終則恃外援
而不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蓋民性可靜不可動也一動之後若
轉石于懸崖不至于趾不止也傳曰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民愚不知公天下之義則已
耳旣知之則富貴崇高者衆之所妒事權尊一者衆之所爭也法民旣遠感于美民主之
政近視于英戮渣理士逐占士第二之故則久受壓制具瞻岩宏必傾覆之吳起所謂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書所謂顧畏于民巖也民情大動民心大變矣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
適足以激之嚮之權勢不足以壓之適足以怒之若使路易十六剛愎雄武仍壓其民若
秦始皇則禍延後嗣二世而亡若其祖路易十四而已而雄武之才乃天寶生之非尋常
人主所能學也苟誤師之則如秦二世吳孫皓隋煬帝英渣理十一而已旣不能爲秦始

皇路易十四則相時勢審民情知變之不能復止也動之不能復靜也達之愈激遲之生變且夫寡不敵衆私不敵公理之公則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敵億兆國民者哉則莫若立行乾斷不待民之請求迫脅而與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後諸主然明定憲法君民各得其分則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聃彭之壽堯舜之譽生死榮哀國家長久天下後世師之慕之而惜路易十六不能審時剛斷也徘徊遲疑欲與不與緩以歲月漸其事權遂至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幾沒其賢也豈不哀哉昔司馬遷笑項羽爲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優柔不斷遂以身死國亡至今觀之與路易十六同出一轍有國者固與匹夫異體哉臣竊觀近世萬國行立憲之政蓋皆由法國革命而來跡其亂禍雖無道已甚而時勢所趨民風所動大波翻瀾廻易大地深可畏也蓋大地萬千年之政變未有宏巨若茲者亦可鑒也中國未有此書臣謹編譯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

按晚清不鑒此言那拉后種禍榮祿奕劻助成之遂以致亡今省讀之猶惻惻危涕而痛心也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戊戌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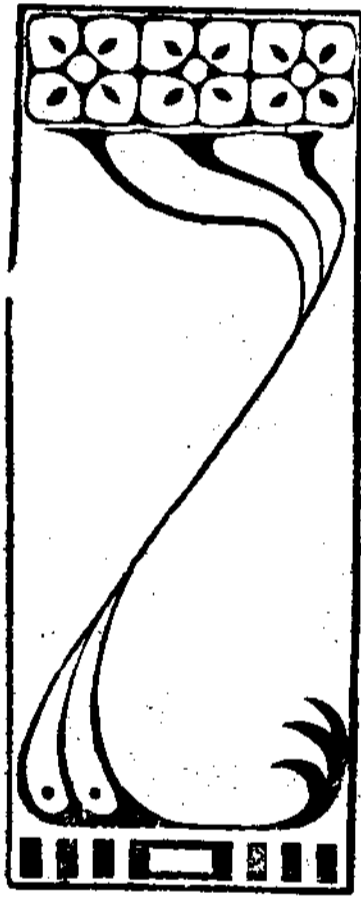
臣竊聞波蘭分滅後。其民散走歐美。俄人虐待之。幾同猶太。俄普皆禁其作波蘭語文。禁買地。卽美至平等。均爲婢隸。亦恥與波蘭入伍。蓋雖爲歐種。幾幾與印度人等矣。哀哉。亡國人也。波蘭分滅事。未入中國載記。臣每讀之。觀夫列強同謀之詭。外兵壓逼之酷。波蘭君相忍辱頻仍之苦。割講漸次之盡。及將分滅。君王后妃親王大臣。迫劫囚擄之慘。如讀晉懷愍宋徽欽石重貴故事。豈徒富貴皆空。其戮辱困苦。求爲奴虜。不可得也。國民性懦。不早力爭。及經萬劫。獲開議院。而俄人環兵三千。陳敵對院。以劫囚諸議員。莫敢噤聲。其勇烈者言出而戮矣。旣痛波蘭之君民行復自念。中國未嘗不爲之掩卷流涕。淚下沾襟也。嘗推波蘭所以致分滅之由。一在其君受恥忍辱。不早英武自強也。一在其宰相大臣守舊保祿。苟延旦夕。而甘心賣國也。夫以列強之窺逼如彼。而君相之性偷如此。未有不亡國者也。使其民早同心竭力。以與君相爭。國會不二心。不易慮。不畏囚死。波王本亦寬柔愛民之主。未嘗不可得也。徒惑于其大臣耳。乃國民愛死坐視。不早爭之。至于國危已。

頽大勢盡去。雖得開國會而已。爲強鄰所制。雖有聖者。無救于亡也。及亡後。乃始沉族破家。肝腦原野。欲以救亡。終無濟也。此則國民酣嬉目前之罪也。所以爲亡國之民也。若其君主既上制于椒房之太后。下制于貴族之大臣。不能自奮矣。與其分滅于外。慘爲亡國之虜囚。孰若付權于民。猶得守府而安。榮乃逡巡遲疑。徘徊不決。至于國勢頽危。大勢盡去。乃始開國會而聽之民。獻則已爲強鄰所制。雖有無數之忠臣義士。無救于亡也。若其親貴大臣。守舊持祿。日以剝民納賄。賣國鬻權爲事。誅囚才賢。壓抑新法。蒙閉人主。力拒國會。以爲一身富貴長久之計。而不知分地既盡。剝床切膚。家族誅夷。妻子囚擄。高臺傾而玩好散。一身不保。白首同歸。是則自作之孽。無復可憫者矣。惟惜其君寬仁好善。不能自克。以至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禍貽其民。延于累世。此則後之覽者。不能無累歎三歎也。夫嗟乎。弱爲六極。需者事賊。遂以召分滅。亦可鑒也。謹輯叙之上。呈聖鑒。臣康有爲謹序。

按此書七月進呈。德宗讀之。垂涕濕紙。于是有七月大變法之舉。許天下士民上書。

革禮部大堂而大變生矣。今革命已訖，內亂日甚，蒙藏已去，瓜分將至，氣象愁慘，東望日本之盛強，則吾五千年道揆禮俗之機器已拆，無能追學日本之理，西望突厥之益崩離，然彼有教宗，而吾自棄孔教，亦不能比之。革命已過矣，吾惴惴危涕，憂心耿耿，惟恐爲波蘭而已。瞻叩昊天，叩心泣血，無使吾言之或驗也。壬子十二月康有爲記。

吾進呈書凡十餘種。庚子變後，有告我以流落人間者，念之愴然。由今追昔，已同異世。重省讀之，淚猶岑岑也。有爲又記。



詩

辛亥重九日聞黨禁開

千。秋。傷。黨。錮。禁。網。至。今。開。自。是。旻。天。大。宥。因。兵。變。來。流。涕。蘇。馬。救。傷。舊。滂。膺。哀。感。歎。烏。頭。
自。艱。難。歸。去。來。

十。四。年。于。外。流。離。萬。死。間。子。脚。傷。白。髮。坡。老。指。青。山。國。事。亦。多。變。神。州。竟。未。還。惜。哉。遲。歲。
月。念。亂。淚。潛。潛。

同瑛女生母夢火入窗左足末指有紅痣常懼不啼十月

瑞。火。投。窗。人。雞。鳴。聞。汝。嘶。胡。為。生。世。亂。不。肯。向。人。啼。廣。額。交。風。似。低。眉。佛。相。齊。硃。砂。誌。足。
指。未。是。過。來。迷。

外物

已。能。外。物。知。朝。徹。未。至。非。人。尚。夕。幾。驚。說。凡。亡。猶。置。置。看。星。隕。入。非。非。面。依。壁。壁。出。巖。
坐。手。擲。餽。饌。雷。雨。飛。世。界。八。千。頻。往。返。可。憐。萬。物。入。于。機。

壬子二月自須磨變寺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公園前桃櫻滿山居有小園適

吾覽揆門人梁啓超等十餘人連日爲壽且作詩會相慰藉賦三章

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劫灰飛散知何世。逋客孤羈得小園。蠟屐遊頻思賭墅。桃花開徧或逢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

念亂哀時觀我生。東華舊夢憶承平。滿園桃李誰爲主。去國衣冠變盡行。賓客解爲文字飲。竹絲難寫樂哀聲。白翁四海歸無日。碧血三秋劫盡兵。

我比古賢壽已永。幼訝衰翁今與參。絕域蘇卿人老矣。書空殷浩事何堪。婆婆槐樹傷身世。爛熳櫻花照壑巖。故國于今易朝市。惟將悽愴問江潭。

與旃理行覓得須磨湖前宅。僻地幽徑忽豁大園備。林池山石澗泉花木之勝。老夫

得此俛仰山海飽。飮烟霞足以遺世忘憂矣。園舊名長懶別庄吾因其舊卽名長

懶園賦十五章既以自怡後之論世者或有感焉

我本餐霞人。憂國捨神仙。臨眺我舊鄉。去之十五年。人民皆非故。渺莽齊州烟。吾生本無

住。樂。土。尤。所。便。

長。懶。園

任甫請改之後
名爲奮豫

地。僻。宜。幽。棲。雲。臥。占。一。壑。懶。殘。芋。可。熟。稽。康。鍛。亦。樂。長。鑿。鋤。黃。獨。所。勤。草。木。學。身。世。長。此。
忘。松。風。睡。未。覺。

松嶺

白。雲。常。戀。岫。青。松。橫。蔽。嶺。嶽。崎。帶。巖。壑。宵。深。出。人。境。突。兀。數。百。步。登。望。烟。雲。冥。扶。筇。日。一。
周。莓。苔。穿。秋。徑。

天籟亭

松。嶺。最。高。頂。松。杪。露。簷。翼。仰。望。翠。崖。上。鬱。然。雲。翠。偈。把。卷。倚。危。闌。看。月。至。深。夕。松。籟。吹。不。
盡。天。人。了。性。識。

積翠臺

林。壑。俛。下。游。松。塔。據。崇。丘。形。勢。撐。半。島。蒼。翠。盈。雙。眸。松。下。白。木。榻。枕。書。送。春。秋。坐。覽。日。月。

沒。平。視。雲。霧。浮。

蒲澗

紫茸。蒼蒲。花青綠。蒼蒲。葉閒水不。厭。蜀。消。導。山。泉。繫。磊。呵。石。齒。齒。橫。巨。脣。截。截。可。能。道。安。期。復。此。生。九。節。

東錦整西錦整

兩。整。若。兩。手。高。拱。成。揖。讓。嬌。紅。點。崖。路。影。綠。臨。池。上。羣。木。列。蔽。虧。兩。塔。相。掩。映。垂。釣。憑。錦。磯。坐。嘯。嬉。林。莽。

沮澤谷

兩。整。蟠。其。外。屈。曲。內。藏。谷。沮。洳。漫。水。澤。草。花。爛。紅。綠。大。波。起。暗。溜。引。泉。成。澗。湫。陰。陽。備。地。性。玄。牝。可。以。畜。

上池下池

上。池。環。屋。前。下。池。通。澗。鱗。釣。磯。垂。絲。綸。略。約。橫。低。亞。蓮。芡。蕩。清。漪。菖。蒲。濃。嬌。姩。育。育。者。大。

魚知樂游多暇。

第一石橋第二木橋第三第四土橋

吾園多池澗。橫跨作四橋。石橋跨蒲澗。老梅扶行驕。木橋穹如虹。上池度逍遙。雙橋巨下池。雜樹曳紅綃。

雜花坡

蒙茸漫陵坡。草樹何離離。羣花相間植。紅素雜紛披。遮我屋前路。石塔欹橫枝。色相我未忘。芳馨且自怡。

雨瀑澗

絕壑帶深林。遠望若無際。但聞瀉溜聲。暗水瀟瀟逝。松嶺竟。夜雨晨見玉簾墜。盈丈懸崖石。歆雪聲清厲。

菜香圃

疎畦倚松嶺。桔梗臨蒲池。分行作豆棚。削竹植瓜籬。椰菜與蘿蔔。清甘吾愛之。英雄老閉

門。種。菜。吾。所。宜。

卻曲徑

蟠嶺既登頓循澗復側欹叢樹枝蔽影狹路草濕衣尺步不平直陟降多顛危扶杖且樂行世路尤險巖

忘憂館

龍蛇起大陸風雲擾中原西顧望禹域沉沉我憂煎欲度無舟梁頭痛心煩冤高齋餐烟霞忽忘人世言

感櫻花落

櫻花風雨落天涯欲覓東陵學種瓜故老江湖可垂涕冬青無樹掩風沙

須磨春日櫻杏桃梅李牡丹杜鵑花皆極開次第開落至夏初則梅子綠陰落紅飛

盡爲之感概時事同之也

草長鶯飛已暮春櫻花雲開盡飄茵杏花又逐桃花落梅子生同李子酸幾日繁華憐歷

劫○看○人○車○馬○自○欲○巾○杜○鵑○紅○徧○空○山○老○世○事○濃○枯○笑○轉○輪○
水○清○池○獨○樹○清○陰○萬○紅○飛○盡○綠○沈○沈○雨○雲○朝○暮○黃○梅○燕○邱○壑○榛○蕪○紅○藥○深○茗○芽○銷○長○日○
磬○壺○蘆○本○擱○忽○雷○琴○清○泉○白○石○還○吾○願○僻○地○枯○禪○證○佛○心○

調某俠者

紅○搥○應○歸○李○藥○師○英○雄○兒○女○兩○心○知○虬○髯○側○臥○看○梳○髮○可○有○褐○裘○來○下○棋○

明末朱舜水先生避地日本德川儒學之盛自此傳馬今二百五十年德川公闕順

舉改碑祭名侯士夫集而行禮者四百餘人吾在須磨不能預盛典附以五詩以

寄思仰

儒○學○東○流○二○百○年○派○支○盛○大○湖○河○先○生○王○難○比○死○士○壘○日○本○千○秋○思○大○賢○
上○續○王○仁○傳○論○語○隱○同○箕○子○訪○明○夷○先○生○浮○海○能○傳○教○却○望○神○州○應○大○悲○
孔○子○已○無○丁○祭○拜○學○風○掃○地○喪○斯○文○我○遊○印○度○佛○教○絕○一○綫○儒○傳○或○賴○君○
德○川○儒○業○世○昌○丰○楠○社○看○碑○訪○落○紅○十○五○年○來○重○避○地○每○懷○舜○水○庶○高○風○

未隨衰履拜遺碑。僅自圖文寄夢思。他日海雲訪水戶。先從阡墓植松枝。

長懶園早起觀荷花。放花乃朝開午合。

疊嶂雲嵐態萬千。松杉樓閣擁輕烟。鳥啼花放山池曉。辜負荷花事晏眠。

游存移夏日時自粵新寄到荔枝

繡床高臥綠陰圍。摘盡枇杷試荔枝。斜日繞行松嶺路。雜花生樹蝶紛飛。

種菜

茄花已紫豆棚青。甘種瓜薯未識名。老大英雄惟種菜。日斜長鑿伴園丁。

須磨游存移夏日卽事六首

北嶺屏開翠。東溟浪打藍。吾廬足邱壑。秋色滿松杉。攜石行攤卷。鋤花命託鐮。亂離滿天地。搖落自江潭。

俗變攻吾短。園幽得日長。閉門惟種菜。因樹且懸床。觀化養生主。無名安樂方。疎鐘送晚雨。山翠撲人涼。

晏坐松林冥觀時。日月深落花厚盈寸積。兩帶層陰有欲頻。觀妙無言自證心。入遊非想定。天地聽飛沈。

曳杖蒼苔徑。紫扉畫不開。海風吹作凍山雨。歇還來我佛蓮花淨。故侯瓜蔓栽葵黃。好顏色向日復何哉。

異蘭高數尺。移植美洲來。大瓣青紅艷。連珠爛熳開。照人好顏色。舊夢醉樓臺。未忘前因事。吾園復此栽。

邱壑紆迴曲。周行作壯遊。崖危試垂足。花亞故低頭。魚樂知誰得。蛙鳴私是謀。化人亦煩惱。迴晚望神州。

八月十三日祭六君子于游存移畢素月已上追念戊戌英艦還港時月色感慨徘徊

徊

舊時月色難開海外驚。看十五回偶免朝衣赴東市。忽經灰劫哭西臺。永傷白首同歸日。怕見黃圖改色來。救國殺身誰念爾。驚濤拍海夜堪哀。

送門人梁任公歸國

去國同奔日蒼茫十五年乾坤憂隕裂桑海幾推遷白髮看征雁青山泣杜鵑八年久離索幾月得同圓

去去看雲氣神州可鬱葱山河仍故國涕淚灑秋風化鶴看遺郭飛龍話舊宮崇陵松柏路爲我弔殘紅

任甫到京再寄

萬死奔亡後生還入國門去時緹騎急歸日鼓笳繁朝市于今易人民猶有存淒涼華表鶴哽咽欲何言

重九箕面觀紅葉看瀑竟夕宿瀑前錦瀧菴客舍

千山深夜人踪絕百尺飛流獨對清落月斜明飛雪影寒雲掩半隱雷聲崖高天窄星辰少樹密潭深巖石傾如是我聞生淨樂坐忘虛白証無生

附錄

朱九江先生佚文

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銘有爲謹按先師朱九江先生合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有召杜之遺惠去官民思遺愛爲立此碑既足見先生之德而文亦爾雅可傳也

誥授資政大夫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平定陳士枚撰文

賜進士出身平陽府儒學教授忻州董宇偉書丹

漢應劭謂平陽以地居平水之陽得名平水發源郡西三十里平山卽禹貢之壺口山莊周書之姑射山水經注以爲水出壺口東逕孤谷亭又東逕平陽城東入于汾是也源初出若蠶房數武遂澎湃如蛟宮噴薄爲金龍池池上爲龍祠祠西南又數泉皆入平水水東二百步爲清音亭拱清音亭前爲雲津橋而平水分流所謂十二官河以灌臨汾襄陵之田者也田以水滋民遂以水擾據上流者專其利地未漑而漑之月率三四舉晝浸而夜潤人佚而財阜播種常及其時稼有餘沃豐茂碩好民以富囂在下游者過其利時旱暵而水不下歲不過一再漑春蒔而夏亢人勞而財匱播種不及其時禾以槁死稅敗穉凍民用險軋坐是爭利而聚鬪者百千人死傷縹緲大獄數起歷院司觀察府之大尹臨

(一)

襄二縣之大夫，或竟其獄，止於罪人斯得，或厭其勞，不可究詰，姑顛預了之，河渠遂不幸。歲歲有事，噫嘻！豈民之多辟，痺俗終不可變耶？或者經畫區處之道，猶有所未盡也。咸豐元年，復有尹紹仁京控武舉劉延元事，詔以歸行省，省以下郡邑。明年七月，廣南朱公來攝襄陵縣，廉獄事，獄成，抵罪若干人，貫釋若干人，惟明克允，與人翁服，公乃喟然歎曰：嗟乎！蠶茲蚩蚩，利餌之于前，而刑糾之于後，雖曰不罔民，誰欺哉！乃博詢訟端，則謂有豪強行霸者，龍斷居奇者，有水無地，有地無水者，有地無水者，向無買水券，地弗予之水，有水無地者，向無買水券，雖無地，得以市利焉。公曰：強譎害良，治之而已。若夫地者，糧所自出，水者，地所滋生，糧與地不能判，而爲兩地，水能離，而爲二乎？於是定以地隨糧，以水隨地之制。又會臨汾周侯親履畝，兩邑田若稅相直也。於是定平水爲四十分，縣各取其半，復于境內設四網，維持之，曰：水則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門，其水則之法，縣各二十分，八支渠分灌，視壤廣狹爲差，南橫渠六，南磨渠四，高石渠二分有半，李與中伍晉掌渠，分有半，東靳廟後兩小渠各半分，而畝澮均矣。其用人之法，渠有渠長，司水之禁令，溝頭治澆灌，堰長守陡門，皆聽于渠長，違約者，渠長驗其多寡之數，督溝頭行罰，不受罰者，有刑誣。

者坐如律，而主伯立矣。其行水之法，晝夜有程，通閉有節，傳牌有部次，淘汰有式，動碾有候，而制防密矣。其陡門之法，築門筦渠，渠上廣七尺，下廣三尺，門廣一尺，其夾深尺二寸，撻以石，毋勿平，插以版，毋弗密，鏗以印記，稽以守訶，毋弗愆，且壹而贏，縮謹矣。議既定，編上于院司觀察大尹，皆報可，勸哀役，征奉令貫行。自時厥後，狐厨汾曲之間，不墟而杭，粳茂。不雨而麻麥熟，墟落綿繹，風烟浩渺，江天湖景，如墮目前。且也經界既正，洽比亦興，閭左始知相生相養之樂，而風俗又一變矣。經始于公下車之月，受成于公受代之前一月，寔得水田三萬四百畝，有奇。里紳王宇等，用來乞文，余惟天地之道，聚精于高，歸物于下，表爲山河以界其域，疏爲川澤以導其氣，區爲陂塘溝洫以鍾其美。今夫河水之歸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財之藪也，是故民非田不贍，田非水不獲，神之榮盛于是乎供，人之蕃庶于是乎植。國用于是乎惇，裕民氣于是乎綢繆，完固而不可動搖。凡以水無散泄壅遏，田各有所資也。唐時王官谷瀑，下流爲貽溪，司空表聖立法示谷人，以時用。至于今不廢，異時李太守義方亦作永利池，堅明約束，分給趙城洪洞民，茲皆河東故事，惜講求者少耳。今公不鄙夷其民，如爲子女析，曩澤周意厚，來而偁功，訖功遂去，天時人事，良非

偶然民之躋登茲者庸非其慶也耶。公以大儒師表當代，其爲令吾晉也。晉中修學好古之士爭從之，列官多異蹟，名傾一時。繫囚趙三不稜，劇盜也，護縣薛經歷介卸箠，輒挈命犯王申保吉年娃越獄跳去，薛憂懣，湏公至以相屬，公謝病三日不至，益急，不知所爲。趙三不稜黨衆亦意尹且病，未卽視事，弗戒也。然公早出重貲，購知其所欲適，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馳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趙三不稜羣就酒家，胡未卒飲，役前持之，奮刃格拒，顛數人墜地，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鐙也。廼伏地就縛，比邑人迎新尹，尹已尺組繫原盜入矣。遠近以爲神。河東歲患狼，俗愚言神物不可擊，擊且尋報復。席氏女將出閨，爲所嚙，又兩造訟噬其一，獄以不成。公大憤慨，募野虞獵戶捕之，得者予錢萬，猶無獲。廼親檄禱西山神祠，所謂雙靈龍澗者也。約十日，驅狼盡，否則仆神瀆，其廟人戶震喘，捕益亟。時嚴秋氣寒，風日蕭蕭，天忽大霧霧旬日，人得跡獸所出，沒攢火鎗擊之，無脫者。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絕。橫汾霜降後，則輿梁成，士女落之，歌舞彌日，潦復大至，潯瀧洶湧，勢將漂沒。公遽出禱之，應時衰落。平陽總兵某至暴抗也，挾軍興勢以八百里臺符行縣調吉州兵，公拒不受，曰：「襄陵至吉州二百三十里，亂峰際天，澗岡竄窳，夏有谿谷之

漲。冬有冰凌之阻。僮倭壯夫解鞵攀緣上下。然且月有斃路。以故境獨不置驛。營有急法。當發塘兵。不得行縣鋪。曷以八百里臺符爲某。念牒大府。大府督過。謂且于嚴劾。公奮然曰。方今南方糜爛于盜。又使北方騷擾于兵。是天下無完民也。民不堪擾。且習知南方事。幾何而不爲亂。亂起非令誰任其咎。等劾也。令寧誤軍興。不敢激民變。大府無以難。他日與總兵旅見于郡。總兵反揖之曰。明府利害。公正容曰。某何敢。特不知利害耳。關氏錯居河東郡邑。皆壯繆侯裔。解州世襲翰林院博士某。數以訟脅族人財。至襄陵。以干公。公勝門。當弊獄關神廟。許百姓聚觀。且日闔廟闔。會者數千人。立階下。日隅中公莅服入。以博士及其族。上升堂再拜。抗聲祝曰。侯以義烈成神明。千百世後。述侯事者。足羞鄙夫之顏。其義烈然也。今世遠無以庇賴其子孫。勢當以屬令。令涼德不能化誨。使有門內之獄。以爲神明羞。皆令之罪也。某惶恐求罷訟。公責之曰。若祖異姓如骨肉。若乃同室操戈。矛若祖不以金帛易恩誼。若乃於門內索金帛。且若系則世襲也。官則翰林也。敗官不忠。忝世不孝。不忠與不孝。賄雖積。人將不食汝。餘吾不難詳褫汝。擇賢繼侯世。願罪狀出。且辱州里。輕朝廷。辭氣慷慨。聲淚俱下。于是階下群唾曰。汝誣其祖而欺其族。又以勤我公。何以

爲人矣。某愧欲死，兩手自搏，叩額無算，口喃喃自詛誓。及出觀者，一時回首，不忍睇其面。由是邑無親屬訟者。公無事，卽出行縣，騶從不設，老蒼頭控蹇，衛吏囊筆札，伍伯負糶，糶自隨而已。所至，拊循媮媮，老稚暱近如家人。迎路獻茗，瓜果有遮訴者，索木机坐道，與決判牘。某甲喚某乙，無敢不至。詰慰曲直，能別伏則已。恒終日不答一人。曰：細故，無傷夙好也。其餘頒讀書日程以勸學，創保甲新令以督奸，追社倉粟二萬石以備災，禁火葬罪同姓之婚以正俗，更不可枚舉。邑故晉腴壤，時諺有金襄陵之稱，後稍凋劫，有司猶取盈無厭，告稱壽，率輦千百金。公一切禁絕，厨無特殺，廳事無夜火，日市蔬園菜數束，肉一片，供幕師而已。淡泊質素，寢已化俗，優人百戲，至徙之他邑。其風操如此，蓋公於作宦，通塞肥瘠，是非謗譽，當世所講求，探刺者，諸不解。校智營神，運行臥坐，起酬對手口所指，述夢寐所縈繞，皆在小民便宜疾苦。欲一一自我行去之，民亦相率喻其誠，駁一詞，下一教，藁寫而聚觀，朝令而夕徧，野夫臧獲，能道之市井，或傳會爲美談于其去也。若奪嬰兒于慈母之懷，而禁其牽索也者，聞信也而驚，及期也而憂，儒生乞畫像，氓庶留鞞，鑽頌愛述德，投文字，繖蓋之屬，纍纍盈積，雖慰遣之不能止也。出署之夕，農輟其耒，市空其肆，攀

留萬人遮馬首。不得前。及城門。門爲之阨。渡汾橋。橋爲之折。父老持觴。榼伏餞。頂蹶相舐。人語鼓吹。聲相亂。里婦村媪。亦紉小兒。匍匐道不遠。而至。勾公摩兒頂曰。耶試扞之。好育養也。距郡三十里。蓋兩晝夜。乃得達。當陞橋時。郡邑弟子。襤衫博帶。百十人。掖輿而遇。公遜讓。諸生謂籃輿。固弟子職。弗舍也。邑人既不獲留公。公去。遂祀之于鄧伯道祠。春秋報祭。弗絕。烏乎。公在任。僅百九十日。宜民之效。遺愛之深。至於如此。盛矣哉。近世以來。未嘗有也。余旣心重公。尤喜公利民。能爲經久遠。得古昔叔敖灌鬻。婁國橋正。封漁遺意。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也。爰詮次顛末。其詳具于碑陰。餘事附見一二。又永言以銘之。俾百代下讀者。咸知敬仰公。世世無變其遺法。公名次琦。字稚圭。丁未進士。廣東南海人。晉士所稱後朱夫子也。銘曰。

業業壺山。烟雲洩著。溢爲靈源。膏吾井牧。高印汗邪。可稻可麻。一溉之饒。穰穰滿家。旱魃爲厲。燎原赫熾。是藜是穠。此焉豐歲。飢鴻嗷嗷。流捐憂勞。以飽以飫。此焉樂郊。就民興利。長瀾鬻沸。故不均宏。沾施大惠。埵我石田。踞爾沃洲。不占勿幕。乃刺相矛。幾世瘡痍。幾人岸獄。擾擾觸鬢。茫茫墮鬣。天哀我民。降此惠君。緊惟惠君。百里之仁。惠君之來。讓其耆

朱九江先生佚文

誥。作此不祥。以速汝天。惠君之來。荒度降升。雨沐風繼。櫛櫛行滕。國有租庸。地有經術。計租定地。阪險原隰。量地分泉。日時杪忽。仿古遂人。觀若畫一。民曰愉哉。迷始悟今。鹿食呼群。雅取萃芩。鴈鳩均養。詩桑美林。曾是謹曉。化爲謳吟。邑居廉讓。戶講鄒魯。設尊康衢。恢宅淳宇。社配夔公。人呼召父。君政之成。南風在絃。君名之光。北斗在天。陂稱僕射。湖號郎官。我懷惠君。胡斯萬年。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六月甲戌朔廿六日己亥建

按此碑文乃陳中丞士枚作。將印九江先生佚文。先以此弁其首。俾天下知先生之行事焉。有爲記

誦芬集序

康有爲曰、吾家十三世爲儒、未嘗執工業、蓋食舊德之澤長哉、自高祖炳堂榮祿公、以理學爲粵大師、而詩尤清深、自是世德日光、先曾祖雲衢通奉公、篤學至行、有萬石之風、先祖連州公從兄弟十二人、而種芝繼儀公、蹕厲發之、中丞公以武功顯于時、暨先考諸季及吾群從、則風流文采益盛、封胡羯末、幾人人有集矣、亡人以戊戌得罪、族人旅震、奔走駭遷、先世之遺物多佚、則予末小子之罪也、夫避地居檳榔嶼、從兄沛然秀才、勲勲貽書、附以所搜先集、責亡人刻之、以無失先人青箱之業、且序之曰、嗟乎、先人之遺文散佚、豈非子孫責哉、苟非爲之剗跡、恐其不能久也、吾族自南宋時、由南雄遷居南海、越在猷猷迄十二世、泰秀公家遭回祿、祖像譜牒遺文均隨屋燬、自始祖建元公以後、七葉無可考焉、謹記八世祖爲汝堅公、九世祖惟卿公、十世祖朝遠公、十一世祖省予公、其行事品詣亦惟賴十二世泰秀公筆述、誌其大概、蓋皆讀書好善、爲公府椽者數世焉、省予公性喜吟咏、子孫遠出、欲申教言、寄詩寓意、家傳言其惇篤好學、皓首龐眉、淡逸有神仙氣骨、則

(一)

其詩之清真絕俗可知矣，而片紙俱焚，無有存者，惜也。厥後涵日公亦有自咏，閱歷艱辛之作，顧皆弗傳，蓋康氏之能詩，已數世於茲矣。十三世祖涵滄公，以一人丁明清之際，祖宗文獻寔賴之存，而公之詩文亦缺如。公襄中州原武，牧鄧公幕，過南昌望湖亭賦詩，有客豫里言，今亦無存矣。僅記其題盧文學並蒂蘭徵詩絕句云：君家祥氣瑞翩翩，蘭秀芬芳挺畹前。海國諸英頻致頌，狂歌聊獻續奇編。前題一律亦已失記，則其存者尤寡矣。十五世祖樂天公，留心翰墨，詩詞迴文四六俱精，筆札尤妙。詩有集而無傳矣。僅記其詠困鶴云：瘦影不翻三島月，明珠恐負一生恩。詠孤雁云：出塞自分南北路，入雲誰結弟兄群。詠鷄冠云：五更恐破鄉關夢，引頸風前不忍啼。秋閨云：別緒不隨雲北散，西風空引雁南歸。夏閨云：庭前有月情偏寂，帳底無風枕自寒。對景不堪懷舊約，恐牽新恨上眉端。皆卓然名貴，流傳人口者，而全詩均不可復得。厥後能者多少，有傳者十八世萃生公詠水仙云：一片香魂浮水石，數竿碧玉伴琴書。結伴梅爲友，供餐水作糧。雲衢公有扶欄南還集，到涿州云：送死未知誰氏子，枉教辛苦育兒來。過望夫岡云：汝夫到底還相望，我父於今望已虛。至性至情，慘惻令人洒涕。十九世遜修公以身殉母，有斷腸吟十數首，二十世少

岳觀察公橫槩賦詩，有不入杭城誓不休之句，苦搜全詩不可得，蓋流傳若斯之難也。若慎修公彝仲公兩秀才，皆世守家學，詩文迥絕時流，虞門公尤勤學，所作以寸計，余少尙及見諸公詩文，歷歷心目間，少岳公與先君有楊妃列倡和之章，今欲搜隻字不得，豈非大不幸哉。爲時無幾，其難得如此，況久且遠在百數十年乎。今幸搜得炳堂公詩若干首，而家傳云有強善堂文集，亦無傳矣。又搜得連州公詩若干首，而連州公之文及家書成帙，今求之亦罕存矣。若不付梓，何以傳家而垂後哉。若從弟劍坡，季楫少年已有詩文成卷，今求之或得一二句，或得數篇，卽如先君之詩，祇得其半，生平所作又多隨手遺棄，嗚呼，是安可不剗削哉。不然，則後數十年風流雲散，欲求隻字單句，不可得矣。余玆是懼，搜前人之詩，都爲康氏詩集，欲壽梨棗以示子孫，俾數典無忘云爾。後之子孫，尙其珍惜愛護之哉。時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一世孫有霖謹叙。亡人讀之，歡喜忭舞，喜先緒尙有一綫之存，而沛然兄之能勤勤搜葺保存之也。沛然兄與吾同學于九江先生，能詩文，克念厥祖，吾安敢廢墜之哉。先曾祖雲衢公集全佚，先祖連州公尙立德而惡浮華，命勿刻集，故一切集未刻未傳，今竟久而盡佚，小子滋懼，豈復可以先命而置之哉。今又七年亡

(三)

人復還于檳榔嶼，則沛然兄傷哉逝矣，吾尤滋懼。乃合校先集，都而刻之。謹命之曰誦芬集。雖片石一羽，亦庶幾國風小雅之意。豈惟陳述祖德云乎哉。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朔二

十一世孫康有為謹序

誦芬集目錄

留芳集

高祖諱輝炳堂著 嘉慶甲子舉人南海縣志有傳

六太居士遺藁

伯祖諱國燾種芝著

變儀衛經歷南海縣志有傳

連州遺集

祖考諱贊修述之著

道光丙午舉人連州訓導崇祀連州昭忠祠

子役贛閩存藁

從父諱達節竹蓀著

候選教諭

自怡堂詩集

從兄諱有霖沛然著

候選訓導

芳村集

從叔諱達讓涓者著

候選知州

編先世誦芬集成恭紀

有為

十三世為士青箱代有編詞應陳世德傳已入先賢詩是吾家事文能後世傳清芬猶可誦惆悵百餘年

留芳集序

吾家門範文學。雖遠溯于十三世祖涵滄公。而近承遺澤。實自高祖炳堂榮祿公始也。吾粵僻處海濱。與中原文獻不接。當乾嘉時。而吾粵猶傳白沙先生學風。是時漢學大盛。南海馮潛齋先生講理學。爲大宗。而文章氣節。則欽州馮魚山先生爲大師。炳堂公稟天粹資。而兼受二馮先生理學文學氣節之傳。蓋實爲嶺學之正傳焉。其道以躬行實踐。蓄德清粹。履孝友。尙廉節。而養心超然。公舉公車也。晚以諸生講學粵城。弟子歲箸錄者百數。皆以躬行不爲俗學事。譁罵表暴。故比當時之考。据誇靡者。闐然。雖然。盛德日彰。弟子多成。欲湮沒而不得。今南海縣志官師傳述公德行至顯。而仍未表其詩也。粵自白沙先生以詩言道。曰閒來悟得觀心法。只看青山不著書。公亦有然。蓋粵學之風也。且魚山先生久與中原諸老遊。故傳詩最正。公生于雍正。長于乾隆。卒于嘉慶。時際承平。壽八十餘。講學之暇。餘事爲詩。而精深微妙。發其道心。英英白雪。冷冷玉磬。其跡芳惻。其情馨逸。其志沈烈。其心超脫。其聲雄傑。其韻遒結。蓋出入唐賢之室。而上追三百者耶。若其正而不腐。

(五)

尤得白沙之遺旨也。但以詩論。置之吾粵近代詩人中。蓋爲魚山法嗣。而自成高調。已若藐姑射仙之視西施南子。即與乾嘉當代才人校。雖寥寥數十篇。不成大集。而高節雅音。逸響清氣。白雪高山。如奏韶樂。亦恥與袁隨園輩競。下里巴人之顰笑焉。知道之士。通詩之意者。知非阿所好也。孟襄陽詩集無多。而與李杜並馳。少陵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公詩自寫其志。今雖傳者日少。而發道言。多高調。奚以多爲。卽與白沙詩集並傳。亦奚讓耶。公旣不欲以詞章鳴。久藏于家。百餘年未布。非徒國人未知。乃至吾粵稱詩。亦未及公者。公雖潛德乎。而名業不聞。非子孫述祖德之誼也。爲逋亡海外。居于檳嶼。從兄沛然。以公詩寄屬刊刻之。則去公卒百載矣。後七年戊申。再居檳嶼。再爲校註。乃擬刊流天下。俾後之考粵學。誦國風。知人論世者。有所諷焉。

光緒三十四年冬玄孫康有爲謹序

留芳集

南海康 輝炳堂著

玄孫有為恭注

注皆加按字

孤松

羣材都剝落。勁節不凋殘。只合參天秀。何須避歲寒。孤高雙壁合。冷暖一般看。絕少趨炎意。風雷證膽肝。

盤松

寄托休憐小。歲寒經幾過。堅貞應自抱。屈曲奈人何。玉砌埋蹤跡。春花共綺羅。簾前風月夜。賞識問誰多。按二詩沉鬱見公抱負詩格亦似老杜

頽爛柯山觀奕圖

了無住著憶名山。圖畫空留古洞斑。塵劫幾時消俗累。機心到底與雲閒。百年天地終何局。一息形骸老此間。石室峰頭徒爾爾。更誰能脫是非關。按公講理學一步不逾而識見超脫人間如此即詩亦沈壯深入少陵之室

遊惠州西湖朝雲墓

留芳集

美人香塚近何如。太息風流舊姓蘇。經卷數行緣未了。松林半角影全孤。春風帶淚聞鶉。缺暮雨含愁聽鷓鴣。芳草離離三尺在。恨流不斷是西湖。

按此跌宕風流何減大蘇

明妃草

按粵素馨花一名明妃草

艷骨香魂合化成。情根不斷壘頭生。紫臺無地留芳蒂。朔漠多時得美名。宿雨淡含春亦冷。東風低壓恨難平。遊人未解芊綿意。誤說風流是素馨。

送竹夫人歸閣

半載風流願正除。何當分袂趁霜花。愁憐夏雨驚殘夢。苦被秋風隔帳紗。一枕餘香情未散。滿胸離緒恨無涯。幽懷欲訂他時約。曲奏南薰翠簟斜。

按此詩緣情綺靡體物瀏亮講學而絕無腐氣

洗硯

發洩烟雲氣。臨流見性情。任教磨與涅。秋水一泓清。

按此詩何異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耶

詠菊

寒香勁節許誰論。獨向陶潛證夙因。月滿東籬霜滿徑。平生不作折腰人。

不倩春芳點玉顏。十年傲骨老秋山。似君品格天然好。應在蒼松古柏間。按公之高懷粹品在元亮濂溪間二

詩猶可
見品格

野園

荒涼百畝不曾完。地隔烟村景亦寒。爲問風前花幾樹。只今笑臉有誰看。

柚燈詞

幾許心機鑿得成。珠花爭似月華明。虛衷自有含光意。欲照人間不夜行。
爭說珠光散碧空。分明秋實最玲瓏。剗將七竅還天地。現出丹心一點紅。按寫自性詠物雄奇乃爾

南海學宮偕衆紳祭崔清獻公祠

按爲九齡讀書清獻祠中常侍春秋之祠既緬先賢更懷祖武也

道範稜稜學海濱。千年俎豆禮常新。裾連碧草搖春色。袖拂香花絕暗塵。往日端明推學士。多時南海重先民。遺碑數尺勳名在。怪得臨風仰止頻。

鶴跡

遺跡滄江外。孤高別有天。影深烟色淡。痕破月光圓。返自緱山路。歸從華表年。往來閒自

(九)

得何必學乘軒按齊魯中處處皆高復抱全集詠物皆如此

梅苔

嶺外一枝梅。春光暗裡催。有香還自歛。抱玉待誰來。月冷難成夢。天寒未洩胎。敲詩興已動。東閣日徘徊。

樵山四詠

按吾村居銀塘鄉在樵山北二十里多往樵山游息焉

雲門聽泉

按白雲洞瀑下處有巨石曰雲門

咽落雲門別有聲。人間何得不平鳴。年來喜共清。雙耳夜上山樓倚月明。

應潮浴鷺

按白雲洞口有湖曰應潮以水之漲落與潮相應也為昔讀書洞中日夕步此湖

浮沈湖上浴霜衣。浴罷長湖不肯歸。潮長潮消都不管。波光上下獨忘機。

巖壑書聲

按有讀書岩

讀書高倚碧雲岑。意裏音傳意外音。會向此中索真解。是誰能得古人心。

按輪扁之語齊桓公曰古人所傳皆

糟粕矣語語皆有道自得而不腐

兩儀垂釣

按湖有陰陽石名兩儀

象肖陰陽一石分。垂綸誰在澗之濱。幙天席地無拘束。可是蟠溪一老人。按寄託高遠如此詩更超絕

臨水問影

一片空明影。清涵碧沼西。鬚眉空自鑿。心性倩誰題。真處應難沒。閒中定不迷。此間惟爾我。默默露天倪。按假使或輪頂上旋定慧則明終不失靜中養出端倪足見所得

鰲魚石磬

潛鱗依石磬。發響若浮沈。不識秋江冷。誰知古調深。一聲清俗慮。半點發天心。美汝忘機久。虛堂逗好音。按詩之發明自得皆見天心者

謝惠梅

冰肌玉質雪精神。一縷清香嶺上分。瘦骨稜稜多似我。清香裊裊倍憐君。只言入世肝腸冷。肯信臨軒氣味芬。圖報恐嫌瓊玖俗。尺牋惟信隴頭雲。芝蘭爲友玉爲隣。記得羅浮夢裡人。五夜並移孤嶺月。一時分作草堂春。照人肝膽真如雪。入世文章較絕塵。近得南枝同伴侶。殷蒼露白許相親。

題袁孝廉儻雪圖

疎。樓。飛。徧。雪。漫。漫。寫。出。高。風。入。畫。看。四。壁。堆。來。冰。較。苦。一。身。棲。去。榻。常。寬。冷。中。人。絕。從。來。易。死。後。名。傳。自。古。難。不。有。耐。寒。真。氣。骨。至。今。蹤。跡。幾。消。殘。

按公不好名更不爭詞章名予未小子能不發揚之不論道德但論詩篇如嚼

冰雪清絕纖塵置吾
粵先達中正未易也

曉鐘

鐘聲為問與誰期。響散疎林鳥亂時。點點若從雲裏出。輕輕曾破夢中迷。海樓乍覺星初淡。山閣遙聞露正垂。待詔金門未得。思書應合上丹墀。

聞蛙

會心端在五更時。斷續蛙聲隔小籬。但得詩腸能鼓吹。聽來何必問公私。

鬪草詞

說向隣家姊妹聽。不須春草鬪芳庭。近來物色無高下。得入時人眼便青。

劍氣

匣中鞘晦已多年。一夕寒光直上天。自是豐城真物色。精神時在斗牛邊。

合歡竹

似有風流約。猗猗繞碧岑。凌雲同抱節。印月一虛心。合擬龍俱化。應知鳳對吟。翻憐湘水外。孤影夜沉沉。

共有棲鸞意。交歡出翠林。大家都脫俗。何處不同心。直節均如此。虛懷並至今。九疑風雨後。不受淚痕侵。

百花杖祝林堯臣先生壽

先生又字梅軒

羅浮產杖杖最奇。節目威蕤交離披。黃野仙人愛佚老。故留古洞藤一枝。梅軒先生杖尤異。若問何來神所畀。纖條堅瘦敵瓊瑤。四照晶瑩光匝地。擬其形狀是何名。紛紜錯雜難爲稱。或如蓓蕾春初發。或如葇葐露中生。或如風前開笑口。或如園中發新英。大者離離疎間葉。小者茸茸密連接。隋宮剪綵裝不成。仙女芬菲散重疊。挺然一杖長數尺。絡繹名花集以百。此中安設應有因。造化神工豈虛擲。君不見劉向校書在天祿。藜杖出火光如燭。長房逍遙物外遊。龍杖乘之跨九州。先生之文如花美。先生之年松柏似。百花名杖異古藤。誰其宜之先生矣。誰其宜之先生矣。

此外惟蘇覺三耳矜重如此而于林先生獨寫之必吾邑隱君子矣

按林先生事狀不詳然公詩集只詠物絕少贈人其名字見集中者僅五人張滌南先生爲講學至交二蕭爲得意門人

讀秋聲賦

留芳集

最是廬陵詞賦好。感人騷憤自年年。空山展卷霜侵鬢。半夜憑欄月在天。秋葉無聲飄似舊。寒虫有恨聽難全。苦吟獨對孤燈冷。欲起先生證妙詮。

悲秋心緒却誰先。開卷沉吟見古賢。髮不白人人白。髮天非愁客愁天。壯懷兀對寒山老。危論惟驚木葉顛。悟得廬陵風味好。微微香裊一爐烟。

採蓮曲

人說蓮心苦。妾心苦更多。孤舟江上影。怕聽前頭歌。
妾採池中荷。荷花惱妾多。六郎無處覓。空聽隔船歌。

醉鄉竹枝詞

休說無錢醉不成。由來五斗笑劉伶。近今慣把春衫典。借問誰人肯獨醒。
酒徒不負舊時名。三五人家幾弟兄。但得一瓢花月下。我爲阮籍子劉伶。

按公個儻風流如此。講學不腐者乃真獨醒之靈均也。

睡蝶

報 價

報費先惠均以大洋計算 <small>郵政鐵路未通行 省均照加倍郵費</small>	第一冊七角	每月一冊三角半	全年十二冊報費四元
	歐美南洋加倍	郵費五分	郵費六角

廣告價目

長登別議 廣告費先收	每期半頁	每期每頁
	價八元	價十五元

編 輯 人

陳 麥

遜 鼎

宜 華

發 行 所 兼

上 海 廣 智 書 局